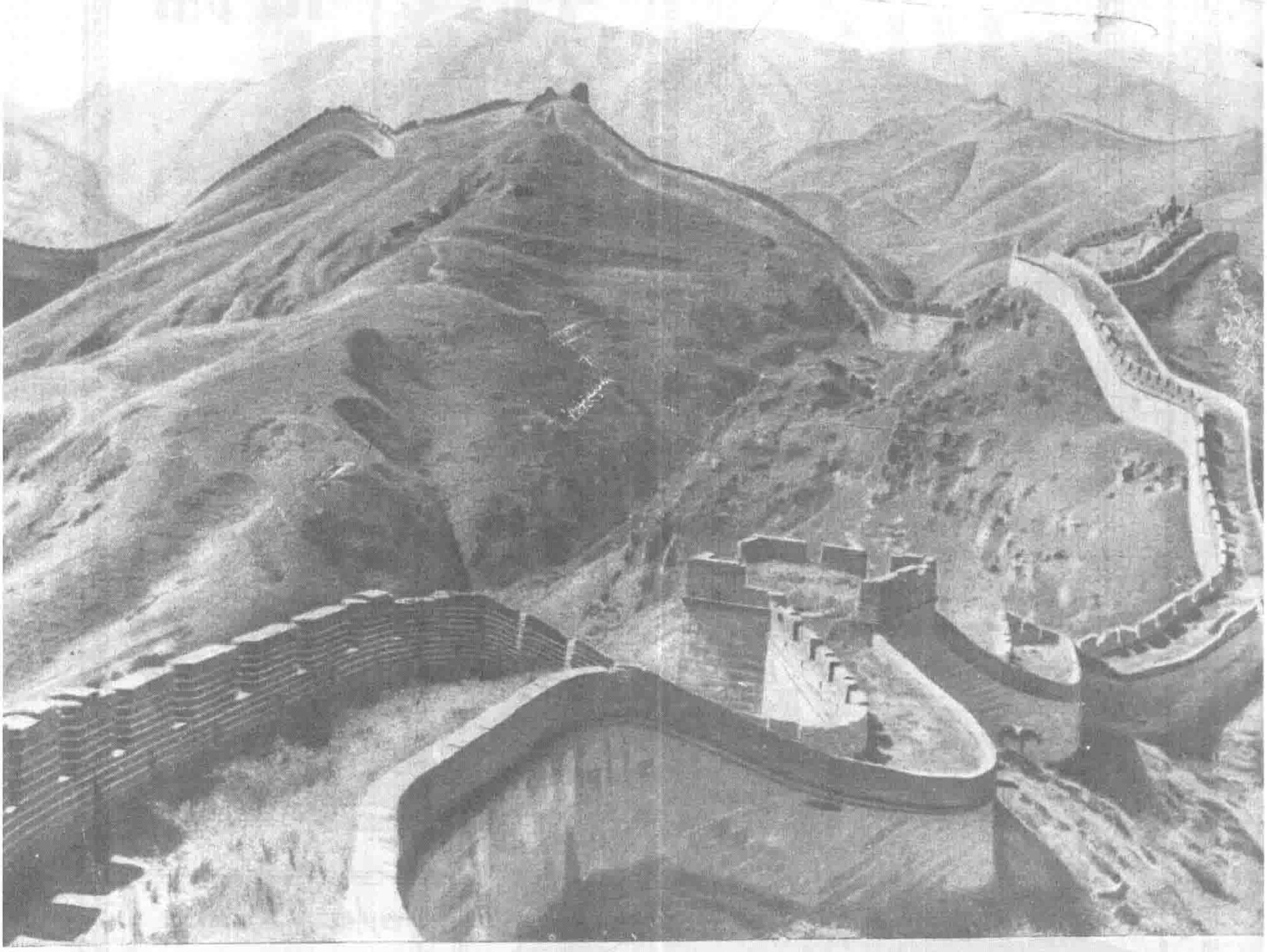
# 旅行雜誌

中國的再生
西北邊地拾異
搜索德國寶藏
踏着戰跡歸來
假使你到英國去
海屋劍客摹



萬里長城之雄姿

民國三十五年
三月號
第二十卷・第三期

#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3 · March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 科學裝備 獨步華北！

# 珍貴產品 聞名全國！

一切出品均有東亞商標標記購請注意！

## ・出品一斑・

★通治靈★
主治 肺炎・腦膜炎
淋病・化膿症

★新腦得康★
感冒頭痛
必備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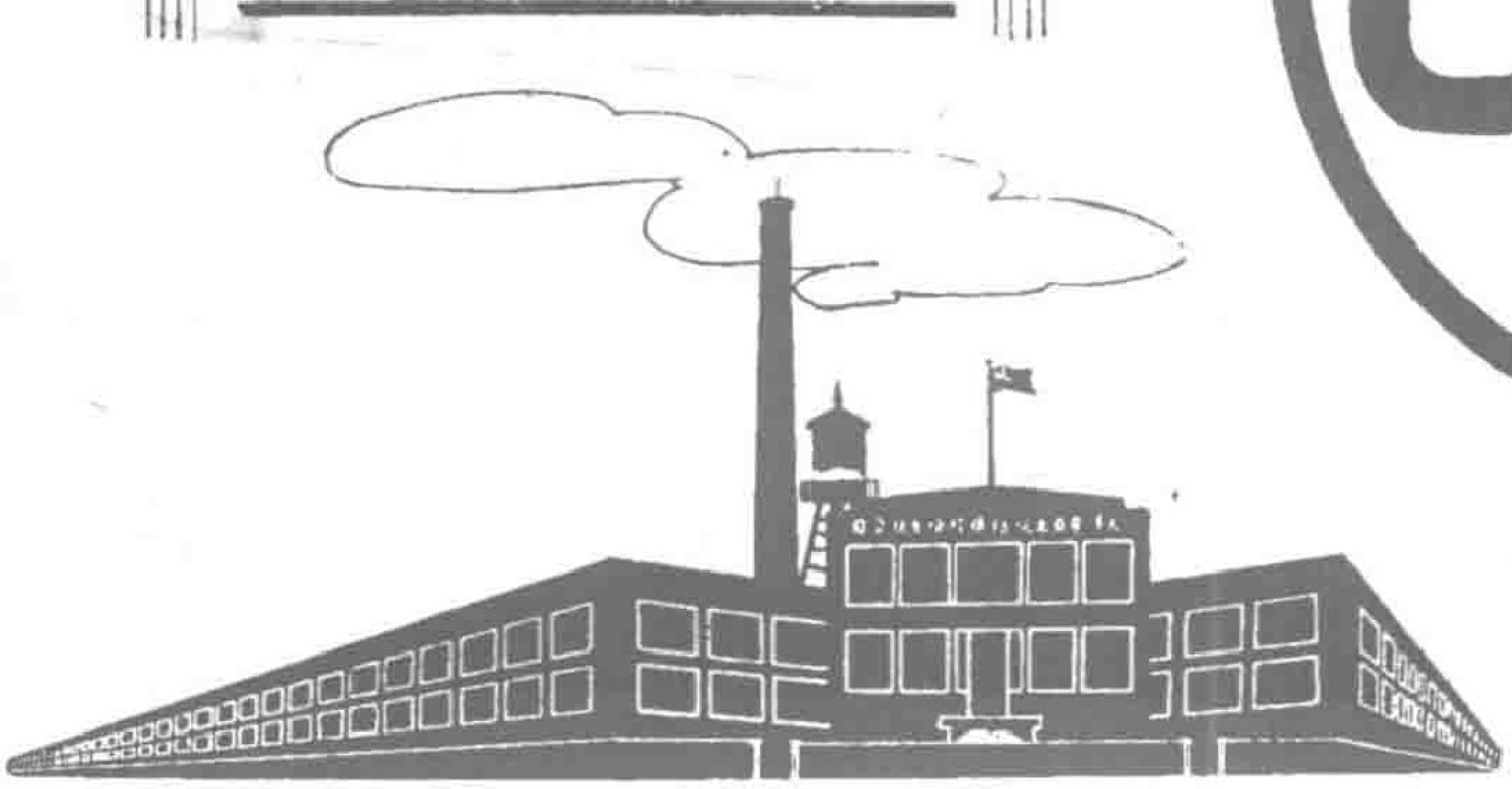
★東亞油★
止痛消炎
保護皮膚

東亞咳嗽糖
止咳生津
潤肺清喉

★東亞香霜★
美容駐顏
化粧妙品

質料純・效力好

（各地大藥房均有代售）



## 天津東亞公司化學廠

（天津東亞毛呢紡織公司附設）

天津舊英租界二號路西口

電話：三五六四二
三五六四三
三五六四四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外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樂山　五通橋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屯溪　漢口　南京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民國十六年創刊

#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三月號 目次

本誌特稿

美國記者筆下描寫中國的再生……銅駝……一
瞻仰復興的首都……陳其英……七

地方素描

西北邊地拾異……陳澄之……一三
成都春遊三勝……郭祝崧……一九

大戰史料

美國TTT隊搜索德國的窖藏……友琴……二七

美術圖景

天空的紐約……三三
首都環遊剪影……三四
刼後桂林……三六

民國十六年創刊

#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程報導
踏着戰跡歸來……潘泰封……三七
復員途中聞見掇拾……柳信……四五
自印赴英紀程……李艮同……四九
台灣勝蹟……曾今可……五二
交通展望
歷史上最鉅大的旅行潮……張德乾……五三
海外風光
假如你打算到英國去……爾強……五五
歐美釆風記(五十二)……沁明女士……五九
長篇小說
海屋劍客羣(二)……葉勁風……六三
交通概況
平漢・正太・津浦・粵漢最近交通概況……七一

#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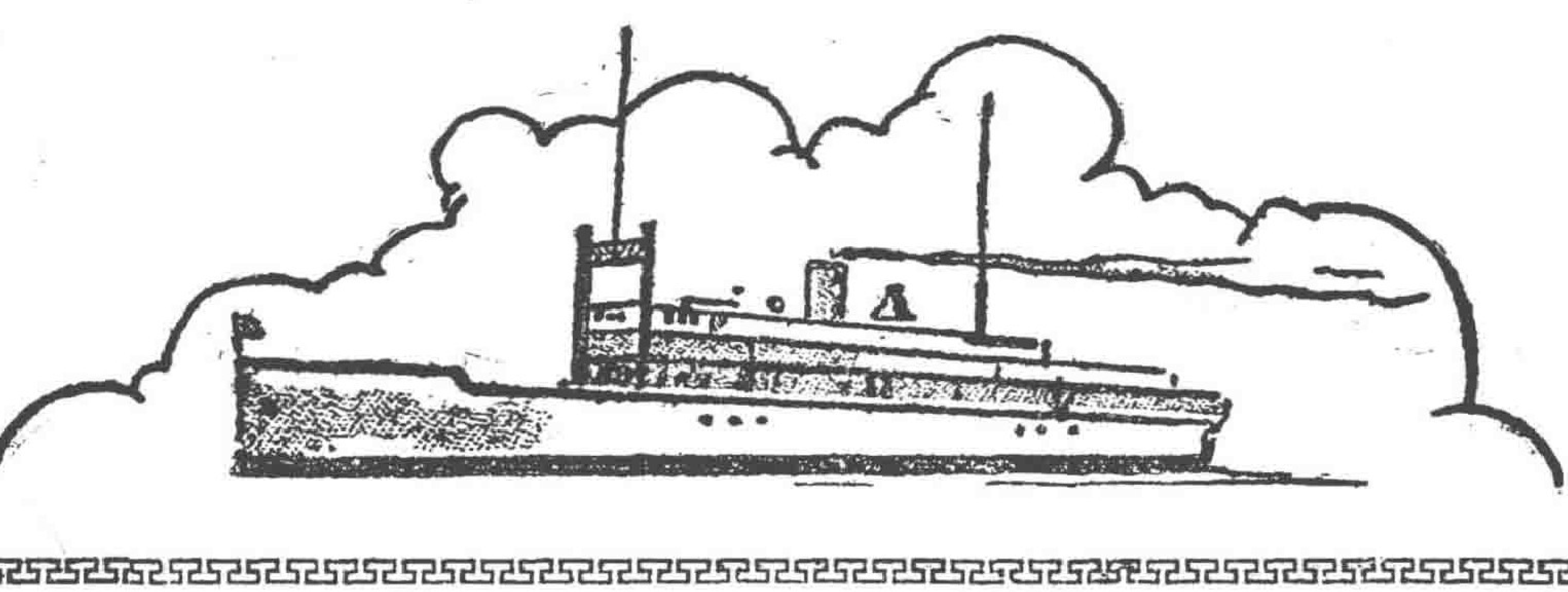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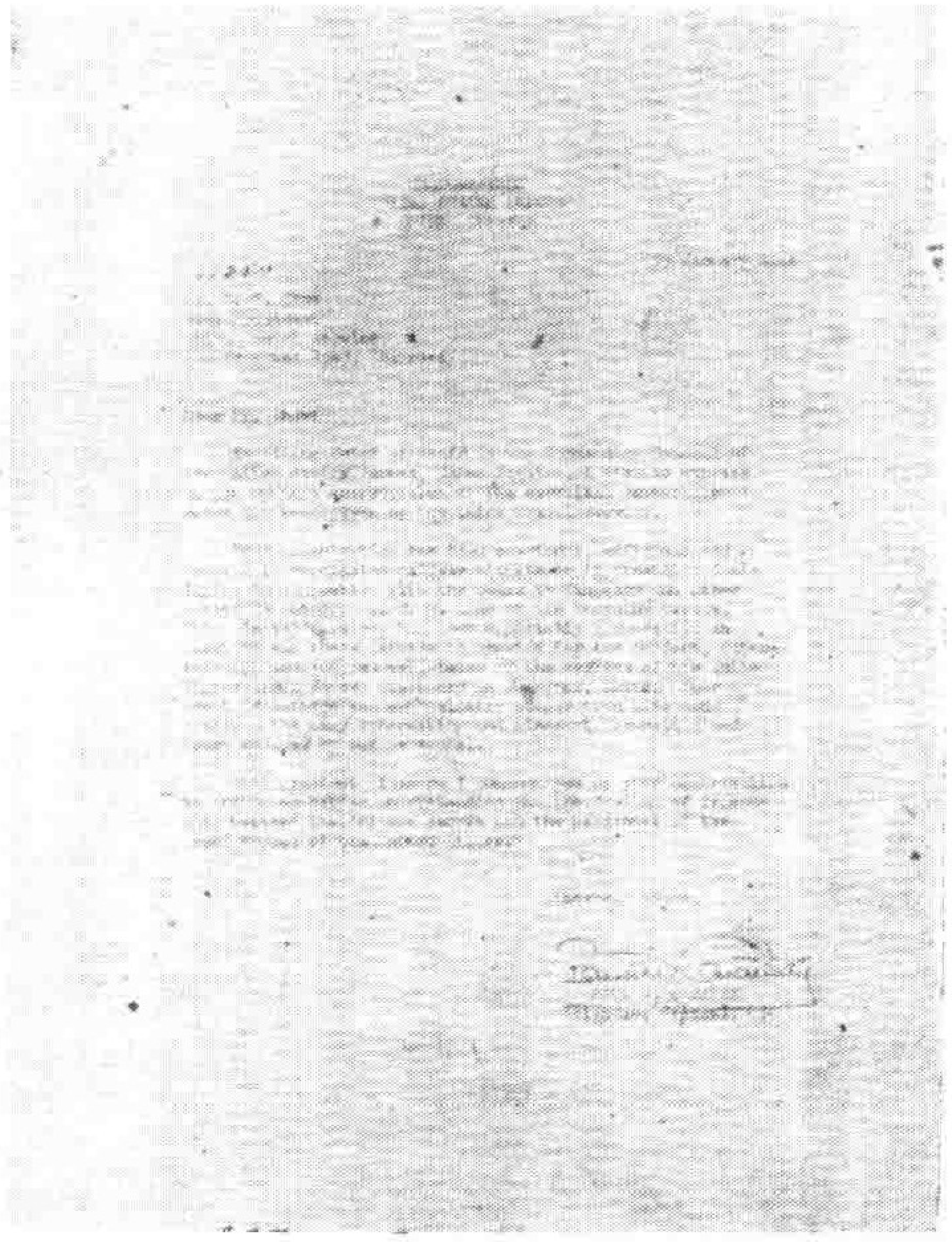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 服務之頁

## Mr. Paul M. Caraway 來函



思忠先生大鑒：逕啓者：敝人謹以美國駐華陸軍總司令部代理參謀長之地位，向閣下與貴社之合作，表示無限讚譽。貴社於購買火車票及其他方面均曾予吾人以莫大之協助，杭州趙昌銘君更能慇懃招待，並儘量供給舒適於敝處各人員之前，而閣下之竭誠合作并熱心，亦確能增進美軍人員與 貴國人民間之友誼也。用誌數語誌謝，順頌

大安

Paul W. Caraway啓。

## 李時輝先生來函

敬啓者：鄙人於一月廿四日由杭州還滬，一切傢具均委託貴杭社代運，承詳示一切，運輸組之葉元傑君尤爲熱忱可感。其中紅木榻床壹件之提單，因鄙人急欲來滬，不及領取，復蒙葉君親將提單由郵局雙挂號寄到無誤。故葉君之服務精神，洵足欽佩，深覺滿意，特草數行，藉表謝忱。此

致

中國旅行社總社

李時輝啓

元月卅日

#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食堂一覽表

## 自辦

| | |
|---|---|
| 首都飯店 | 南京中山路 |
| 中國招待所 | 印度加爾各答 |
| 洪都招待所 | 南昌 |
| 重慶招待所 | 青年路 |
| 北平招待所 | 西交民巷 |
| 青島招待所 | 山東路 |
| 金華招待所 | 中山路 |
| 贛縣招待所 | 陽明路 |
| 北泉招待所 | 北碚北溫泉 |
| 海棠溪招待所 | 重慶海棠溪 |
| 成都招待所 | 騾馬市街 |
| 內江招待所 | 交通東路 |
| 西京招待所 | 西安尚仁路 |
| 貴陽招待所 | 科學路 |
| 商務酒店 | 昆明巡津街 |
| 合川招待所 | 民生路 |
| 南充招待所 | 紫竹街 |
| 黃山招待所 | 黃山紫雲集 |
| 宜昌招待所 | 通惠路 |
| 長沙招待所 | 大東茅巷 |

## 與鐵路局合辦

| | |
|---|---|
| 寶雞招待所 | 二馬路 |
| 靈寶招待所 | 中國打包廠內 |

## 公路局委辦

| | |
|---|---|
| 綦江招待所 | 車站內 |
| 東溪招待所 | 承平路 |
| 桐梓招待所 | 車站內 |
| 養龍招待所 | 車站旁 |
| 馬場坪招待所 | 車站對面 |
| 晴隆招待所 | 晴隆城內 |
| 曲靖招待所 | 北門新市場 |
| 安江招待所 | 中山路 |
| 衡陽招待所 | 雁峯公園 |
| 晃縣招待所 | 東岸正街 |
| 黃平招待所 | 車站內 |
| 瀘縣招待所 | 藍田壩 |
| 敘永招待所 | 西門萬壽寺 |
| 畢節招待所 | 雙井寺 |
| 宣威招待所 | 下堡街 |
| 褒城招待所 | 車站旁 |
| 廟台子招待所 | 張良廟內 |
| 邠縣招待所 | 汽車站 |
| 平涼招待所 | 牛市巷 |
| 華家嶺招待所 | 車站旁 |
| 天水招待所 | 中正門 |

## 地方政府委辦

| | |
|---|---|
| 蘭州西北大廈 | 左公西路 |
| 蘭州思危齋招待所 | 蘭園 |
| 迪化南花園招待所 | 中正南路 |
| 華清池管理處 | 臨潼南門外 |

# 美國記者筆下：描寫中國的再生

## 報道西安・太原・北平・天津和濟南的聞見

Charles J. V. Murphy 原著
銅駝 譯

中國軍隊由美軍之協助，重行進駐中國淪陷區域，是中國有史以來一件空前的大事。受過美式訓練的新式軍隊在進行中。可是另外有一支隊伍，沒有估計過且亦無法估計其數量，一支人民的隊伍——窮人和富翁，銀行家和小工，織布工人和縣長，學者和店員——都走向歸鄉之途。有的人自要塞極多的山嶺小徑流亡出來，此種道路，被日軍駐紮，已有八年。有的人從鄉下逃到城裏，以避四郊游擊部隊的活躍。現在利用了卡車，帆船和舢板船，轎子和汽車，還到他們親切的鄉村中去。

本文所敍述的，並非是此次非常的流亡故事的印象錄，記者所要報告的，是兩星期的空中旅程之所見所聞，其區域由中國之極西部，橫過富於歷史的北方以抵北平，再降落到上海的一個橫斷面。

長江以南地區，日本永遠不能再拖住中國人民的要害，國民政府迅速完成了復員工作。而在長江以北呢，黃河流域的一片平原，旅行者可以目擊到一種不平衡的現象：一面是半個國家正從日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一面則有守舊的部隊迅速佔據鐵道和主要城市，以防共產黨的突然襲擊，而中央政府的第一流陸軍由美國運輸機在他們的頭上飛過，載運到各處去。

我接觸過不少商人，銀行家，學生，店員，編輯和農人，此外還遇到七個政府官吏和七個第一流劇院的經理及其職員，他們大多未曾遇到過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旅程由重慶開始，首先在成都降落，在B-29型飛機作戰的時候，成都是一個變幻不定的，土地肥沃的城市。人人都聽到關於重慶和成都的事情——也許聽到的很多了。到了西安，呼吸到的空氣，另有一種清新的感覺，其令人欣喜興奮，適與重慶陳腐的氣氛成爲對比；西安鄉間的田地正在收割，可以見到人民充滿着再生的精神。

### 日光，塵埃和歷史

陝西省有三樣豐富的東西：日光，塵埃和歷史。陝西省會西安，還有長方形厚實的磚頭所砌的城牆，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紅灰砂充塞在口腔中和鼻管中，高級官吏坐了傾側的汽車疾馳，人力車夫則在一陣汽車所放出的烟霧中冒險掠過。可是一出城廂，在渭河流域的一片平原上，土地潮濕清潔；黍稷是紅色的，黃金色的麥桿從小河畔一直蔓延到梯形的山脚邊。重慶的喧囂到此已經絕滅。

西安是唐末的首都。相當於西方查理曼（Charlmagne）王朝時，中國唐朝正處於全盛時代。但西安亦是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一塊偉大里程碑

。地當黃河最灣曲部分，日本深入中國，到此地區，受到堅强的阻止。五年之前，中國某名將曾說過：「到此爲止，我不會再放棄尺寸之地。」

不但是他說過。日本第一流的將領——如佔領新加坡的山下奉文，奪取非列賓的本間，征服緬甸的陸軍中將飯田莊次郎——都想以數個師團的兵力突破黃河一線而未獲成功。如其他們能夠跳過這一關，西安便要陷落，保衛重慶的左翼防線便要發生變化，而蔣委員長便要成爲沒有國土的領袖矣。

這一條防線沒有突破。胡宗南中將現在統制着這地區，正以其閑暇的時間，爲六萬挫敗的日軍解除武裝。

在胡宗南將軍防線以北的五十哩或七十哩，便是延安共產黨部隊的前哨。在抵抗日軍的時候，政府軍隊還要防止異黨軍隊的活動，現在胡宗南將軍認爲他們在軍事上的威脅是極少的了。「我們已經作戰過久，」他從桌子的一端站起來說。「中國是需要和平。」他舉起一隻酒杯。「乾杯！」胡將軍的抱負被一個歸鄉心切的市政府官吏所同情。在城外美麗而神奇的仙鶴塔頂上，他在那天下午望見田畦中溫柔的五穀，聽到大羣兒童愉快的歡呼，富於音樂性的聲浪永遠飄浮在空氣之中。他看見了這種可愛的景象說：「我們中國人所需要的便是和平，艱苦工作，和收穫。」

## 山西的閻錫山將軍

山西省會太原，其平靜一如西安，只是更其來得貧困。日軍飛機場的跑道隙縫中滿長青草，但鑄造廠與織布廠的烟囪中却有烟冒出。在風塵撲面的街道中和茶館裏，日本兵和穿着日本和服的女人，把孩子揹在背上，和中國人混雜在一起。

日本人潛伏在華北之深，使人見了爲之心驚。太原的邊陲有日本平民二萬五千人，他們調遣到此地來，爲的是要開掘山西的煤礦。

太原就許多大的省會說來，是一個「鄉下小鎮」。街道沒有舖砌過。主要旅館之齷齪暗淡，與世界上任何鐵路旅館相倣。空洞的行旅房前有一方英文告白：「旅客行旅雜物，請寄此處。」檯布滿染油污，蒼蠅麕集在食物上，但在旅館的幽黯隱蔽的部份，中國廚師可以燒出一碟胡葱炒蛋，博得我們的喝采。代表閻錫山將軍來招待我們的主人是一個將軍，不像西安軍人那樣趨時，穿了一身褪色草綠色軍服。用膳之際，他一經在注意到坐在他旁邊的一個海軍隨員的制服。最後，他終於半抱歉似地問道：「這是什麼制服？」告訴他「這是美國的軍服，是屬於「新近征服太平洋的海軍」。這位將領從未聽到過關於馬利亞納，麼良間列島，大硫球島等地偉大的戰鬥。「請你們原諒我，」他說。「我們山居的人知道的消息極少。」



閻錫山將軍

山西是閻錫山將軍的「采邑」。三十四年以前，閻將軍以民族革命的名義，征服此地。在日軍侵略進來之前，他一直阻止任何人踏進山西省。最近的七年中，他與人民蟄居在山西西南部的山嶺隙洞中。

戰爭時代，許多處於安全區域的新聞記者攻擊閻將軍的愛國主義並不眞摯，據說他之出力戰鬥，全爲了與蔣委員長的友誼關係，但在日軍想趕走他的時候，便不以全力戰鬥了。他一向保持冷淡的態度，惟恐多疑的共產黨要來和他爲難。關於這位神祕老將軍的猜想，似乎因一事可告一結束，即在去年九月中，他回到太原省會，接受日本投降事宜。

美國報紙上所列的閻錫山照片，令人想起他是穿了全副武裝，拘束呆板，胸前挂滿了徽章的一個可怕人物。但是走進了會客室，他出來歡迎美國新聞記者的時候，沒有挂徽章，沒有佩劍，只是一個矮肥的政治

家，穿了一件皺摺的藍袍子，幾根稀疏鬍鬚的老人，下頷有灰白的叢鬚，滿口金牙齒，但是有一種孤立的感覺。

閻錫山將軍現在管制着五千武裝配備精良的日軍，還有四萬以上的日軍散佈在山西省的各處。事實上這些日軍是自由的，因爲閻在接受他們正式投降以後，仍允許多日軍握有武器。「他們其實毫無問題，」他說，「我們隨時可以請他們滾蛋。」何以他並不亟亟解除日軍之武裝呢，理由是因爲他知道共產黨窺伺已久，想把鐵道附近日軍遺留下的一切破壞掉。

我們在離開重慶之前，聽到政府發言人說，政府和共產黨百分之七十的困難已經解决。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離渝回返延安之前夕，我們看見他，聽他說過，餘下的百分之三十必須以協商的方式解决，並無他途可循。但在太原呢，閻將軍沉痛地說，「毛澤東先生在重慶講和平，但在山西的八路軍却在打我。」在山西，百分之三十要比百分之八十重得多。

閻錫山將軍身經百戰，受過許多政治上的風暴。他譏誚地說，「共產黨並不奉行他們的主義，他們跑進一個村莊，不管什麼東西，總是拿了去。」美國飛機轟炸鐵道線或日本飛機場的時候，共產黨宣傳員對頭腦簡單的農夫說，這些是蘇聯的飛機。日本屈服以後，共產黨在內地宣傳着蘇聯軍隊已經擊破日本強權，日本天皇已經成爲囚犯。老將軍講到開發礦業和發展農業，頗透露希望的神色。因爲山西地下產物，原是豐富，不過封閉了沒有人去開發而已。「但是我們如不能在和平中生活，經濟建設怎樣談得到？」

有一點是淸楚的。就中國各方面看來，閻將軍雖有種種缺點，究不失爲一個善意的人物，他並不反對國家統一；對於統一，他是盡量利用了他的力量加以支援。

## 到北平好像到巴黎

飛機自太原到北平，需時二小時又二十分。一入河北省境，橫在下面的是一大片華北平原。一路看不出戰爭的跡象，一直飛過津浦鐵路以後，於是看到鐵道車站燒成一個空殼，每隔數哩建有營房，兩邊是極深的壕溝，日軍掘了準備作抵抗之用。想到戰爭之久長，這一點損害還算是小的。再看了歐洲斷瓦殘垣的城市，我們不得不認爲中國之衰弱，幾乎是致命的衰弱，保全了不少土地和村莊。

初次見到北平，眞是落日光反映到皇宮上五彩的琉璃瓦上，忽然會令人想起巴黎。統領河北山東的司令部設在慶親王府邸，內部陳設，極爲富麗，市長辦公處則在舊式的市政府房屋中。

北平的生活是好的。美國飛機師在西部中國吃的是污穢不潔之物，美國海軍從太平洋昏睡中的島嶼釋放出來，到了北平，像到了巴黎一樣。北平城裏有愉快的人力車夫，白俄女郎，精明的買辦，酒吧間，熱鬧繁榮的街上商店林立，店中堆滿了上好絲綢，好好壞壞的珍寶，景泰藍瓷器，神奇的老式瓷器，瑪瑙項圈等。

美國人有了錢，在北平的生活是舒適的。上等的生活，精緻的食品，豪華的供應，在這片戰後的土地上堪稱無可匹敵，雖然主婦們在連聲叫苦，由於幣值低落，一個第一流的廚司，工資約需美金八元之譜，其實傭人問題倒是沒有的。北平鴨片，是世界上著名的菜肴，仍舊像從前一樣，從鴨羣中挑選，另以特殊穀類餵養四十天後，再加烹飪。魚翅仍舊像從前一樣，用文火煨煮四十八小時後，然後拿出來供客。湖沼中出產的小蝦比之路易斯安那的龍蝦更其鮮美。從南海獲得的燕窩儲藏，雖然不豐，但還可盡量供應美食者的需索。

## 北平生活的愉快

比之中國其他自由城市，北平是相當活躍的。八年來因日本侵略，受到重壓，現在像彈簧之被釋放，恢復其自由伸縮的彈性。街上的喧囂是愉快而有目的地，所見的面孔不像重慶這樣的呆板冷淡。

最先的印象是人民能够迅速把握住重要的事務。中國銀行的專家領用了僞聯合準備銀行的辦公桌；許多撤退到後方去的經理，鐵路技術人

員，公用事業的專門人材都恢復其固有的職業。美麗的燕京大學在日本進佔之時，因爲視作反日親美的頂尖而遭關閉，現在仍和以前一般的美麗，經過入學考試之後，大學一年級已經開始授課。木匠正在校中修理家具，校中松杉繁茂，下午黃金色的陽光中，學生們蹓躂在松林裏，或在湖畔釣鯉魚。

又是一件奇怪的現象，雖然日本投降已經二月有餘，（按該文在去年十一月所寫）北平街道上擠滿了日本軍人和平民，戰前在北平的日人約有五千人，現在約有十萬人以上。他們都有很好的工作——銀行，鐵路，工廠，他們還隱居在各色商店中。要把他們逐出的方法似乎有一種慈悲性質在內，爲世界上別處所未見過的。敵人帶了妻子兒女，走在路上，一無煩惱的樣子。上星期，中國的九十四軍由空運自上海飛來，民衆夾道歡迎，有幾個日本人從自由車上拖下來，飽之以老拳。明天據說有人到市長處去訴苦，說中國人太沒有大國民風度了。



北平到處可看見的石獅子

二件事情可以象徵北平在復興。一件是關於北平名旦角程豔秋的。當一九三七年日本進佔北平時，中國人說：「今天我們要封閉三樣東西，封閉我的心，封閉我的嘴，封閉我的大門。」在執筆寫此文的不多幾天之前，程豔秋在無線電廣播中講：「我在本星期要開放三樣東西，我爲了愉快而開放我的心，開放我的嘴，使諸君有所娛樂，開放我的大門，招待朋友。」第二件事是關於征服者不名譽的組織——華北建設公司。在這個豪大的公司統轄之下，日本拉攏了近百所中國的公司行家去合作。它從滿洲國輸入鐵道材料；從日本調派來的經濟學者和工廠經理。一年前，大家都恐懼這個巨大的怪物要吞噬掉黃河以北所有的財產。但是今天已有美國海軍駐守在東交民巷的該公司大廈門外。一時甚爲喧囂的辦公處現已變爲冷落清靜，傲慢的公司巨頭在集中營裏過着淒涼歲月。「共榮圈」內最大的合作總部已經變爲一所冷落的屋子。

但在銀行家忙着拂拭塵封的桌子，實業家正在回到工廠去的時候，反面還存在着若干困難。北平像上海和南京一樣，亦有其騷動不安的因子。電車上的油漆斑駁褪落，布廠裏爲了無紗可紡，尚未開工。日本從各處搬走了最好的機械，因爲日本人購買力的衰落，使無數人遭到失業的痛苦，窮人到處訴苦，因爲通貨膨脹了幾百倍，使米價與布價都增高了。他們說：「日本人拿去的東西，並沒有抵償過，」他們把中國人「吸乾」了。

北平像別的地方一樣，共產黨是大家討論的中心，不過有一點不同：在閻錫山將軍的治下，我們所討論的共產主義是地方性的，在北平，成爲極重要的國際性了。

離北平五十五哩，便是長城，出長城即可到滿洲。三十年前，當革命之初年，孫中山先生不願中國處於沙皇的帝俄和日本兩塊磨石之間，喚起人民的注意，「東北不是革命的出發點，而是其終極目標。」

現在看來，蔣委員長及其領導的國民革命到底達到了終點。滿洲的鋼鐵廠，豐富的煤礦與鐵礦，第一流鐵道和沃肥的田地，是民族的機會，國際的職責，而且是一件龐大的冒險事情。許多金融鉅子知道得很清

楚。在瀋陽事變以前，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努力想發展煤礦，並在開發鋼鐵工業。其中有一個人曾經說過，「滿洲在日本管轄之下，比從前更其中國化了。」北平的實業界急切想獲得滿洲，看看在戰時他們從日本究竟獲得些什麼勝利。可是到現在很少人會天眞地相信蘇聯能完璧奉還這樣豐富的一份戰利品。

「他們只會留給我們一堆骨頭而已，」北平的某軍官憤憤地說。從東九省到北平來避難的人傳說的故事，至足驚人。據說從山東及察哈爾而來的八路軍和紅軍兵士在瀋陽街道中豪飲狂歡，蘇軍並以日軍槍械及彈藥接濟他們。美國飛機沿長城一線去觀光者則受到襲擊。某日有一個美空軍觀察者和一個法領事想到東北去，被紅軍無禮地拒絕——除了蘇聯不要他們踏進這個地界以外，別無顯著的理由。至少，工廠裏最好的機械已被掠奪；每天晚上，向北行駛的南滿鐵道裝滿了不少工具，這些工具爲復興中國所必需的東西。

## 天津的牌戲

到了天津，一個旅行者在中國錯綜複雜的問題中又遇到一個重要的一環。——美國海軍水手。坐在人力車上，在店中，在老舊的租界中，在飛機場，沿鐵道線上，到處是水手。海軍中將巴貝(Vice Admiral Daniel E. Barbey)，陸軍少將洛基(Major General Keller E. Rockey)統領這些隊伍，他們都是從可怕的大洋和戰鬥的島嶼直接輸送過來的戰鬥人員。由於共產黨把通北平的公路加以封鎖，而狙擊兵已經擊斃過五個水手，因此對於天津的海軍，發生了不少困難。美國海軍的命令是這樣的：『解除日軍武裝，保護美國人及其他國籍人員，避免牽入「內戰」，』所謂內戰者即共產黨與政府的戰鬥也。

如其一個旅行者不能明瞭他所觀察者是一次撲克的賭博，所賭的籌碼就是中國東北省份偉大的堡砦，他便不能在第一海軍隊所統領下的天津口岸多躭擱一小時。巴貝與洛基將軍所賭的是使中國政府在華北與滿洲重建政權。他們所朝惕夕勵的是只怕步法一旦錯亂，只要把手指神經質地在某一個機鈕上一撥，小小的紛擾會在東九省造成漫山遍野的野火，而給予蘇聯以一種藉口——假如他們想有一個藉口的話——霸住滿洲，不肯放手。因此巴貝與洛基握緊了手中的牌，他們否認有干涉中國內



美艦抵津的情況

政的企圖。可是駐屯在河北與山東的五萬三千名海軍，再加以軍艦威力的支援，便是一種干涉。政府唯一能往來於華北的只有陸空二路，中央政府利用美國軍艦由海道以達平津鐵道。美軍抵達的區域，是共產黨不

時要出沒的所在，而且佔領的煤礦，不但要供給鐵道，也可供給煤荒的人民和上海工業的需要。不管美國海軍的行動如何，他們的舉止完全依照美軍征服了太平洋以後的國策而定。他們是美國要求在亞洲獲得和平的工具——這一種要求，幾乎與所有華北人民共同享受着的。

## 山東的美海軍

在中國混亂局面中，山東省在各方面都成爲極重要的一環。其邊線約在天津之南七十哩，一直升展到海邊。你在任何地圖上可以看出，山東臨近海面，不再是華北平原之一部份，變成綿亙的山脈，而伸出一大半島於黃海之中。山東北方的海峽離旅順口只有百哩之遙。就是這個半島，從德國方面奪回以後，由祕密協定送給日本作爲犒賞，成爲日後威爾遜總統在國際聯盟中最費唇舌的一個條欵。

可是現在美國海軍第六師駐屯在山東半島上，而共產黨亦到達半島。並且還有尙未解除武裝的日軍。

山東的南岸，是一個港口，名爲青島，是中國海岸最良好的自然碇泊處。青島現在是陸軍少將希佛特(Major General Lemuel Shephered)的司令部，海軍第六師駐有二萬兵力。港中停有大巡洋艦阿拉斯加號(Alaska)及運輸警衛艦那薩號(Nassau)。

青島北面，另外有一個港口，名叫烟台，海軍並未想去登陸。巴貝中將去年十一月間巡行到烟台，帶了強大艦隊，想在此登陸，一切已經都準備好了。可是他發現八路軍已經到了烟台，不客氣的人很有禮貌地說着，他們不願意同美國爭吵，假如美軍要在此登陸的話，他們必須要有所行動。

巴貝中將自已到岸上去和年輕的共產黨領袖談話。經過數度考慮以後，中將決定不在烟台登陸。在青島，希佛特將軍同樣有所決定。共產黨說，他們已把城市分割。每夜在郊外可以聽到槍聲，山嶽之間時有小的衝突。某一天，共產黨領袖派人通知希佛特，他預備進駐城市，美國海軍究竟要採取什麼行動。希佛特以冷冷地回答他們，按照他的意見，青島境內，駐守軍隊足够應付當地的情形而有餘了。他已將日軍一萬五千人解除武裝，到十月二十五日，政府軍隊已派來駐防。

## 在濟南度重陽

濟南位於山東省之中心，是山東的省會，津浦鐵路由此經過。記者抵達時只見城中熱鬧萬分，街上擠滿了從鄉下來的人，都是穿了新衣服，朝同一方向走着。記者的中國友人同我講，「唔，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中國風俗，今天是中國的重陽節。」在這一天，他解釋着，人人起身很早，預備去登高。「雖然你也許不能領會這個意思，」我的朋友說，「可是在日本投降以後，我們是第一次慶祝重陽節啊。」

李延年（譯音）將軍負責山東方面軍務，因此要着手接收工作。彼時他是手下沒有軍隊的一個將軍。因爲山東省當地的軍隊配備不全，訓練不够，精神渙散。他所等待的正規軍正由海道從青島登陸，自南部徒步走到濟南來。

關於政務方面，由胡秀源氏（譯音）負責。胡氏是一個幹練的人物，他當過兵士，政治家，敎師。他頭戴黑色捲邊帽，留了考爾門型的鬍髭，能够講流利英語。胡氏今年四十六歲，第一次大戰後，在芝加哥大學讀過哲學，獲得博士學位，漫游歐洲，在法國和德國研究經濟。戰時的最近七年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手下的游擊部隊從敵僞方面偷獲，虜掠，或是購買來不少軍火。在戰鬥中他僅獲重慶接濟來的四萬發軍火，「每人還不够得到一發子彈。」日本懸賞購買他的頭顱，僞方軍隊因爲一無事做，在日軍將要到達時常先事予以警告。胡說，「日本人以傀儡爲他們的耳目，可是他們的耳目常常要欺騙他們。」

他是一個學者兼政治家，他所知道的方面很多。「現在有不少人都是我的學生。我在德國研究過經濟，」他說，「恐怕山東省沒有一個共產黨和我能够討論馬克斯吧。」據胡的表示：「國民黨早已想實行普選，言論自由，改善政府。我們的善意正在試驗之中。」

龍·蟠·虎·踞·石·頭·城

# 瞻仰復興中的首都

本誌特派員陳其英

## 一　闊別十年

〰江山歷刼愁無限〰

記者於二十五年五月間離開南京，現又舊地重遊，相距剛十年，一切的一切，變遷之大，皆非當時意料所及。此次旅京期間雖僅短短一週，惟係專事考察，自市區以至郊外，大部份都走遍，將前後情形互相對照，一時思潮起伏非千言萬語所能表達。玆將現實情況，約略記之：



白鷺洲公園

記者生平最喜旅遊，國內大都市多半到過；南京尤為常到地方，計前後旅居二年餘，印象最深，感想最多！自然以南京一地有高山、有長江、有平原，為錦繡河山之縮影，至值得流連！尤以歷史悠久，古蹟衆多，文化制度在在足供考察憑弔。而歷代興廢，為民族盛衰所關，更可啓發愛國思潮，促人猛省！記者於二十六年十二月間旅居武漢，聆到南京陷落消息，當時萬分難過！如此錦繡河山，實不忍為敵蹄所蹂躪。現在勝利凱旋，雖頹垣斷壁，滿目蒼涼，在精神上仍是最快慰的一件事！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要維護首都，須要維護整個之河山，應如金甌不能有絲毫殘缺。明王守仁先生有：「守在蠻夷豈石城」之句，願國人三復深思！

## 二　龍蟠虎踞

〰最具形勝之國都〰

南京以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最具形勝，為吾國現代最適宜之國都。本來每個大都市，都有其優點，而南京特殊優點較多。

（一）形勢　南京據長江下游，城瀕東岸，周七十六里。幕府烏龍諸山屛列於外；北枕獅子山，南控雨花台，東倚鍾山。城內西有清涼山，北有鷄籠山對峙，玄武湖秦淮河映帶左右。下關與浦口隔江相對，扼南北水陸交通樞紐。有杭州灣兩岸為外廓，以實業計畫中之東方大港為國際貿易門戶，而以上海及象山港為左右夾輔；是陸都而兼海港，形勢天然。

（二）沿革　南京在上古為揚州境域，至戰國時始名金陵。秦名秣陵。三國時孫權建都於此，改名建業。東晉繼之立都，改名建康。歷宋、齊、梁、陳四朝（史稱南朝）均為國都，故稱為「六朝勝地」。明太祖建都於此，改稱天府。至成祖北遷始名南京。太平天國又都此稱天國。民國成立臨時政府以南京為國都。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遂定為國都，並設南京特別市，直隸國民政府行政院。至二十六年底淪陷，國府西遷重慶陪都，現在抗戰勝利，國府將還都南京。中華



貢院明遠樓壯觀

民族數千年來遭遇外患，多賴南京爲根據，以撐持東南半壁。抗戰八年，卒使敵人在南京簽字投降。故南京之民族意識最爲濃厚。此後中興民族，發揚國光，南京實爲最適宜之根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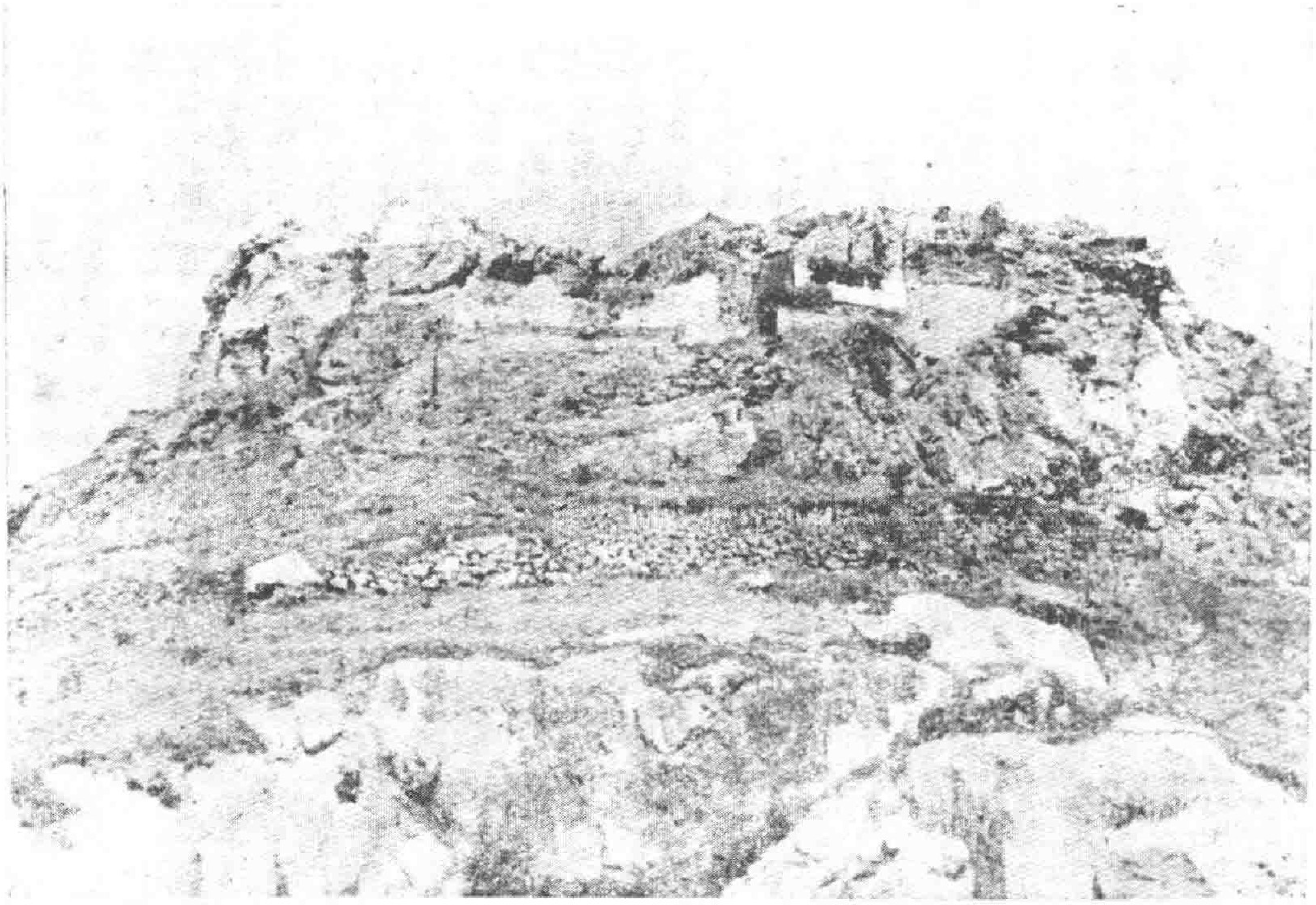
## 三　市政設施

### 安得廣廈千萬間？

自去年八月勝利以後，南京市卽首先復員。市府組織仍戰前一樣。市長爲馬超俊氏繼任；自市府以至各局人員多爲舊人；駕輕就熟，一切行政設施，易收事半功倍之效。惟經此次大破壞後，百廢待興，一切均須從新做起。當務最急的，是：

**屋荒嚴重**　南京戰前房屋，炸燬的炸燬，破壞的破壞，所存僅一半，本來供原有人民居住，尙感不足。現在人口激增，最近已逾八十萬，以致房荒極爲嚴重，欲找一幢房屋，卽出金條如上海一般，亦不可得；旅館時告客滿，如無親友可以暫時寄住，一進市區，住的問題，會使人走頭無路。現國府已撥欵七十萬萬元，爲民衆及公務員建築住宅。市政府經着手計擬，聞第一次興建平民住屋五千所，分期完成。現在有人主張將鷄鳴寺一帶城牆拆除，利用城磚建屋，最低估計可容十五萬人居住。記者對此主張甚表贊同。本來國防建設，應守在四夷，若任敵騎長驅直追城下，再爲拚命抵抗，是策之最下者。況當原子時代的今日，以前所謂礪山帶河，金城湯池，已失去軍事上重要性；反爲平時交通上經濟上發展之障礙物。若干城牆，應該拆除，似無何疑意。其次，爲

**市區交通**　市區各幹道經重新修理，整齊潔淨，市容爲之一新。市郊馬路正在積極整修中。惟市區面積甚廣闊，現時僅有京市火車由下關至中華門外；公共汽車由下關至新街口，及由新街口至建康路；火車須一小時餘一次，公共汽車車輛又甚少，致非常擁擠。此外須靠人力車、馬車爲代步工具，市社會局雖曾規定價格，但以近來物價波動過劇；索價甚昂。往往一小段路，人力車起碼須二百元。住在南京的人，難免了「行路難」之歎！火車增加班次，公共汽車增加車輛，增闢路綫，實屬



牛首山最高峯形勝

刻不容緩。

教育文化　記者旅京一週間，曾參觀國立臨大，國立一中及公私立小學十餘家。臨大係借用私立金大校址，補習班與先修班，及第一、二、三臨中均未放寒假，繼續上課，確是好現象。小學正在佈置開學，計全市公私立小學六十餘校，原來學齡兒童既多，返都復員人數又逐漸增加，以市立小學每班名額有多至八十餘人，尚未能盡量容納，致不少學童有向隅之歎！市府似應從速設法擴充。

市立公共圖書館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等已在積極整理，不日可望公開供人閱覽。

報紙有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大剛報，中國日報，青年日報，救國日報，朝報等十餘家，內容電訊新聞無何大差異；社論以各報立場不同，主張未盡相同。今後希望各報能從質的方面加以充實；報紙家數似可不必增加。

園林管理　首都之建設應於莊嚴中帶有美麗，故園林管理亦至關重要。現南京除設置陵園管理委員會外，並設有市園林管理處。管理各公園、路樹、廣場及荒山造林。一切美化首都工作正在積極開展中。

## 四　風景不殊

～～山形依舊枕寒流！～～

南京風景確是雄壯而美麗，使人流連。抗戰八年，風景不殊，山形依舊；惟勝蹟頗多破壞，玆將考察所得，擇要述之：

（一）中山陵園區　一出中山門外，氣象便煥然一新，精神爲之大快。陵園大道是前時一般的潔淨，林木是非常工整；由陵前大牌坊上至祭台，麻石大道和石級都一塵不染。在祭堂前遠眺，南京氣魄的雄壯，做爲首都沒有絲毫遺憾。靈谷寺國民革命陣亡將士紀念墓和紀念塔，依然莊嚴地屹立。譚延闓墓道及紀念堂稍有損壞，尙待修葺。明孝陵雖然蕭條冷落，仍是十分潔整。陵前梅花山現時紅梅正盛開，白梅初開一半，綠梅正含苞待放；陣陣芬香，襲人欲醉。山上是汪精衛埋骨地，故前

原有長條麻石大道，都給新土填沒了，石板是搬在大石像前堆着。聞每年此時——梅花時節，一般僞文人僞官僚，都來這裏飲酒賦詩，藉以「追悼懷念」。現在祇賸斜陽荒草而已！廖仲凱墓依然如故，前往觀瞻者甚少。

（二）南區　第一公園、明故宮、古物陳列所等勝蹟，早爲敵人摧毀，將基地併入飛機場。夫子廟變遷甚大——當另記述——周孝侯讀書台，白鷺洲公園都甚冷落，遊人稀疏。

雨花台在抗戰前已劃入軍事區域，勝蹟多已摧毀；勝利後在開山取土，將來形勢當大有變動。惟現時雨花石子俯拾卽是，價值至廉。

牛首山宏覺寺、金剛殿、四大天王殿是全倒塌了。大雄寶殿尚存屋瓦，聊蔽風雨，山中並無一人，荒廢較任何地方爲甚。山距中華門二三十里，路又崎嶇不平；記者所乘人力車於返程時車輪脫軸，不能再坐，步行二十餘里，在此一週中，以此行爲最吃力，仍不感覺失意。江表牛頭，雙峯屹立，形勢天險，不愧天闕之稱。記者直登山巔最高峯，四顧蒼茫，至爲暢快！

（三）西區　朝天宮——文廟現經修理得十分整潔，建築雄壯，屋宇寬敞。爲京市各舊建築物中所僅見。現仍駐紮軍隊。龍蟠里薛廬現爲臨時一中第一院校舍；烏龍潭宛在亭倒塌後，僅存遺址；浙江烈士祠，曾公祠，沈公祠等及駐馬坡武侯祠等均於淪陷期間爲敵人拆毀。清涼山是名符其實的十二分淸涼。掃葉樓危危欲墜，尚供人品茗。

莫愁湖湖面更窄，曾公閣、湖心亭均倒塌了！勝棋樓與鬱金堂依然存在；各類聯刻，美不勝收。趙戴文先生長聯，仍時爲遊人傳誦。一切的一切，可說祇餘淸水半甌，曾窺鬢影；危樓一角，憑弔夕陽而已！建國學軍烈士墓仍是那樣荒涼，惟在墓前遠眺，淸涼山環列湖北，湖水如鏡，風景殊不錯。

（四）北區　鼓樓、大鐘亭依然存在；北極閣前經改建爲天文台，勝蹟無復存在。鷄鳴寺無何破壞，可供登臨品茗，惟豁蒙樓尚爲某機關借作職員宿舍。臺城、燕支井仍如前時徒供人憑弔而已！

玄武湖公園，雖經八年荒廢，現又整理得整齊潔淨；茶亭、遊艇俱備；因之遊人較多。波光蕩漾，晴嵐掩映，處處引人入勝。五洲名稱現又改爲：梁洲、翠洲、菱洲、環洲、櫻洲，較爲雅致而有意義。

（五）燕子磯區　燕子磯突出江上，三面壁立，形如飛燕。登磯頭遠眺，長江千里蜿蜒；俯視江流湍湃，呈爲奇景。幕府山、觀音岩，與沿岩山頭、二、三台各洞形勢依然，無何變遷。由下關至燕子磯公路正在大規模修理中。

（六）棲霞區　棲霞寺、舍利塔，千佛岩仍如前時，無何損壞；惟西峯虎山一綫天等處勝蹟經敵人開鑛，致被毀去。寺前明鏡湖彩虹橋已破爛不堪。

## 五　秦淮旖旎

～～綠水橋邊多酒家～～

提起南京，誰也忘不了秦淮河。雖然河身那樣窄，河水又混混濁濁。旖旎風光，早隨着時代逐漸消逝，現在不僅像半老徐娘般，或者可說是鷄皮鶴髮般的老太婆。可是年老心不老，並不甘寂寞。依然塗脂抹粉，穿起簇新的西裝，與荳蔻年華少女互爭風頭，確是時代滑稽劇。夫子廟雖僅餘欞星門空架子，但一片瓦礫場正適宜九流三教用武地方，一切雜耍，應有盡有。秦淮小公園改建永安商場，爲京市四大商場中首屈一指大商場，各式各樣貨物，紛然雜陳，可與上海四大公司相媲美。貢院街酒家之多，國內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入夜各式汽車排列如長蛇陣。前時戲院、茶樓、歌場仍保持原有陣綫；現在又增加舞廳、咖啡館，黃昏後，霓虹輝映，一切歌聲，琴聲，爵士音樂，和酒香，咖啡香，肉香，脂粉香交織成一幅極樂園圖景。文德橋邊，明遠樓前，鬢影婆娑，多少帶點神秘性；人們爲了找刺激，尋歡樂，祇知摟摟纖腰，步步探戈；可以陶醉一切。誰復記念人間何世，國土東北角尚陰霾密佈？商女後庭，千古同慨！

## 六　一點意見

～～～謹貢獻市政當局～～～

記者此次旅京考察一週，所見當然很淺薄；不過愚者一得，不無可供參攷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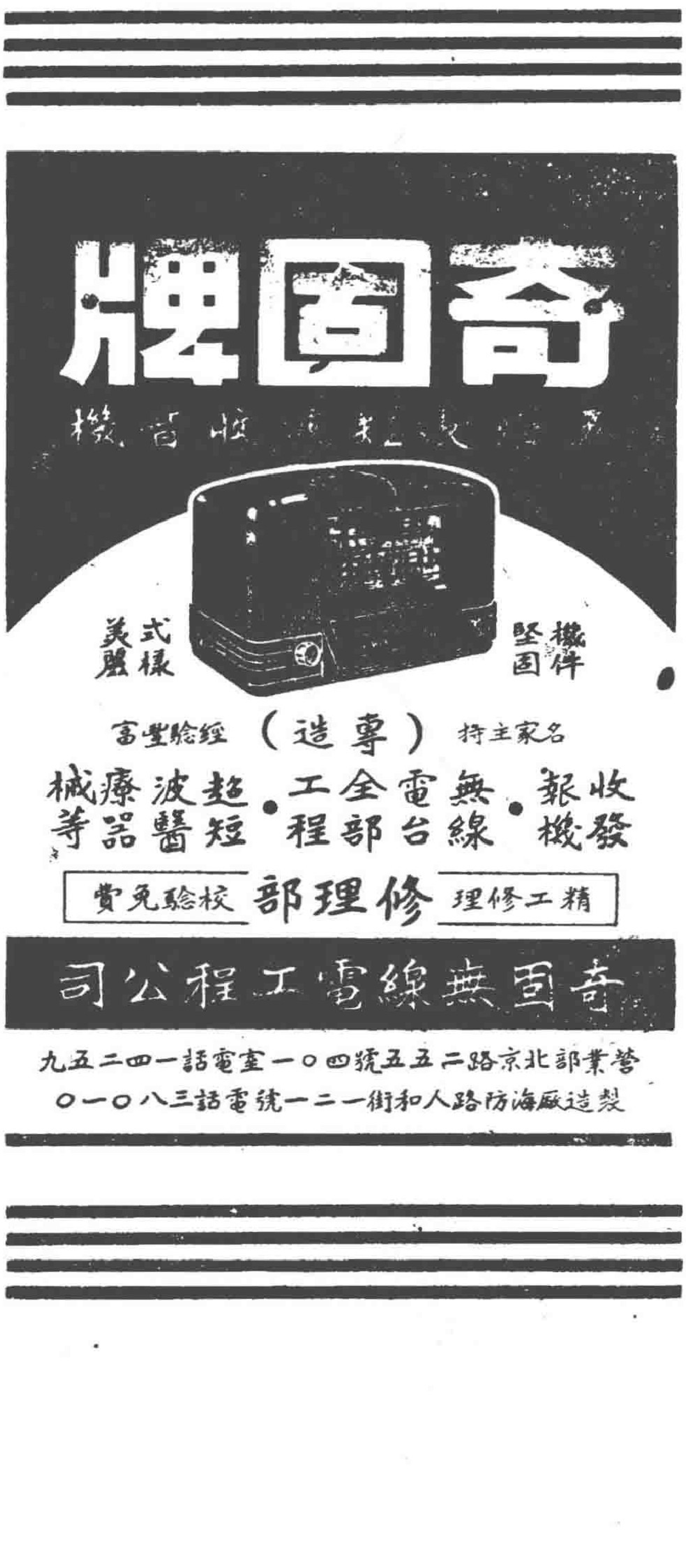
（一）市府現大規模在雨花台取土，在幕府山麓取石爲建築材料。將來或許要拆除一部份城牆。希望事前有詳細計畫，規定地區，對於古蹟及具有形勝之岩石等仍須妥爲保存。

（二）中華門外雨花台及鳳山天界寺附近，尙多前代碑碣及石人石馬等古物，埋沒於田野荒地間，應速爲調查，收集在一處，以供作學術考古等之參考。對於被摧毀之古跡遺址，如駐馬坡武侯祠，浙江烈士祠等，仍應妥爲保存，并加標註。

（三）日人在五台山上所建神社及菊花台公園，似應從速整理，改建公園，以免廢棄。

（四）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均應從速疏濬；并於湖中分別養魚，種植荷菱；市區荒地頗多，應從速植樹，此不但可培養風景，同時可增加市庫收入。

（五）由下關至燕子磯沿岩山一二十里，山峯起伏，至具形勝。如於燕子磯闢爲公園，江邊增闢游泳場，涼棚，并加亭林設備，可爲逭暑勝地。



# 西北邊地拾異

陳澄之

不至東北，不知中國之富；不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東南綺麗；西南殷實。勝利以來，人多東下南飛，爭赴山海關外，鴨綠江畔。西北大地，荒漠瀚海，奇寒奇苦，依念之者幾希！殊不知今後建國，宜乎首重西北，蓋盟國五強與我爲緊鄰者蘇聯，中蘇友好關係日見頻繁，而我西陲與蘇邦接壤，連綿千萬里。今日蘇境中亞及西伯利亞建設一新，鐵路密佈，而我西北各省荒蕪依然，根本無有鐵路，西北諸省中最近內地者爲甘肅，甘人卽不知火車爲何物。今年元旦，寶天鐵路通車至天水，甘人竟以『會走的房子』呼之。人世間從此太平則已，苟一旦有事，事必發於亞洲，更必蔓延於中國，而吾西北勢當其衝，屆時荒廢依然，則將何以堪耶？鑒諸美國之興，興於西部之開發，且美國西部原爲蠻荒之境，今則被視爲黃金之鄉；況其興也不及百年，足見事在人爲，吾又何樂而不爲。更憶蔣主席曰：『西北爲建國之基地。』誠哉斯言！深願國人乘此大亂甫定，萬事更張之初，起而行之，毋託空言。筆者五年來遍走西北各地，所見所聞，漫筆走記，或能有補識者之遺漏於萬一。兩度入新疆，且曾遍行蘇屬中亞，故此漫記始於天山南北焉。



⇨這是中蘇兩國在霍爾果斯的交界處，圖中筆者身後的鉄柵便是蘇方的界門，在界門旁邊的崗亭裏有紅軍戍兵日夜守衛着，請看那雪地上的電網，連綿數十里，我方却沒有這設備，同時我們的界門不是鐵柵，而是木柵。

## 星星非猩猩

由甘肅搭乘汽車去新疆，經由甘新交界的星星峽。這裏是沙漠中貧瘠無比的荒山。

「星星峽」現在一般人都把牠寫成「猩猩峽」。因此就有人附會着說，這峽裏曾出現過猩猩。事實上這荒山裏任何飛禽走獸都不會安身得住的。因爲除了沙子和石磧，連一根草也不生長。住在這裏很少數的公務人員的一切給養，甚至於用來塗牆的泥土，莫不仰仗於哈密的不斷地供應。在這樣的地方會得出現猩猩？這說法未免太無稽了。

這一帶漫山遍地產有結晶體的石英，閃閃有光，煞似星光點點。「星星峽」的命名乃是這樣來的。至於「猩猩」二字是左文襄公改的。左宗棠這個人的脾氣相當的古怪。當年凡是他所不喜歡的人或地，概以禽獸木石視之。由安西至哈密這一程旱路，自古以來是有名的「窮十八站」，尤以星星峽這地方最窮最苦，一無所有，至今旅人視此爲畏途。文襄公當時至此，凍餓得無可奈何，恨之切骨，便在這地名上加了「犬」旁，從此「星星峽」便成了「猩猩峽」。

直到現在，誰也不敢搬到這地方來住家。峽裏祇有機關的建築，決沒有一間民房。一二百里的周圍內，一片石磧山岡，別無所有。冬天可以把人凍死，夏天會把一切生物蒸煞。可是這裏却是西北交通的唯一孔道。在荒漠中往來祇有順着這麼一條路走，因爲祇有在這一條路線上，才能够按時間按里程找到僅有的食宿，否則會立刻感受到死的威脅。

## 何用君徘徊？

這一條經由星星峽，直達伊寧，通往蘇境的國際孔道是左宗棠開關的（當年「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那一條大路並不經過星星峽）。在這黑山黃沙，碎石羊腸，沙坡曲折的沿途，墩台相望，而不見一草一木，足見當年兵工築路的艱苦了。如今由於交通工具的改進，人們不再視為畏途，然而較諸沿海各省的行旅，依然還算得是痛苦的，但已有捷便之感，可惜的是人烟太少，荒廢如舊。但願在最近的將來，用國人自己的智慧和現代文明的工具把這古代的國際通道重行繁榮建設起來。

到過星星峽的讀者中不知會否細心留意過。這裏的一個荒山頭上，有一座荒僻陋小的久無烟火的關帝廟（據說這是左文襄時代的遺物，因為當時左軍中信奉關岳的士卒極多，這一路上的關帝廟都是他們修建的）。在這廟壁上題有這麼一首詩——

古峽巉巖石徑回，武皇當日重邊才；
熱心我×先投筆，巨眼人誰來築台。
故壘寒雲虛渺渺，空山夜月獨徘徊。
秦關漢塞空留跡，何若歐風一網×。

你猜，這是誰人的手筆？諒來決料不到這是日本人的手筆。民國六年，日本的大僚太吉和大田東陽等五六個人竄遊內陸，深入至此，就在這廟牆上題了這首詩。書至此，我不願有所言矣。

## 與自然奮鬥

冬天裏在星星峽住着的時候，火爐裏燒的不是煤炭，而是戈壁裏特產的一種熱量頗高而又耐燒的梭梭柴。

梭梭柴是沙漠裏的一種僅有的灌木。牠的生長是萬分的不易，一年到頭跟風沙冰雪搏鬥着；沙漠裏最缺乏的是水份，因此養成了這種植物堅韌異常的性質。隨手塞進爐子裏的一根梭梭柴，最粗的直徑也不過是一兩寸，要知道牠被採來作柴薪之前，牠在這沙漠上至少已經掙扎了百年以上。一大車梭梭柴，採自好幾百里以外，每每派人出去採集一次，總要費上兩三天工夫才得回來；可是燒不上十天半月的便又要去採伐。這一帶的貧苦由此可以想見了。

遠出採柴的多半單身隻影，並不結伴，祇要穿上一件老羊皮，便不怕凍死；帶足了乾糧便不怕餓死。此外便一無所懼：口渴了，捧一把雪往嘴裏一塞。這一帶連人類都沒法生活下去，當然無需乎駭怕遇到豺狼虎豹。如果碰到黃羊，眞是求之不得，因為這是最鮮美的一種野味。

你們住在城市裏的人尚有一懼，就是懼怕強盜和小偷兒；可是在戈壁的世界裏決沒有幹這行當的，因為即便逃下幾百里去，依然找不到絲毫可以藏身匿跡的處所。所以到這一帶來旅行的人祇要具備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奮鬥得過自然。

## 昔日華豔今何在

今日一般人筆下所描寫到的星星峽，既貧且苦，一無可取，簡直是人間地獄。可是馬哥孛羅當年走到此地，所見到的景色跟現在我們所遭遇着的比較起來，眞有天淵之別了：

『……人民皆崇拜偶像，他們依靠地上的產物為生。食物飲料都很豐富。……』

他描寫的這個地方是柯模里 Camul，其遺址在安西和哈密之間，就是今日星星峽迤南的甎城子，此乃由敦煌去苦水入新疆的必經之地，如今卻早已是一片荒涼了。為什麼古代的繁榮湮沒得如此迅速？其咎在誰？馬哥孛羅遊記裏，關於此地還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客人到此地人家借宿，主人非常喜歡。他命妻子代客人做各種要做的事。這時主人便離家到鄉莊裏去住兩三天，並打發人把客人所需要的東西送了回來。一切不要付賬。蒙哥大汗禁止他們做這事：不許留過路客人住在家裏，犯者重辦。柯模里地方男子接到命令後，皆大煩惱，他們遵守命令約三年光景，但到最後，他們見得地上出產水果，不能如以前的多，家裏常有災禍降臨，後來派人求蒙哥大汗允許他們遵守他們的祖宗相傳下來的風俗，他們的神喜歡他們優待過路客人，因為這個原故，他們的收穫同工作方能興盛的

……」

在元代，這一帶的繁華和熱鬧是確有其事的；但那早已成了史話。在這一帶我曾來回走過好幾趟，眞的，連半個女人的影子都沒有見到過。

## 新疆無有鮮薑

故故不思卿，瘦恐傷卿意。
臨別叮嚀未敢忘，將息無多慮！
——卜算子

長城西盡出陽關，身比浮雲野鶴閒；
焦土不毛稀鳥獸，悠然世外度天山。
——即事詩

這是我第二次過星星峽時，峽裏官員設讌歡敍，席間吟詩塡詞，未料在這荒山中有此一場雅舉。前一首卜算子是一位東北長者塡的，他在當時駐峽的軍中當了一名中尉文書。後一首即事詩是一位精通漢學的塔蘭其青年布爾多吟贈給我的。席間中尉文書很恭敬地遞給我一片很薄的生薑，要我續一節卜算子。平生不懂詩詞，但盛情難却，祇得胡謅了四句，至今還記得下兩句是「覺念歸途寸寸艱，一枕相思淚。」

我爲什麽說「盛情難却」呢？這盛情發生在那一片薄薄的生薑上！生薑在此被視爲珍寶，因爲嘉峪關外不產生薑，這便是物以稀爲貴的實例。儘管生薑到了「口外」（嘉峪關內謂之「口裏」，關外謂之「口外」），乾癟得比老太婆的臉還要枯縐，人們珍之藏之猶如至寶；非遇有上賓决捨不得輕易地切下一片兩片地來嘗嘗。今日迪化南大街上一家富商便是靠生薑起的家，他家祖先當年由天津挑了一個担子步行到迪化，担子的一頭是生薑，另一頭是花生米。這担平凡的東西不料到了新疆成了珍品，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結果這人家成了大富。

## 生活在沙漠裏

汽車在沙漠裏旅行，司機把兩眼緊閉着駕駛，也決不至於發生絲毫的危險。同時亦復最容易迷路，因爲在這裏汽車是按着前車的輪跡向前進的，如果這些輪跡一旦不幸被風沙掩沒或被冰雪蓋掉了的話，那麽這一路上簡直就休想再能找到可以用來做標識的東西。公路局一再豎立路標和指示牌，但設立不久，結果終被飛沙走石「吞」沒了而後已。所以行走在這沙漠中令人茫然的程度，甚于沒有羅盤設備的船隻航行在海洋裏。

我就曾經驗過這麽一件事實：有一天大風大雪，一輛卡車就這樣迷失在沙漠裏了。等到這迷失了的卡車被發現時，油箱的油盡了，司機不見了。他在發覺自己迷了路之後要想向回走，可是油燒盡了，他駭怕飢和寒的威迫，便拚命地往回跑。事實上已不可能！他離開可以找到救急的地方太遠了，而且他已迷失了方向。結果發現他僵死在另一個錯誤方向的幾十里外，早被冰雪掩沒了。放心吧，這屍首完整依然，沒有遭受過任何的摧殘或襲擊或啄食。

不要以爲這是奇蹟，走熟了沙漠的人却是司空見慣的呢。在這一路上，經常碰到馬屍，駱駝屍，直到風化成一付空骨骼，還是完完整整的。有一次我自己的車子在夜裏壞在這一段的路上，把我凍餓了一夜，幸得不死。黑暗把這單調的世界籠蓋住了。這才是萬籟俱寂哩！寂靜得令人駭怕：好似人間一切都靜止了，沉沒了，毀滅了，死去了——看到星光閃灼，這才醒悟過來：我自己還在這地球上呼吸着。

## 苦水水苦

由安西到哈密之間的一塊沙漠世界裏，像星星峽祇有十幾棟破房子，周圍不及上海的半淞園大，經常住在這裏的祇有幾十名悍勇的男人；可是在這世界裏，星星峽簡直是紐約。不要小看了這十幾棟破房子，其工程的偉大不在繁華城市中的摩天大樓之下。在戈壁上建蓋房屋煞非易事，不僅一甎一瓦棟梁木料，要取運自千百里外，甚至於在蓋房子的地方，井未掘成之前，連水都是從遼遠的地方運來的。離星星峽往哈密走

，先到小紅柳園子，事實上這裏既沒有紅柳，又沒有園子；祗是在亂山中崎嶇道旁有一座被雪堆蓋着的窰洞，這洞裏住着一個維吾爾族的老者，他是怎麼生活着，在城市中人的心目裏，或將又引以爲奇蹟。再往前走便到了沙泉子。你以爲這裏必有一座大泉水，其實那沙泉的大小深淺還遠不及你府上的浴盆大小哩，一畦混泥湯，不及上海馬路旁邊的陰溝乾淨，可是在沙漠裏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泉水已經有點兒澀嘴了，比較胃弱的人是決喝不下肚的，不過這在沙漠裏恒被視同甘露一樣。

沙泉子的前一站是最使人寒心的一站。苦水——顧名思義，這裏的水是苦的，苦澀得萬難下嚥。馬飲了，早晚必死；人喝了，至少要鬧上好幾個月的肚子。這裏除了一個驛站，一個郵差住所，還有一個警察分駐所，和一井苦水外，別無所有，然而這已經是沙漠世界裏的「大都市」了。經此北去直達塔勒那沁回王城，向南爲去敦煌的必經之地。沙漠裏的商人往往以貨物由此偷運逃稅而赴哈密。

## 凍餓不死，却會渴死！

苦水左近地帶不再是一片黃沙，而是沙土參半，但仍不宜於耕，蓋土質或宜於農，奈水份太富于鹼性，所以依然是一派令人煩悶的景色。舉眼北望：空多洛山隱約可見；三個達坂，奇峯兀突；坤埑圖山，冰雪嶙峋。西行廿五公里到天生墩，這裏有一座很高的墩台，當年戍邊，用以斥堠瞭望。由此到包頭的一路上，這一類的墩台，不絕於途。可惜在今日牠們却早已失去了本來的那壯烈的作用了。

書至此，憶及因公死於迪化的一位老友張戒君，有一次我倆同駕一車赴蘭州，因爲趕路，前後都趕不上站，曾困在這漠野中一夜。

當時太陽西斜了，大地上逐漸地激寒起來。在冬天的沙漠裏，太陽一向西歪，眼看着白天就消逝了。那時我惟一的恐懼：深恐我這南方人的體質，敵不住夜間寒冷的猛襲。儘管我已穿了三件皮衣，但在這黃昏時份已有寒意；手已凍殭了，那付俄國製的頂厚的皮手套等於沒有戴上一樣。

「我有點兒餓了——」那天我還是一清早動身時吃了一些麵包和牛奶。亡友戒君掏出兩隻風乾了的硬饃，塞了一隻在我的手裏。

「在這戈壁上，凍死餓死的很少，多半是渴死的！」直到今日，我始終未忘戒君慣於沙漠生活的一番經驗之談，「你千萬不要一下子把這硬饃吃下去呀，祗好用牠來騙騙肚皮。餓得萬不得已時，咬下一塊，放在嘴裏咀一頓，嚼一頓，這樣可以消磨很久的時間——一下子吃下去，未必壓得住餓，却反而勾起了渴。渴是最可怕的，往往把人渴死。」

## 沙漠裏的怪俗

戒君和我被困在沙漠裏的那一夜幸而沒有風，而我已經被凍得躲在車廂裏一動也不動。不知在夜半的什麼時間裏，隱約聽到遠處傳來一兩陣鈴聲。在空野裏，極細的聲響也可以很清晰地傳得很遠。

「嗨，有人來了——」我顫抖着召呼着戒君。

「你還是靜恬地休息着吧，」戒君把頭從皮領子裏探了出來道，「這鈴聲至少是從十幾里外傳來的，等他們走到這裏至少還要半個鐘點。忙什麼？聽，聽——」鈴聲愈來愈近了，可是在視線的水平上，我們還不能看到來者的動靜。我從車子裏爬了出來，瞭望着朦朧昏暗的鈴聲響處。蒼空和大地之間祗有一線之隔。我對鈴聲來處狂叫了一聲，直似嘯向長空，既沒有反響，又沒有迴音。

「你眞是太幼稚，連在沙漠裏行走，不作興叫喊的規矩都不懂，」戒君笑了笑道，「在戈壁裏，卽便有人老遠地喊你的名字，你也不要答應；直等到走近了，辨識清楚了，再打招呼也不遲。這是習慣，也是規矩。據沙漠裏的人說，戈壁裏的妖精最多，他們知道來去客商每一個人的姓名。他們喊你一聲，你要是答應了便算死去了一半。……你別笑，人們是這樣傳說着。」

「我想現在來的一定是駱駝隊……」我說着打了一個呵欠。

「不對，駱駝身上的鈴子響起來比這聲音要沉重得多，而且一隊駱駝，決不止一隻掛鈴的。再者要是駱駝隊的話，你這麼狂叫一聲，他們

的番狗早就會狂吠着直奔過來了。現在來的一定是來往於苦水和格子烟墩之間的郵差！」

## 戈壁裏的「小江南」

沙漠裏也有「江南」——格子烟墩的前面一小站叫做駱駝圈子。這是「苦十八站」裏的「小江南」。由安西至哈密這一路上祇有此地的水最甘美。溪清草茂，這小溪出於沙，復沒於漠，僅此丈長細流，竟以「江南」視之，足見漠中之苦矣。

在「小江南」的溪畔有幾棵樹，雖當隆冬，綠葉長春，這在眞正的江南，亦復引以爲難能可貴的景色。這樹上結有小紅果子，至今不知其爲何物。我每度經此，總要打下一籮來啖食，今日回味起來，總有世間任何水果，遠不及其鮮美。

「小江南」祇住有兩家人家，由於溪水不絕，沙土肥沃。這兩家眞是度着世外桃源的理想生活。每度至此，我老是要在這裏逗留一下，因爲這兩家待人太好了，一舉一動，無不出乎眞誠，待外人猶之乎家人，倍份親切。我每至此，便有出世之思，煩俗的人間那裏趕得上這裏的安泰恬靜。

這大概由于戈壁上住着的人輕易碰不到外人，因此他們的情感格外濃厚。人類的萬惡到了這裏，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們在此地需要鬥爭的對象不是人類本身，而是時刻要吞噬了人類的自然。既是人類就有慾望，他們的慾望呢？他們的慾望被抑制着深潛在內心，因爲一再衝動而不得要領，日久也就消失了，平服了。他們需要文化，文化的薰陶可以使他們發揮出一般俗人所想像不到的力量，敢說這力量可以把荒漠變成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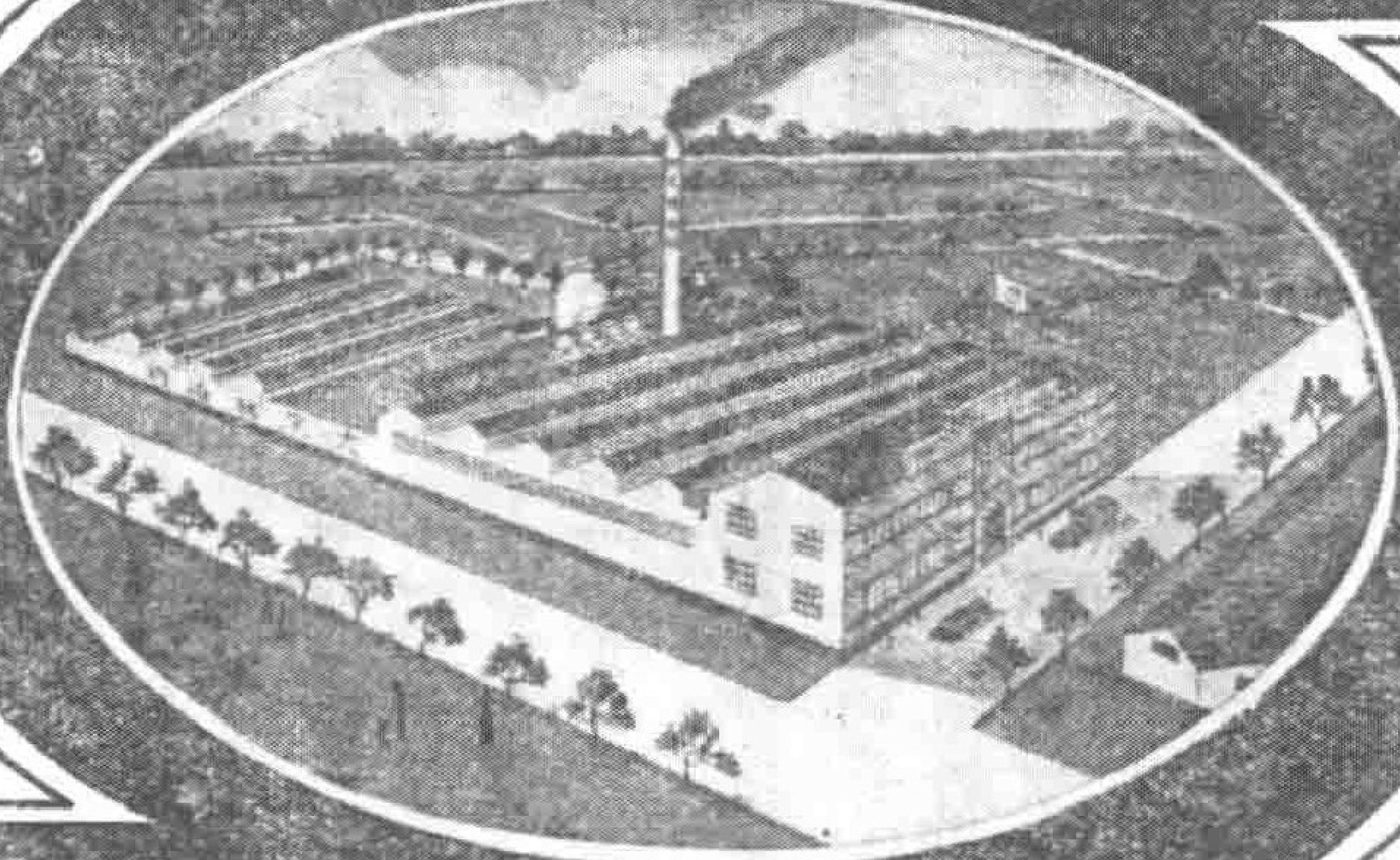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九號

## 大來棉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 建國中路二九號

電話 七四九一八

註冊商標



批發所 河南南路中匯大樓三樓

電話 八八八二九

本廠以發揚國貨爲職志轉選國產原料配備新式電機染織棉毛布疋花樣新穎質地堅潔色澤鮮艷經久不變提倡節約售價特廉倘蒙惠顧定貨尤所歡迎

---

第一流童裝專家

## 鳳凰兒童時裝公司出品

鳳凰牌商標

★設廠自製★

★售價獨廉★

新穎男女童裝
各式四季服裝
兒童西裝工裝
大衣披肩斗篷
童帽童襪童鞋
領帶內衣衫袴
各種兒童用品
兒童教育玩具

發行所 門市部 林森中路六一九號

電話八二六一〇

# 成都春遊三勝

郭祝崧

成都人一到舊曆臘月下旬，就會慣習的打開第二年的曆書一看，這種曆書，他們至今仍稱之爲「皇曆」；那上面載得有元旦日大利那一方，喜神在那方，財神又在那方：他們就依據這些，作爲他們在大初一出行的指標。成都人的遊樂風氣，自唐宋以來，早已膾炙人口；近年雖然遊樂的條件已不能再具備，但是過年那幾天，仍是狂歡若昔的。只要曆書上說那一方大吉大利，無論城裏人鄉裏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擁向那一方。妙在那一「方」只是說城垣外的某一地方，而鄉裏人有從反向來的；此反方向的行動，也未被認爲不吉利：譬如說今年大利西南吧，武侯祠草堂寺劉墓這三方去處就成了衆人的目的地，城中人去自然是走向西南，這三個地方附近來的鄉民，則有走向東的向北的也向東北，這些方向在曆書上明明載出是不利的。更妙的是每年的曆書上大致都是大利西南不利西北，很少有變更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恐怕還是爲的遊樂吧：在成都的西南有上述三個勝蹟，還有二仙菴、青羊宮許多地方，南面又有華西壩，東南又是望江樓；西北呢，除遠在北面十多里路的昭覺寺外，出城一望，阡陌交錯，根本連一處森林都沒有；自然兩者之中，大家是樂於去西南方的。於是算曆的先生們，就遵從衆意，永遠定西南爲大利的方向了。又有一說，認爲是蜀人爲紀念武侯的遺愛，若干年前大家相率不約而去的，自此成爲風尙。又有一說，則認爲算曆大都是道士，成都西南方的幾個遊樂地方除草堂寺外，都是道士的產業，就是草堂寺也有一半地方——杜公祠是道士主持，爲了道士的收益，少不了「大利」這一拉生意的字眼就會冠在西南之上；因此有人說大利西南就是西南的道士大利，而不是去西南的遊人大利。

其實在元旦去武侯祠人日去草堂寺的人，要說都是爲憑弔先賢遺跡，那是百分之百不對的，我敢担保帶着這個意志去的人只有萬分之幾的比數，恐怕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抱其他目的去的：老年人婦女同商人大都爲「大利」二字而去，年青人則是去擠熱鬧，小孩子就爲的吃，吃也是爲一般人所少不了的；所以用三個字可以表明，依其程度可列爲「食」「財」「色」。

元旦至元宵的十五天內：草堂寺可以熱鬧兩天，元旦同人日；望江樓可以熱鬧兩天，元旦同初九，還可加上遊百病的十六；昭覺寺同華西壩則只有元旦這一天，華西壩經年都是有遊人的，過年時只有元旦一天較顯著；武侯祠則從初一至十五都是遊人如織，附帶的劉墓，也沾了光。二仙菴與青羊宮也只有元旦一天的熱鬧，但是它們的黃金時代是舊曆二月三月至四月初，那是花會期，屆時在這兩地要另建起一座臨時的成都市，人們揮金如土，狂歡如元旦者達五六十日。每到上述各地的良辰吉日，是處就攤販雲集：有賣書的賣字畫的；有各種小吃攤——洞子口的涼粉、三大炮、素麵、巧克力糖攤、糖人、糖餅，數不清的茶館與餐館；香燭錢紙店。討錢的乞丐；求人佈施的僧道；車聲；喝道聲；叫賣聲；迷途小孩的哭聲；青年男女放縱的笑聲……交織成一遍繁噪的交響樂：讀者們，我就在這樂聲尙未止息的時候，簡單的把武侯祠草堂寺同惠陵介紹給你！

## 丞相祠堂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蜀相。

我們讀了上面這一首膾炙人口的好詩後，再去成都南郊的武侯祠看

一看，覺得這首詩分明像是現在人詠的；不然何以會這樣的與現在的情形相配呢：風景是一般無二；後四句感慨話，也在前去憑弔諸葛遺烈的人的心中刺激；這一方面是武侯高風亮節入人之深，一方面也足知杜工部詩史之偉大，他在千多年前給武侯的評語，到如今千年後人們的心，都爲他說透了。武侯祠在成都西南郊，錦江的南岸，過萬里橋西去約二里；在橋上一望，森森柏林已陳在眼前。武侯祠的沿革，在拙藁華陽典實識誤三續四續稿中已有七八千字的說明，原文刋在本誌第十七卷第十一及十二期中。

### 只道武侯祠．未聞昭烈廟

走到廟外抬頭一望，廟額是漢昭烈廟，原來此所謂武侯祠，即古來惠陵與武侯祠堂之混合改建者，劉備爲君，諸葛孔明爲臣，所以用的是昭烈廟的匾額，此蓋由於君主時代有君臣之分而來。但是自筆者有知之日起，即只知只聞人們稱此地爲武侯祠，未聞有直謂爲昭烈廟的；就是三五十歲的成都人，他們每年都要到此閒遊幾次，假如你突然問他一句：「昭烈廟在那裏？」他們定然瞠目結舌答不出來。你猜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很簡單，這就是武侯高風亮節使然，而且也是他在蜀興利，至今人們尙有蒙其惠的；人們的記得他，特別看重他，都是爲德感召。關於這些，後面我們還有機會提到。

廟產爲道士所有，有軍隊駐紮，爲保安團隊，其中除原有之精雅之平房一所爲駐軍佔據外，其他各處均可遊覽，不若工部祠堂之拒絕遊客。廟中兩廡祀趙雲龐統之處亦曾爲兵的宿舍，故破敗不堪。兩三月前，軍隊因故開走，瓜代的又未來，故今年春節，廟中甚爲熱鬧，遊人毫未受任何阻礙，兩廡名臣良將亦得以眞面目示人。

廟門相當高大，共三門，除中門須登數石級而上外，左右兩門皆平地而開只有很低門限，故遊人擁擠時，多趨向此兩側門，以其較易通過也。入門；爲一寬敞之場地，兩旁植有柏樹，左右各三碑，碑爲明末及清初所豎者，碑文所署名自爲高官大將；碑之下段，爲無知之徒所損壞，故碑不能見全豹，只有在華陽縣志中能見原文。六碑之中有唐碑一座，係裴度所撰，柳公綽書寫，元和年間立，世稱三絕碑即此物，碑甚完好，只有邊緣微傷。

### 長廊柏影裏．供蜀漢名臣

空場的盡頭，又爲一高聳之門。上石級，入門；又一場地。場中有一土垠，自南而北。土垠兩旁則翠柏參天；柏影裏，左右各有長廊一楹，就是在前面所說到的供奉蜀漢名臣的所在；左廡爲龐統領首，計有簡雍呂凱傅彤費禕董和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宓楊洪馬良程畿等十餘人，右邊爲趙雲領首，計有孫乾張翼馬超王平姜維黃忠廖化向寵傅僉馬忠張嶷張南馮習等十餘人。兩廊之北，橫有石欄一道，合於正殿之前，正殿共三椽，中祀劉備，自然袞冕黼服。其側另有一龕，內塑殺家殉國之北地王劉諶，彼爲阿斗劉禪之兒，玄德之孫，以樂不思蜀之降皇帝，生此寧馨兒，殊覺不倫不類。先主之左一房，內祀漢壽亭侯關羽，及其義子關平周倉王甫關興，前三人係隨彼敗走麥城之義士。關雲長自殺身之日起，迄今年百年之中，毀譽交至，然其忠義之氣，亦未始不値吾人景仰；四顧今日域中好利忘義之徒，多如過江之鯽，不禁感到關公之被人尊爲聖人，頗有深意存在其中。右一房虬髯戟張之桓侯正赫赫然睜其大目。

### 川戲諸葛亮．不是牛鼻子

正殿之後，又有一土垠通至後殿，此後殿卽爲諸葛亮廟貌所在。塑像與川戲諸葛亮的服飾全同，頭上戴的是俗稱「萬卷書」的無縫之冕，身上着的有飄帶的袞；與平劇之着八卦衣執鵝毛扇的牛鼻子老道迥然相異。除武侯之外，並配祀其子瞻，其孫尙。殿上懸匾額對聯甚多，工緻者亦不少；近人如馮玉祥劉豫波等皆有作品懸列。正門上係前清某親王書「名垂宇宙」四字；另有近人對聯一付：「兩表酬三顧，一對足千秋」，十字便道出了武侯一生功業。這裏本來是後殿，但是在人們的心裏，在香火興盛的差別裏，道士們「財眼」裏，早就由後殿變成了正殿。香燭多，留連的人多，叩頭如搗蒜的多，還有結緣的錢多。

這後殿之前兩空壩內，仍是高高的柏樹。殿西有一水檻，面臨荷池；池之西北兩方各有房屋一椽：西椽是餐館，北椽名爲玉皇樓；水檻則

是茶座。餐茶兩者皆經常營業；餐價較城中相等的館子高上兩三倍。玉皇樓的西頭，有一亭，名撫琴亭；上面一層，置有琴形木質物一段，道士對鄉愚詭稱爲武侯遺物。此一荷池之旁，每日皆有茶客品茗其間，夏



☞武侯祠後殿——祀諸葛亮

日尤多，若是農曆過年的十五天內，更是擁擠不通，欲得一席地，則從晨至午，從午至暮，都不易爭到補缺的機會。

## 漢帝惠陵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
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
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虛簷交鳥道。
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絶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
得士契鋒隣。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
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杜甫：謁先主廟。

在前面提到那個荷池的西側，有一屈折夾道；夾道那一盡頭，就是惠陵。惠陵者，蜀漢先主劉備的墳墓也。據志書：惠寢高七丈五尺，占地四畝餘，周以雉堞，例禁樵採。今人有作遊記者亦作如是記載，但按諸事實，今雖周以雉堞，但墓高已不及三丈，占地亦不過一畝。墳有野樹與雜草叢生，夏天蒼蔚迷亂，冬季則牛山禿禿。周圍係磚牆圍繞，正南有石碑一方，上書漢昭烈皇帝之陵，乃清代所豎。按劉備之軀體係葬在白帝城，此處乃衣冠塚，有人認此爲正寢當誤。墓前除碑而外，有瓦亭覆蓋，下有一大鐵爐。除此以外，別無他物，此乃由於香火奉享皆在殿上也，故此處極蕭條，平日遊客皆不來此，只到荷池便罷了。亭前一處空壩；西側有寧靜瓦屋一院，爲翠竹所蓋，據云係平常住戶，是必爲化公產爲私產者。從前陵前瓦亭左右尙有聯額甚多，今皆不知所在；猶記清末顧子遠一聯云：「一坯土尙巍然。問他銅雀荒台。何處是漳河疑塚。」「三足鼎今安在。對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冠儀。」聯中石麟

，更不知去向了。顧子遠的隸與山水畫，去今不過六十年，而惠陵竟大改觀矣！

玉帶化小蛇．樵夫空歡喜．

某朝某年某月某時，有姓名某某的人，他以採樵爲生，一天；在此山陵上採樵，見有一處洞府，金碧輝煌；他乃潛行入內。入內不知作了些怎樣的事，就看見兩個人在下圍棋；他一時風雅起來，揍身上前作壁上觀。那兩個人見他來看，也未問他私人的姓名，（大約是下高興了吧，）並且還請他吃酒，那酒可香美極了。臨去時，又贈他翠玉寶帶一條。結果出府一看：那府門原是大洞一個，玉帶已變成小蛇一條，嘴也被漆（酒）黏住了。據道士說，墓內本來可以進去，並且還點有長明燈，就因爲上面那件事，後來纔封閉了的。

## 附　劉上將國葬墓園

惠陵簡陋，黎庶昌莅此憑弔之時，歎爲制度儉約。此姓劉的墳墓可惜如此儉約得太過；可是它的西邊，另一姓劉的墳墓與它相比，又可惜那墳墓未免太過於不儉約。那另一姓劉的墳墓，與惠陵有一小巷相隔，這邊是土牆，那邊是磚障。土牆內是翠竹叢生，磚障內却是各色花木爭長。從武侯祠門前大路，向西去約百來步；有一岐途，此一岐途就是通劉墓的路。

流水一泓，小橋一道；水係由北而南，橋乃自西達東。橋之東有石坊一座，上有六大金字：「劉故上將墓園。」劉故上將名湘，字甫澄；大邑人。生於貧家，出身卒伍；四十年間，屢升至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陸軍二級上將。曾參與護法討袁之役，四川歷次內戰，幾靡不爲主將。蘆溝橋變起，舉國一致抗戰，七七之日，彼方與日寇駐華武官喜多少將相晤於成都；後受中樞命爲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拱衛首都；是年病死於漢口。劉氏之死，雖非死於戰時，但爲抗戰職任中我國高級將領之最先死去者，故中樞應川康軍人劉氏部屬之請，特頒國葬令，追晉陸軍一級上將。石坊上嵌花式鐵門六扇。

「永念忠勛」，「颯爽猶存」

進鐵門，爲三合土路道，路面甚寬，左右又各有較窄之路一道；小路與大路之間，爲植有紅桃綠柏之長方形花壇，長有三四十丈。小道之側，又有石桌石凳甚多。道旁：左爲苗圃，植有牡丹桂玫瑰等大小樹苗；右爲甫澄中學，學校面積佔全園二分之一，約有七十畝。路道盡頭，又有磚坊一座，有三穹；正面簷下嵌林故主席書「永念忠勛」扁額，背



⇦劉墓國葬碑亭

面簷下嵌蔣主席書「颯爽猶存」扁額。

磚坊之後，三合土路面乃分歧叉牙，又有各式花壇，中植各式花木。前去數丈，有一亭翼然，是爲國葬碑亭，中有一大石碑，刋國府褒揚令及國葬令。亭之左，有一道路通瓦屋一院，此瓦屋與全園（甫澄中學除外）一樣，是中國古宮殿式；屋爲墓園管理委員會辦公處及圖書館。

亭之後，又數丈，有劉氏戎裝銅像一軀，露立石柱上，銅像形狀，在拙藁成都勝蹟導遊中已有敍述，（原文刋本誌第十七卷春遊特輯中）頃據報載已有改塑之訊。像後數丈，又有一多角亭，亭上有豎額，名爲「表忠亭」。亭中置一大桌，四角各一大椅；一桌四椅，不知如何表忠。據說，當劉氏死後，其部屬會請川中宿彥趙堯生（熙）林山腴（思進）兩先生各爲撰神道碑一通，但趙林兩老均以年老思退爲辭，故暫時付諸缺如；惟確否不得而知。

崔巍薦馨堂・叩頭無一人

表忠亭之後，爲一寬敞之三合土廣場；廣場的東南北三方各有屋一椽。東椽就是全園房屋的精華所在，最爲崔巍，建築甚爲堅實，是爲「薦馨堂」；內面爲劉氏靈堂，中有大幅油畫像及半身塑像。此雖爲奉祀之地，但與隔隣的昭烈殿武侯殿不同：那裏是香火鼎盛，每到舊年元旦到元宵，前來求福之人，叩頭如搗蒜，前仆後繼，力氣弱小不能推擠別人者，幾乎連跪下去的機會都沒有；這裏却闃無一人，更不用說前仆後繼的叩頭了。薦馨堂的兩旁那南北兩椽房屋乃是客堂。

薦馨堂後有長方形大石一座，其下卽劉氏骸骨所在。總計全園有一百七八十畝，除甫中外，墓園部份花木尙多，頗堪一遊。

## 附　五塊石

由劉墓西去約里許，所經皆爲田野小道，一處路旁有土地廟兩座。兩廟之中，有五石重疊，大小不一，風化斑剝，現存石高約七八尺，最低下的那個石頭有一半是深陷在土中。石爲黑石，不是成都平原所產，也不是成都東面山中的，因爲那裏的石頭是紅色砂石，這大約是灌縣以



杜公祠風光

西山嵩中來的。這一帶地方因此名爲五塊石，又名雙土地。筆者曾試詢鄉人，彼等皆作神話式的回答：有的說是神仙帶來的，有的說是夜半飛來的，他們斷定時間是在清代，這或許因爲他們生在民國或淸末，又沒讀過歷史，只知道有淸代的緣故吧。但這五塊石存在於此地的年限，遠在千個從淸末到現在的年歲：據考古學家馮漢驥敎授說：這是新石器時代大石文化的遺跡，在世界上我們現在可以淸楚的看出有一環帶圍繞地球，這環帶就是由大石文化的遺蹟構成。環帶經過西歐中歐東南歐中亞由四川等地折而南洋以至南美。這些不爲新石器時代人類祖先留下的紀念物。



⇦草堂寺林園中之八角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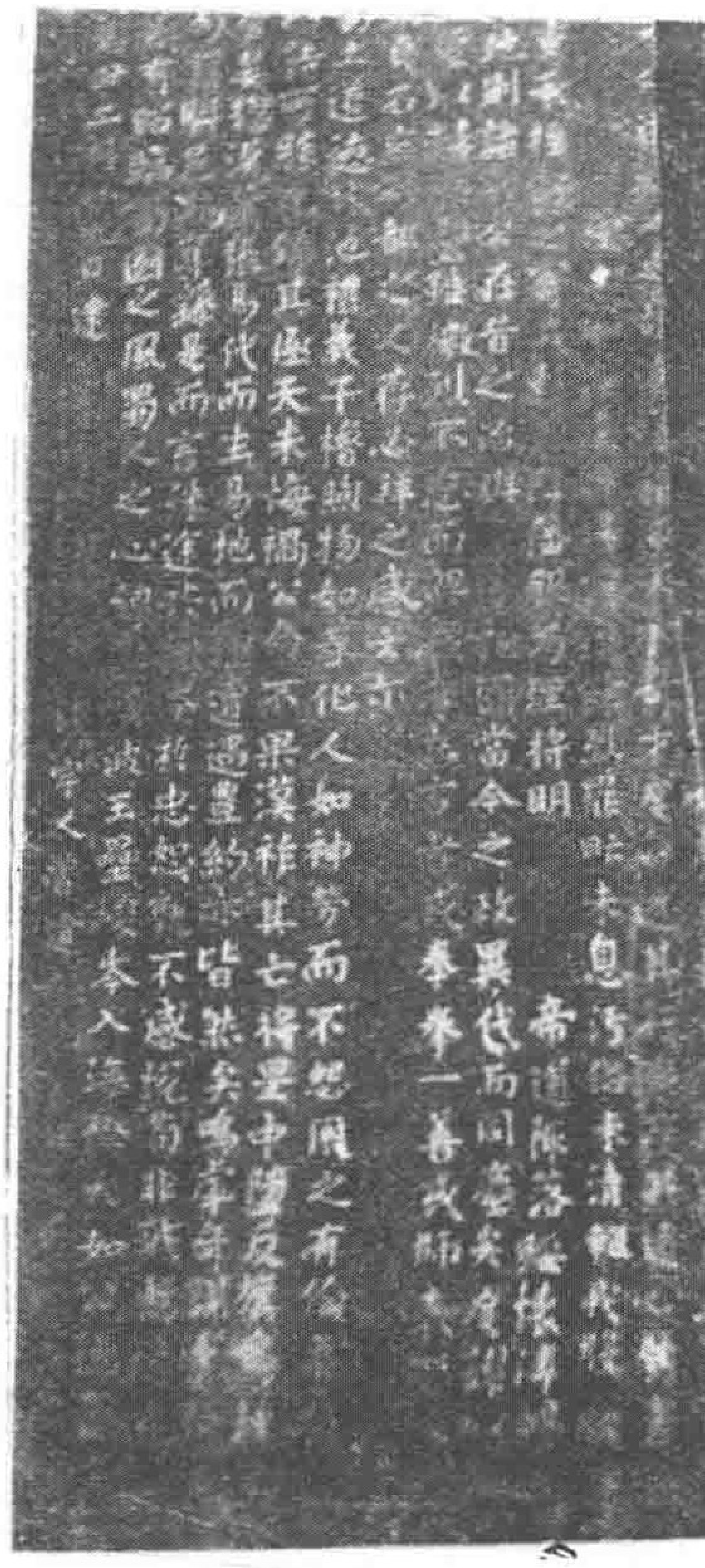
# 工部草堂

我生性放誕。雖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
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痾遣所便。
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
斷乎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
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
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
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
幽貞媿雙全。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
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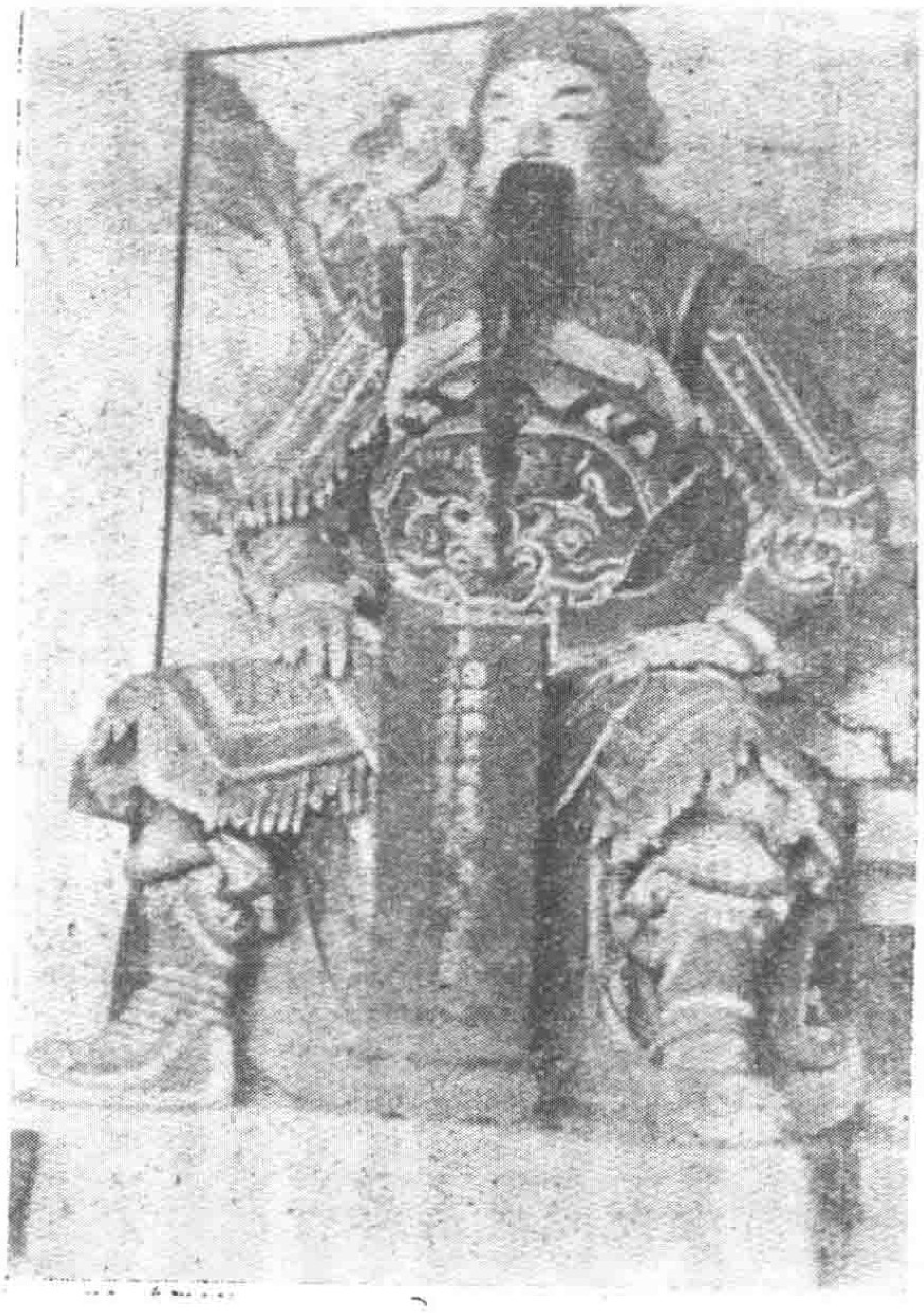
——杜甫：寄題江外草堂。

從前草堂寺杜公祠有何子貞一聯：上聯是「錦里春光公佔却」；下聯是「草堂人日我歸來」：全文皆係集杜詩而成。因爲有草堂人日我歸來之句，一般成都人幾十年或者百多年來，每到人日（農曆正月初七），便都到草堂寺來，憑弔這一位愛國詩人的遺跡，希望能遇到他果然回草堂來一趟，也好見一見他的面。十年前，在草堂未被軍事學校佔據的時候，這一天，成都的騷人詞客，還會在這裏大排筵宴，把盞傳觴作些好的壞的詩來；如今這風流已因干戈擾攘而銷歇了。

杜工部浣花草堂之名得於其附近之草堂寺，而草堂寺乃六朝以前或許是晉時所建的佛寺。以前住持是尼姑，隋文帝時改爲僧人掌管。唐代中葉加祀守土有功的成都節度使的姨太太任氏於中，因此會昌毀佛寺，纔得因以保存。（任氏夫人事見資治通鑑蜀中名勝記成都縣志諸書又拙稿成都勝蹟導遊，及錦江夕照中皆曾詳加敍述，前者見旅誌第十七卷春遊特輯，後者見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三期。）宋朝因禱雨有靈，乃賜名梵安寺以迄於現今。只是原來的寺院經過張獻忠的焚燬，到淸初纔重建。重建的廟宇爲和尙保管，至今尙未大破盪；寺側的杜公祠則是道士保



⇧武侯祠唐碑之一部份



⇧武侯祠塑像之一——馬超

管，重修若干次後仍是破敗不堪。二十年前，四川詩人趙堯生林山腴諸先生往遊，見祠屋破漏，杜子美頭戴竹笠以避雨，想是道士有意「幽默詩聖」一下，他們用詩仙李太白的「飯顆山頭遇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來開他的玩笑。趙林諸先生見此過意不去，纔醵資替他修殘補漏。修好之後不久，就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佔去；卽未開放任人遊覽。據聞一日蔣主席往遊，見杜公祠乂被毀，且汚穢滿地，大發震怒，嚴斥主管官長；不及一月，杜公祠乃煥然一新。並且於每年新春元旦及人日之間開放數日，俾衆遊覽。

今日的杜公祠緊隣於草堂寺之西巷，證之杜工部「南江遶舍東」，「舍南舍北皆春水」等詩句皆不似今地。筆者作有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一稿，可以參看。（見上期本誌）

## 黑黶黶叢林．寺門南向開

草堂寺在武侯祠的西北三四里之地，中植楠木甚多，遠望亦同武侯祠一樣，黑黶黶的一座叢林。寺門亦向南而開，入內一重兩重以至於三四重大殿及空壩兩廊皆爲軍校所佔，只有最後的大雄寶殿同方丈室可以遊覽，然各寺院大都建築一律，成都寺廟除大慈寺文殊院昭覺寺三處而外，餘皆不值申述。草堂寺也與其他寺院一樣有一林園；林園也比文昭兩廟的小得多。林園的南半截，有一座莊院，爲和尚骨灰收藏之所。院前林中有八角亭一座。外觀爲三層，實則只一層。亭中有一大蓮座，四面各有大佛一尊，四大佛之上，又有一小佛。亭壁繪小佛甚多；但繪就者只四堵，尚有四堵未施綵色。亭壁亭柱等皆未油漆，亭瓦亦只頭上一層爲琉璃瓦，可知亭並未竣工，或許是因欵絀而停修的吧。

寺中的第二與第三大殿之間，西側有一條土牆夾道，路的中段爲浣花夫人祠，祠中因駐兵，不能進去，原來此處祀奉崔寧之妾封贈冀國夫人任氏。從來爲遊客所笑的「籃室英雄」一匾仍在，可見道士之庸俗，與書作此匾之「大手筆」之不通；此匾一掛，不但化夫人爲男姓，則影響其爲人，崔寧受損，尤其餘事。

## 杜陵甚萎靡．涪翁何雄偉

夾道盡頭，就是杜公祠，原有蒼松翠柏紅梅修竹之屬，今則砍伐罄盡，一苗不存。祠另有大門一道，與草堂寺並列。門內有瓦坊一座；再進有小溪一道；石橋通入。祠簷懸有軍校敎育長萬耀煌所製匾額一：「詩史流光」；另一聯則看過忘去。舊有之匾額聯皆不知去向，惟壁間尙有刻詩，一則因不易取去，再則因非木料之可助火，故幸而免遭大難。

祠中有三龕：正中爲杜工部塑像；左爲陸放翁，右爲黃涪翁：黃像甚宏偉，杜陸兩像有萎靡之態；同遊者謂塑像不佳，不能表達兩先生之名傳千古；我則認爲塑像者必非俗手，彼必備杜陸之詩及其事蹟，他塑之作此等形狀者，必是根據他們兩人的身世，心中的殷憂，同疾病纏身久久不去，以致於死者。以上項原因看來，悲觀主義者的杜陸豈能與樂天派的山谷比胖？

## 硃筆點蛙額．硃漬入膚理

祠屋右側又有屋一椽，爲軍校官長住屋。屋之右有一池；池之南有汚水一涵，相傳爲杜公時舊物；池之北有一亭，亭北又有一土阜，登土阜可望側隣之王姓花園，人日左右，園中紅梅欲燃，比今日草堂風光美十倍。說到池爲杜公舊物，考諸杜詩，不甚可靠，前已言及子美浣花草堂恐不在此地，而杜詩中從無一句說到草堂有池。成都有一種蛙類，兩眼之間有紅漬一點：相傳爲杜公池中蛙之後裔。緣子美勤讀，每爲蛙所苦，捉其一頭，以硃筆點書其額，禁其再發聲。該蛙果從此不出一聲，硃漬亦深入膚理；此兩大奇跡，由蛙傳諸子孩，以至於現在。

前面已提及祠中松柏梅竹皆不得一苗存，易君左著錦城七日記（刋於本社旅行叢刋川康遊踪中）有一段文字，杜公祠「梅花很多，有株古梅，紅豔如畫。竹林叢生，苔蘚繡碧。最値得注意的是一株松樹，挺秀干霄，姿態奇美，應是少陵先生手植而心愛的草堂四松之一，」看了這一段描寫，再看今日的情形，不禁有隔世之感。考其所以如此巨變的原因，乃由於倭寇侵我，舉國羣起抗戰，杜公愛國家民族，所以他祠內的樹木也受了軍事訓練。不然，何以目前祠中樹木皆有「看齊」之舉。祠中今只有楠木在，其他諸種，皆不能參入其間；而楠木又皆砍伐成行列；每株樹基，各傅有土台一方，四邊嵌草苔成字有「民主統一」「還我河山」等字句。我認爲單是樹木如此尙不够，還希望國人能如此，尤其是希望軍人們能放棄一切成見，促進「民主統一」，能抵禦一切外侮，能收復昔日之一切失土，「還我河山」！



# 美國TTT隊 搜索德國的窖藏【譯】

## 鹽礦內發現了三萬多噸金塊 女人的金戒串得像香腸一樣

友琴

一九四四年九月，哈奇將軍的部隊首先推進德境時，有一批形形色色裝配奇突的人，用降落傘跟着那激浪似的攻勢，紛紛在四週跳下。他們這批人，看上去不像是傘兵，身上並不攜帶通常傘兵部隊的配備，手裏拿的不是鎗，却是一只一只小箱子，拖曳的不是破壞陣地防禦的火藥，却是一疊一疊目錄索引和書本子。

一俟雙脚着陸，他們便一些時間也不浪費，直接往特別指定的目的地跑去。正規的進攻傘兵隊，會馬上出發去破壞橋樑火藥庫和火車軌道，這批人却開始向當地的銀行工廠和公司大廈裏跑，目的是阻止這些地方的被破壞銷燬。這種部隊，美國人叫它「三T隊」。（按即「財貨搜索隊」）

「三T隊」所找尋的目標，是一件好像無辜的東西，——紙。從戰事蔓延到德境起，他們絡絡續續搜集了成噸的紙，此中包括各種卷宗，信夾，行名錄等等一切文件。對付這些文件，有的需要立刻採取行動，有的加以標記封藏後，再繼續指向其他的「特工目的物」。

很多收集起來的論據，現在還在華盛頓和倫敦被研究着，這些論據數字，倘要全部解析明白，需要好幾個月，或許要更長的時間去研究。在這裏，可以告訴讀者：在「特里埃」降陸的一批三T隊隊員，那便是歷史上規模最浩大的寶藏獵取運動的實地主角。特里埃是我們打進德國的第一個地點。

三T隊隊員們所搜尋的紙張，是上萬萬元的寶藏，和可能是第三次大戰的鑰匙。如果能把這些紙張上所獲得的情報和現在已在手頭的種種證據，加以我們盟邦從全世界各處蒐集的論據配合在一起，我們至少可以避免未來一部份戰爭的苦楚和毀滅。如果不能的話，那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三方面都確信另一次大戰一定再會發生。

### 三件大事

#### 還在繼續搜索中

目前有三件大事，還在繼續搜索中：（一）取回德國在征服他國時所掠取的財寶。（二）探求德國工廠，銀行和一切原料的眞實老板們，和足使德人從事戰爭的工藝上秘密。（三）這最後一點，也可說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納粹在國外祕密隱藏的財寶，也需發掘。例如：瑞典，瑞士等中立國，和靠不住的西班牙，阿根廷。即使美國本身，也在搜索範圍之內。

除非把這些東西找獲，拿出，政府當局相信納粹黨徒會逃過我們所設立的一切保安委員會，而供給一所「安全的逋逃藪」給他們的主要人物去躲藏的，他們並可在國外發展技術，獲得必要的資財，再來一次征服世界的嘗試，所以所謂寶藏的獵取，也便是金融財政的繳械，沒有這種繳械，軍事繳械就沒有意義了。

### 用盡詭計

#### 德人隱藏掠奪物

這種工作，對于任何其他國家，或許容易

一些，對于德國，情形便不同，好像有一位官員這樣對我說過：「這不僅是獵取寶藏，簡直是獵取舞弊和欺騙」。

祇有一樣因素是對我們有利的，德人隱藏他們的掠獲物和國內外祕密資產，異常審慎，用盡許多詭計和逃避方法去偽裝，改頭換面，和掩飾蹤跡。初次着手，如要揭穿任何事件的眞相，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另一方面，德人用掠奪時同樣巧妙，科學化，澈底的方法，居然也保存種種紀錄，這便是有利的一點。

這些紀錄有的已兆焚如，有的曾被試燬過，但大部都還保存着，因爲沒有這些紀錄，德人自己也不能達到重新取回掠藏物的目的了。這些紀錄都不是顯明易懂的檔案，要找到這些檔件，和揭穿它們的祕密，是目前而對着盟國最困難的一件工作。

## 大宗金塊

### 却在鹽礦裏發現

譬如，拿我們三T隊首先要搜尋的納粹掠獲物來說吧。我們知道納粹曾經有組織地從法國，挪威，比利時，和荷蘭等國，盡情搜括。不知道他們究竟盜竊了多少？究竟藏在何處？開始工作時，德國人無不反抗，並且拒絕合作。他們沒有自願做過任何工作，三T隊隊員完全需要自己動手去發掘。

舉一例子來說，在「茂冠斯」附近檢查銀行帳目時，附屬於十二軍的搜索隊員，發現一束鹽礦的鉅額薪津單。這些文件或許可以逃過普通一般人的注意，但其中有幾個會計員，記得在戰前曾經向這德國鹽礦投資過，而毫無得到利益，所以決定要去一觀究竟，到底那些飽領高薪的人，在礦裏做些什麼工作？結果却在那鹽礦內發現三百多噸金塊，這些金塊是納粹德國銀行的全部準備金。還有一百八十九只大箱，內裝各種掠贓，值價可在美金兩萬五千萬元以上。

## 山上寺院

### 搜獲三千萬美元

有一次，有大批皮袋運入一奧國的省銀行，由此又發現另一寶藏處。搜索者和駐奧的步兵第八十師，都知道這些皮袋是匈牙利國內裝運貴重東西的一種口袋。於是根據這條線索，由一個生長在匈牙利的美國軍曹叫哈薩的領導，隊員們進入亞爾卑斯山上的一所寺院窩藏所，那裏有七百名衛兵保護。就在這所寺院內，找到了匈牙利王家銀行的三千萬美元準備現金，和一萬三千萬美元的匈國鈔票。此外還有六大箱貴重藝術品，和廿大箱王朝珍寶。這些東西都是在一個親德的行長命令下，在蘇軍攻佔匈京前從布達佩斯脫搶運出去的。

## 結婚戒指

### 千萬隻串在一起

有時搜索的人不費吹灰之力，也會找到納粹的贓物。在德國銀行「萊根斯堡」分行檢查紙件時，史達克中尉不僅發現價值三十萬萬美元代表奧國大宗財產的外國證券，和二十萬萬美元包括巴伐利亞大部準備金的國內證券，並且還順便發覺成千累萬的結婚戒指，一顆顆都用繩索串在一起。這些戒指都是從被害的女人手上捋下來的，大抵從波蘭，希臘，德國本國搜刮而來，看上去好像鄉下人掛的香腸。銀行賬簿上註有「消毒品」的帳目，都是一箱一箱金銀錶，鐲，香煙盒，和各式珍寶的暗記。

## 窩藏地點

### 找到了五十三處

露天的草堆，垃圾桶，古老中空的大樹，都是納粹暗藏東西的地方。我們一共找到了五十三處主要窩藏地，新的發現不斷產生，所以全部發掘到的東西，總值多少，恐怕還需要好幾個月才估計得出。不過有一件事實極有意義：那便是偶然碰運氣發現的贓物，祇佔百分之五。担任搜索工作的人，都是經過訓練的專家，對於各種紀錄文件，都能分析懂得，所以一件祕密發現的期限，可能縮得很短。

找得贓物後，把它歸還原主，不單是執行公道而已，如果僅僅有一處窩藏地沒有發現，或許那正是納粹黨徒所算入的機要庫藏之一，也未可知。同樣的理由，要發現他們技術上的祕密，和國內外隱藏的資產一項工作，也便格



這是納粹寶藏地之一，「茂寇斯」煤礦內部的一瞥。納粹銀行的準備金，共重兩百多噸，都藏在這裏。圖中一大堆圓形的東西，便是包裝金塊的口袋。左面是通入礦穴的火車軌道。納粹從各國搶來的一部份贓物，價在美金兩萬五千萬元以上，也放在這裏。手持木杖的，是一個美軍三T隊隊員。

外急要了。

## 訓練工作

### 兩年多前已開始

訓練工作，在兩年多以前便開始，科學家，大學教授，銀行家，法學家，工程師，和陸軍內其他人才，及民間挑選出來的幹練人士，都經一一羅致，去担任各項特殊任務。在德國居住過，工作過，或會說德國話，懂德國文的人，不論在那處，都有儘先錄用和中選的機會。被希特勒驅逐出境的猶太難民，格外有用，他們每可供給第一流的情報。這種搜索發掘工作，開始的初期，我們那些專家便明白如非得到那些足當祕鑰的文件，一切心血都將枉費。

某一隊伍發現了一種極重要的德國式雷達偽裝法，其中包括潛水艇上和其他武器上裝置的抵禦雷達的掩蔽物，和保護器。當隊員們達到這種製造工廠時，全部廠房幾已全遭破毀，這種反雷達的計劃，已否付諸實行，或告知日方？不能確定，可是隊員們認爲這或許已經來不及應用，而戰事已告結束了。後來又有一人得到了一疊進口航運的紀錄文卷，這是很需要的一種線索。

## 在詩集中

### 發現納粹的計劃

麥克蘭登上校在一處內地小鎮裏，得到柏林商標局裏的一大堆案卷，很關重要。又有人在河床底下山頂上慕尼黑圖書館內，詩集藏本的紙頁中間，見到不少納粹所暗藏的祕密計劃，這些都是偷藏在寇區道夫農村內的東西。

## 十七分鐘

### 放射器飛越大西洋

對佔領後的工廠，實驗室等地方，經過兩千次以上的訪查後，

可以斷定下列各點：

（一）德人曾計劃一種放射器，射程可達三千哩，預備在十七分鐘內飛越大西洋，假定是用在商業上面的。

（二）計劃一種比任何氣質的殺力更利害的毒氣。

（三）已完成一種高度發展的火箭投擲機，和火箭式飛機的起飛方法。遠比我們高明的飛機，和更强力的對英V字號飛彈，已經達到最後成功階段。還有許多祕密武器，炮彈瞄準法，通訊機件，和冷氣柴油引擎的計劃，也已成功。

（四）比我們最大艦船還要大的海軍艦艇，已完成構造計劃。還有獨人駕駛，速率無比的潛水艇製造方案。

（五）從煤的成份內提製牛油，飲料，酒精，飛機油，肥皂，和汽油。人造火油的技術，大有進步，從劣等木漿裏，可以提製高等的硝酸賽珞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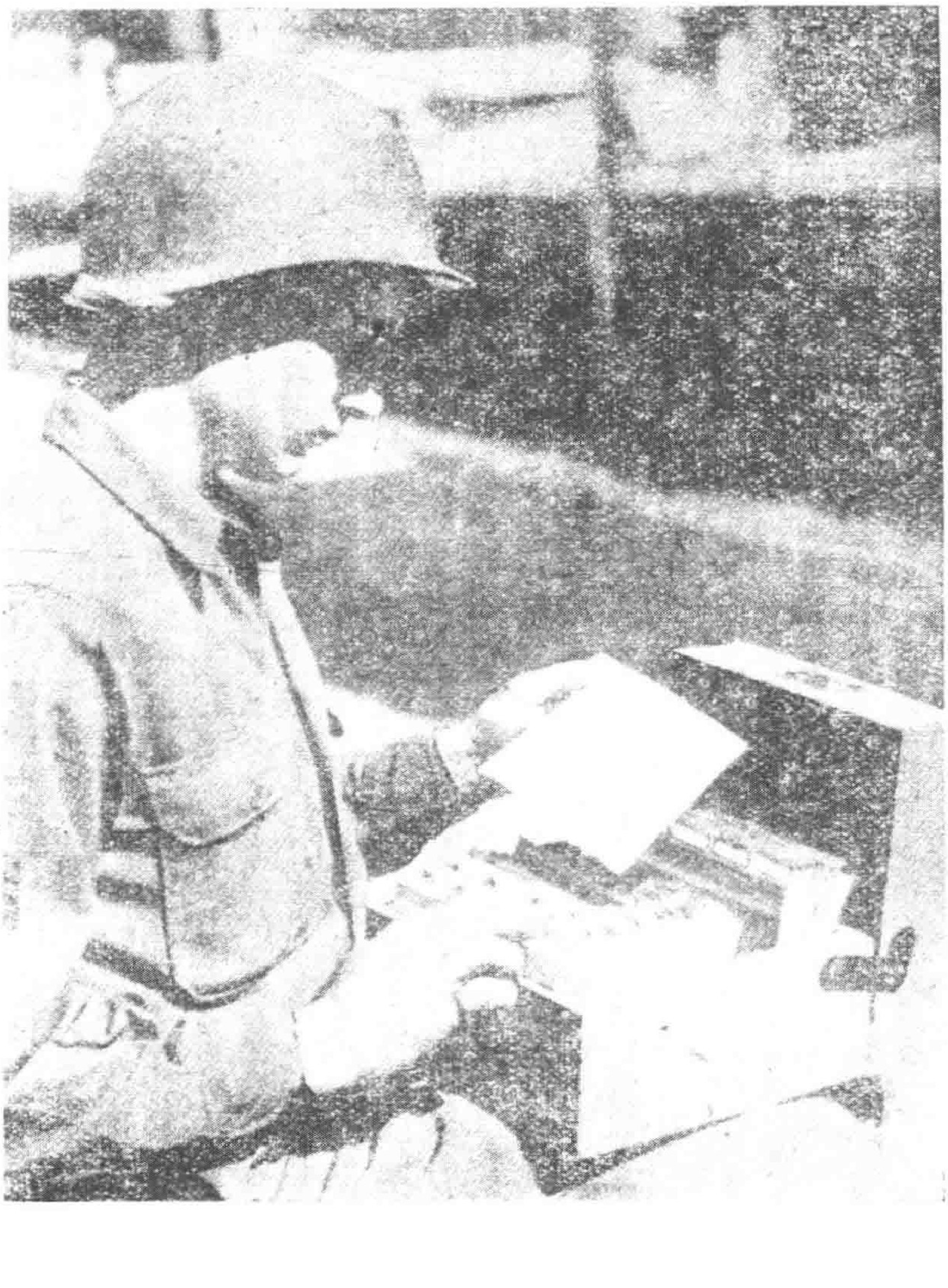
## 堅持戰爭
### 搜獲得主要機構

最後需要完成的任務，也就是三T隊隊員第三件工作，便是找出納粹德國國內外資產的眞實主人的紀錄案卷。弗蘭克福的「法本」化學工業廠，是納粹堅持戰爭的主要機構，所以我們的炮火沒有把它轟燬，唯一的目的是要得到它的紀錄文件。畢爾斯勃萊上校在它的六層巨廈內竟發現總重七噸的大批文件。

有一個德國職員情願幫助我們工作，他祇要求准許把他一盒私人的銀器拿回家去，我們當然答應。後來往他家裏抄查時，在餐室刀叉下面清楚地藏着我們所渴求的第一號重要課目：國外分公司的資產目錄。

## 紫蘭花下
### 掘獲託辣斯契據

另有一件事很有趣：當我們盤問一個「法



⇦這是在德國邊境「特里埃」上空跳下來的三T隊跳傘隊員，他膝上放的便是放置索引目錄和各種紙卡的小木箱。

本」廠的經理時，他突然對他的花園表示異常興趣。結果在紫羅蘭花下埋藏的行李箱內，掘獲大批國際托辣斯的契據。上述兩件案子，實在電影小說化，不易令人置信，所以有人說：「德國人一定沒有看過這種類似的小說電影，否則他們一定想到越明顯的地方，越不易受人注意」。

史都卡的「鮑許」廠是我們另一需要發掘的主要場所。「鮑許」這名字，和美國的「鮑許」名稱相同。戰事初起時，美國人就起疑心，當時在美國被充公的軸心國財產，共有四五三，九〇八，〇〇〇美元之多。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屬於德國，百分之廿四屬於日本，百分之六屬於義大利，其餘屬於匈、羅、保等三國。

## 「藏身處」

### 是防空室的意思

政府方面知道一旦戰事終止，德國人用盡種種掩躲方法，到底又會重握一切於掌中。上次大戰以後情形，便是如此。史都卡地方鮑許廠的人員，外表上同法本廠的一樣和氣，單不肯說出國外交易和經營的底細紀錄。他們往往都說：「一切都遺失被毀了。」領導鮑許廠搜索隊的海防隊中尉艾德爾門，幾乎要放棄工作，那時忽在一張未經整編上寫「藏身處」的紙上，找到了線索。人們說，這是防空室的意思，可是他想決不如此簡單，當即派了一隊人馬，按照紙上所描寫的「藏身處」去搜索，並且開始對厚達十八英寸的石牆裏開掘進去，此中搜得大批文件，證明「鮑許」的老板，至今還是國內外各地分公司廠的唯一眞主人，所謂分裂出售的事，完全是僞裝。



三T隊在各地搜集了成千累萬重以噸計的檔案紀錄文件，這裏不過顯示它的一角而已。

## 剩餘資產

### 都僞裝到國外去

要找出德國藏在國外的財產非檢查過成千累萬的銀行公司的文件，股票，證劵債券，和押契，實難成功。事實上，在德國國內找出的東西，差不多都沒有眞確的意義可言，德國的工業家，在國內也改頭換面，這大概是要逃避賦稅的緣故，或許是他們大多明白「這次戰事」是輸定了的緣故。

三T隊隊員查悉一九四四年八月間，德國「梅塞許密特」「克虜伯」「萊因梅德爾」「伏克司代干」等公司工業界巨子，曾經集會，議決和外國公司或個人，成立祕密契約聯繫，並須避免引起外界疑心，把剩餘的資產，放在國外，以便戰敗後再可建設起一個强大的德國。

一九四五年九月裏，又發現在「法本」廠文件內有藍本乙件，上面指出如何僞裝國外分組織和資產？並如何在戰時逃過不少次注意等等事實。上述兩節所發現的情形，都還不够，我們必須要找出它的詳盡細賬，主管公司，商標登記，一切財產和購買事實。一次又一次，種種搜索便把我們引到了瑞士中立國。瑞士是德國視爲分支的一脈，等於她的太平門。因爲瑞士和德國很近，全球貿易界都有來往，所以德國人的產業，在那裏可用各式各樣的戶名方法去入賬，把戶頭過來過去，終使一個搜索者會感到糊塗。

我們還獲悉德國人禁止普通的資金回國，這是强迫將資金存在外國的一種方法。他們在中立國內傾銷所得的錢，也就此存在那裏，不帶回國。有時投資拉中立國的企業，希望中立國家會保護這些投資，並且購置地產，以防封鎖。

在戰時，對於德國的祕密經營事實，瑞士拒不供給一些情報，理由是瑞士是一個中立國。一九四五年兩月裏，故總統羅斯福派遣一個生長於加拿大的財政顧問叫珂里的到瑞京去訪問。一九四四年布里敦森林會議時，盟國曾宣稱德國已把資金轉入中立國，當時便籲請中立國家採取措施，切勿收藏這種納粹的逃避資金，然頗少成就。但結果瑞士國終被珂里說服，珂里說，他們已不成爲歐洲的銀行家，他們已變成「歷史上一批最大的流氓的遮身籬笆了。」

此後，瑞士便通過法案，凍結了一切德國的資產，以防逃避，並答應公開一切納粹所存入的暗賬。我們在納粹另一後門萊區登斯坦邦內，也得到了同樣的成果。

## 中立國家

### 也查出鉅大數字

種種證據，加上三T隊所搜得的文卷，我們便在瑞士國內染指於兩百十四家廠家，計共資產三萬萬美元，阿根廷國內兩萬萬元，其他南美各國所查得的資產，也有兩萬五千萬元，萊區登斯坦兩萬多萬元。西班牙國內查出乙百十二家，共有資產兩萬萬元，瑞典國內兩百卅三家，七千八百萬元，葡萄牙五十八家，兩千七百萬元，土耳其卅五家，三千萬元，聯合王國內廠家公司數目沒有披露，但也值到七千萬元。綜合上述之數，已經查出值價美金一，九七五，一〇〇，〇〇〇元的納粹資產，這種估計數字，目下還在不斷增長中。

## 完成任務

### 非追本窮源不可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金管理局主任史密特說：納粹所藏過的紀錄，可能完全搜查出來，可是他和其餘的工作人員一致同意說：非追本窮源，任務不能目爲完成。

在處理萬萬的數目時，百萬的數字眞不能算一會事。祇須漏網一部份，德國人就可用作滿佈全球的宣傳工作的基金，可使德國的科學家留在國內外繼續研究原子彈等祕密武器，並且像一九一七年以後一樣，重振他們的工業，再來一次侵略。波茨坦會議決定盟國管制委員會應「實施管制權，和處置德國投資在國外，現在還沒有處在聯合國控制之下的一切財產。」此事如何處理？如何賠償？和還有多少可以安然還給德國？都留待將來解決。

## 許多禍根

### 還在德國人手中

目前問題已經發生枝節，軸心國伸展在阿根廷國內的一百另八處禍芽，（僞裝的公司廠家），祇拔去了四處，其餘都還在德國人手中。西班牙和瑞典那裏，一些也沒有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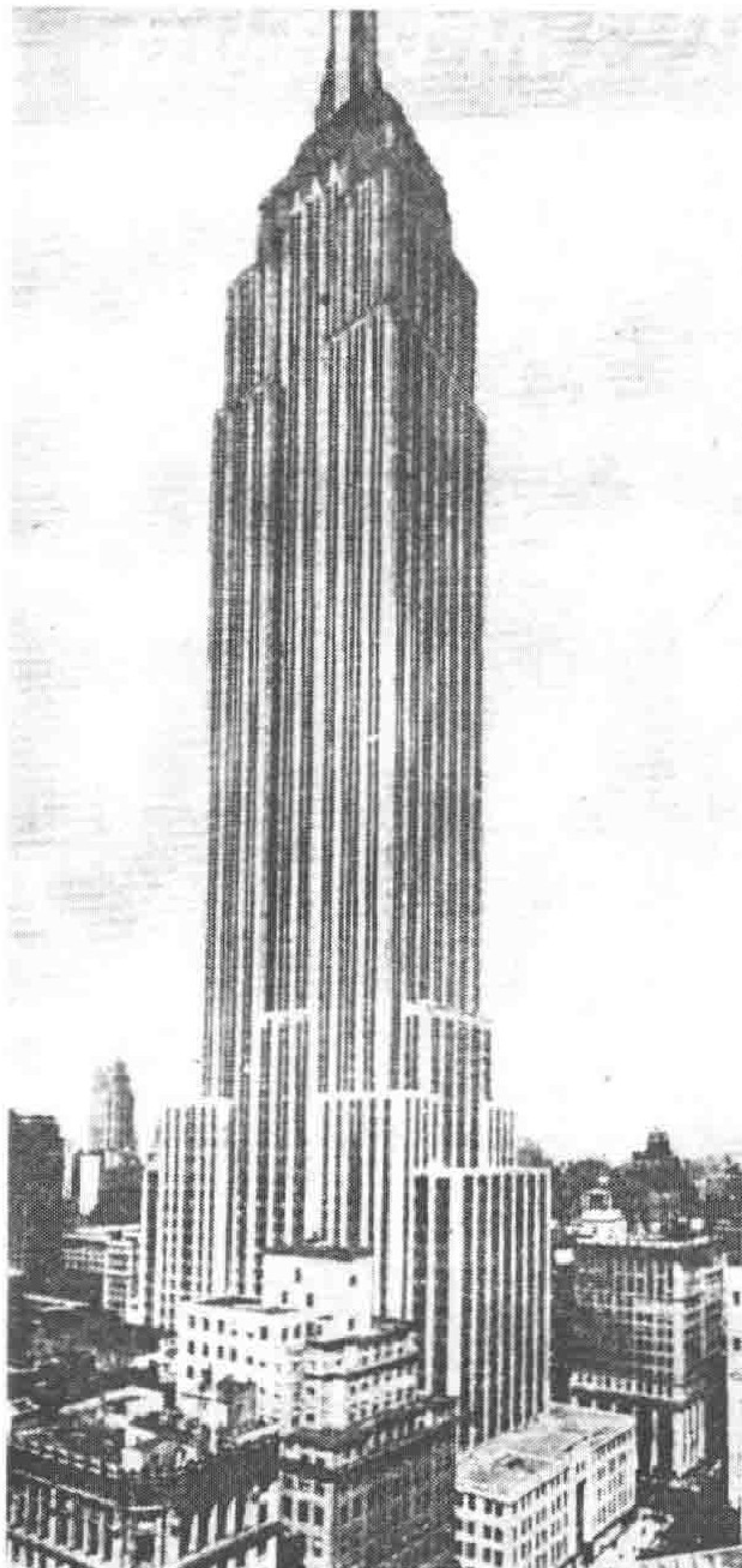
我們查出有不少納粹黨徒，至今還控制着德國本身的重要工業。這金融財政的解械問題雖很迫切重要，但各盟國間始終還沒有舉行過有關此事的會議。

參加寶藏獵取的人們，都深信他們一定可以完成這種艱巨任務，可是他們都說：除非隨後便採取行動，納粹可能利用逃避的資產，重整他們的旗鼓，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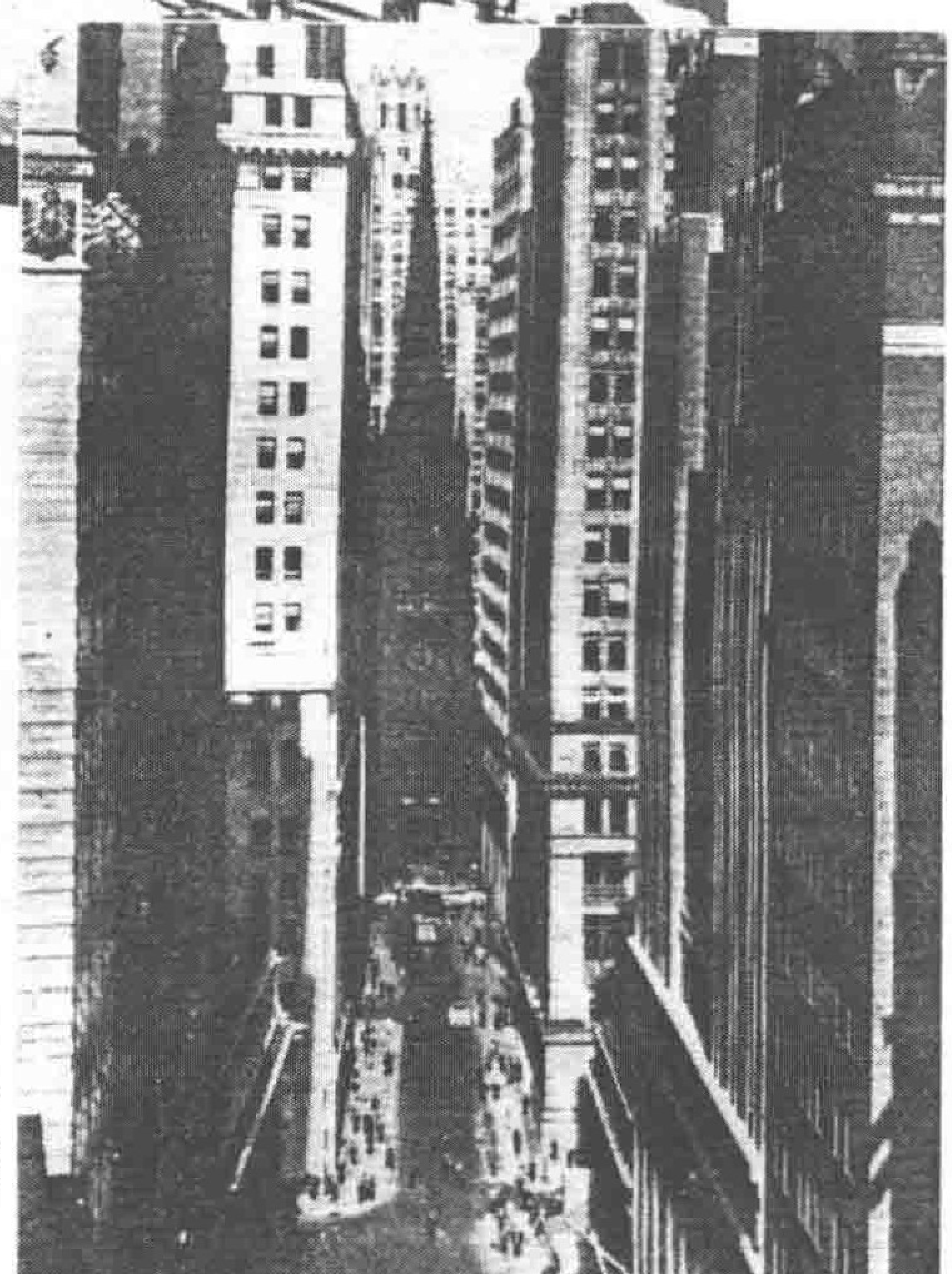
# 天空的纽约



⇦雄踞赫德遜河上二百五十呎之華盛頓大橋



⇦帝國大廈高達一二五〇呎頂端有飛船繫留柱。



⇧全美金融樞紐之華爾街中爲古三一教堂



紐約醫院與康乃爾大學醫學院佔地十英畝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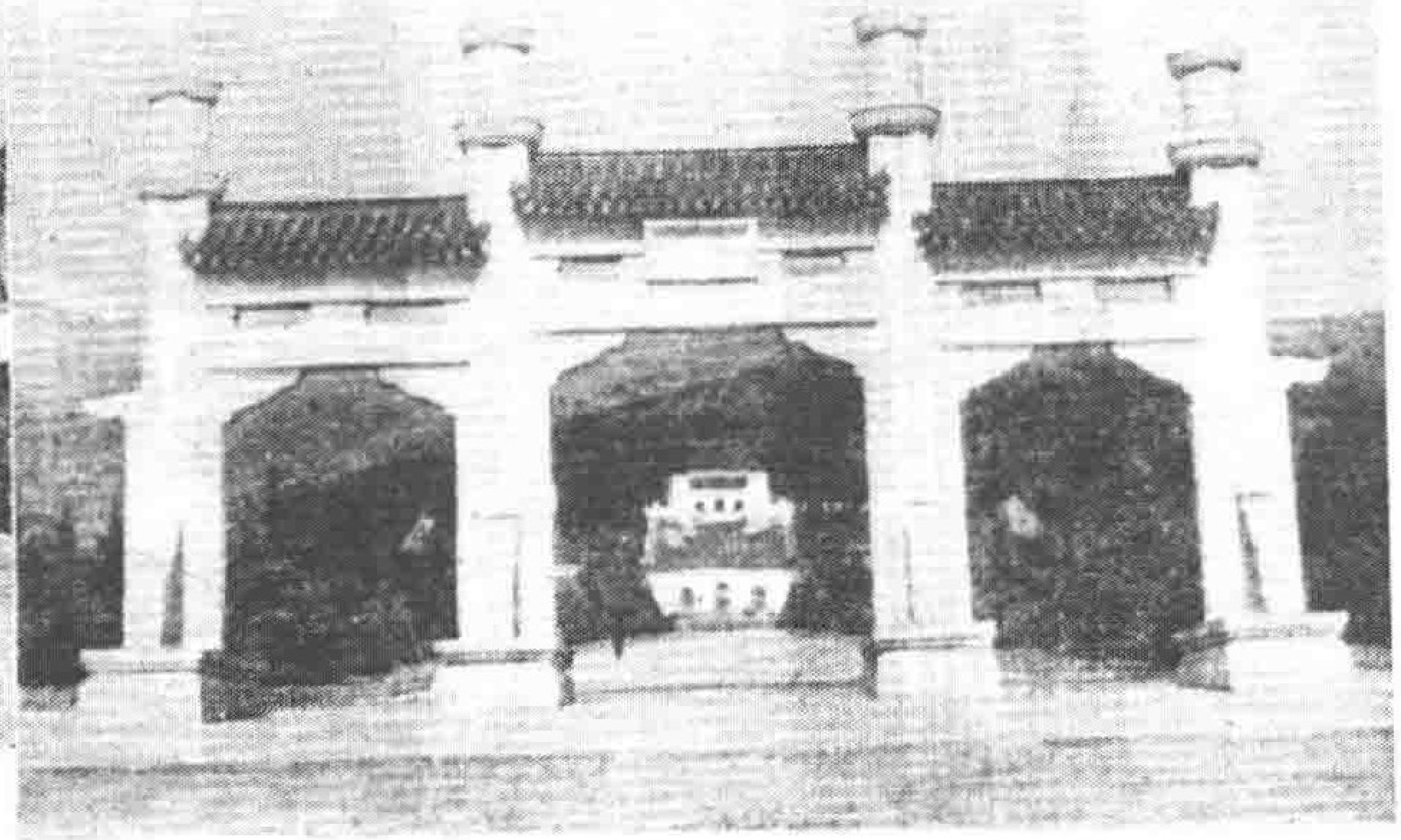



⇧闊區之私人飛機升降場居住遠郊者每晨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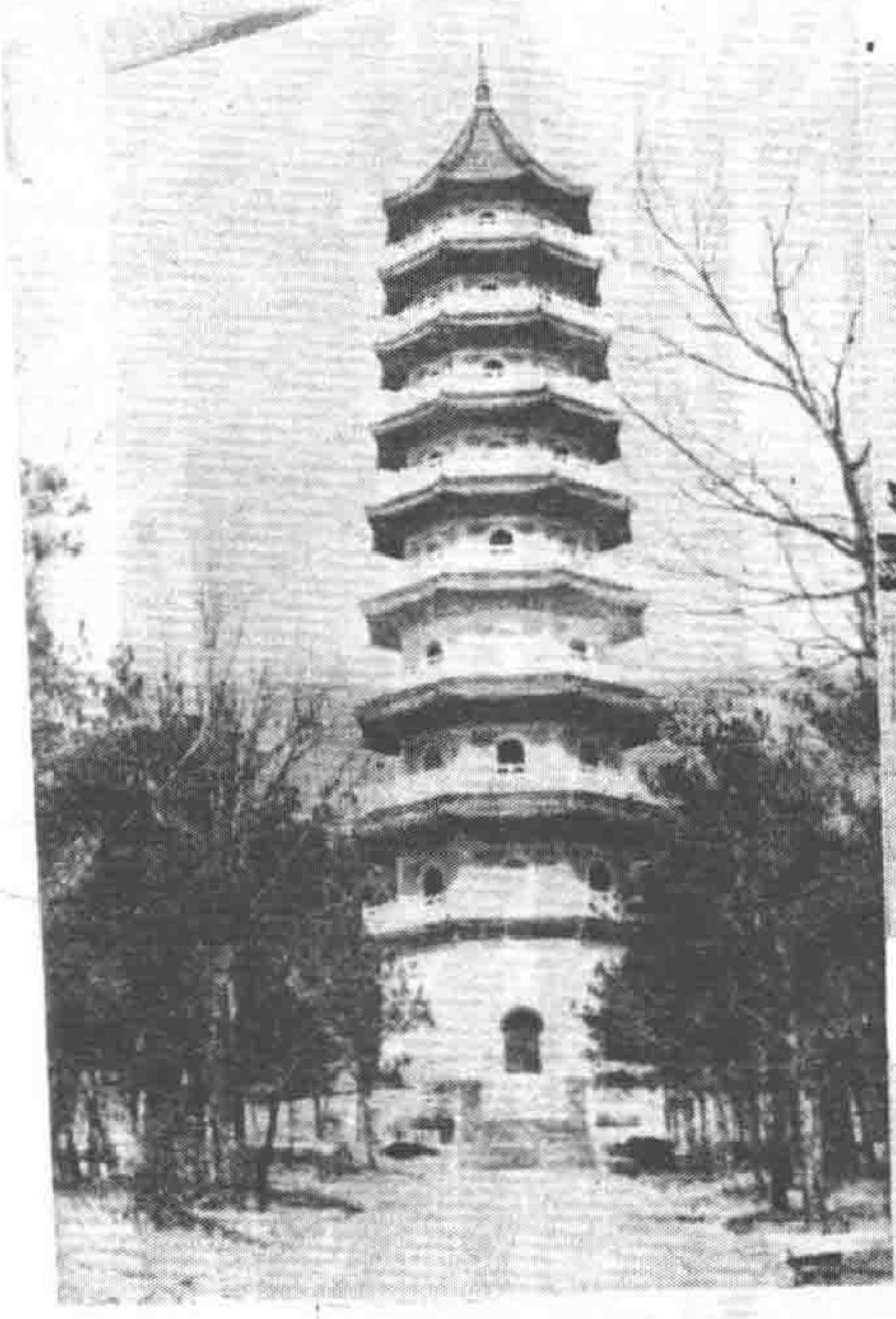
# 首都環游攝影



史蹟陳列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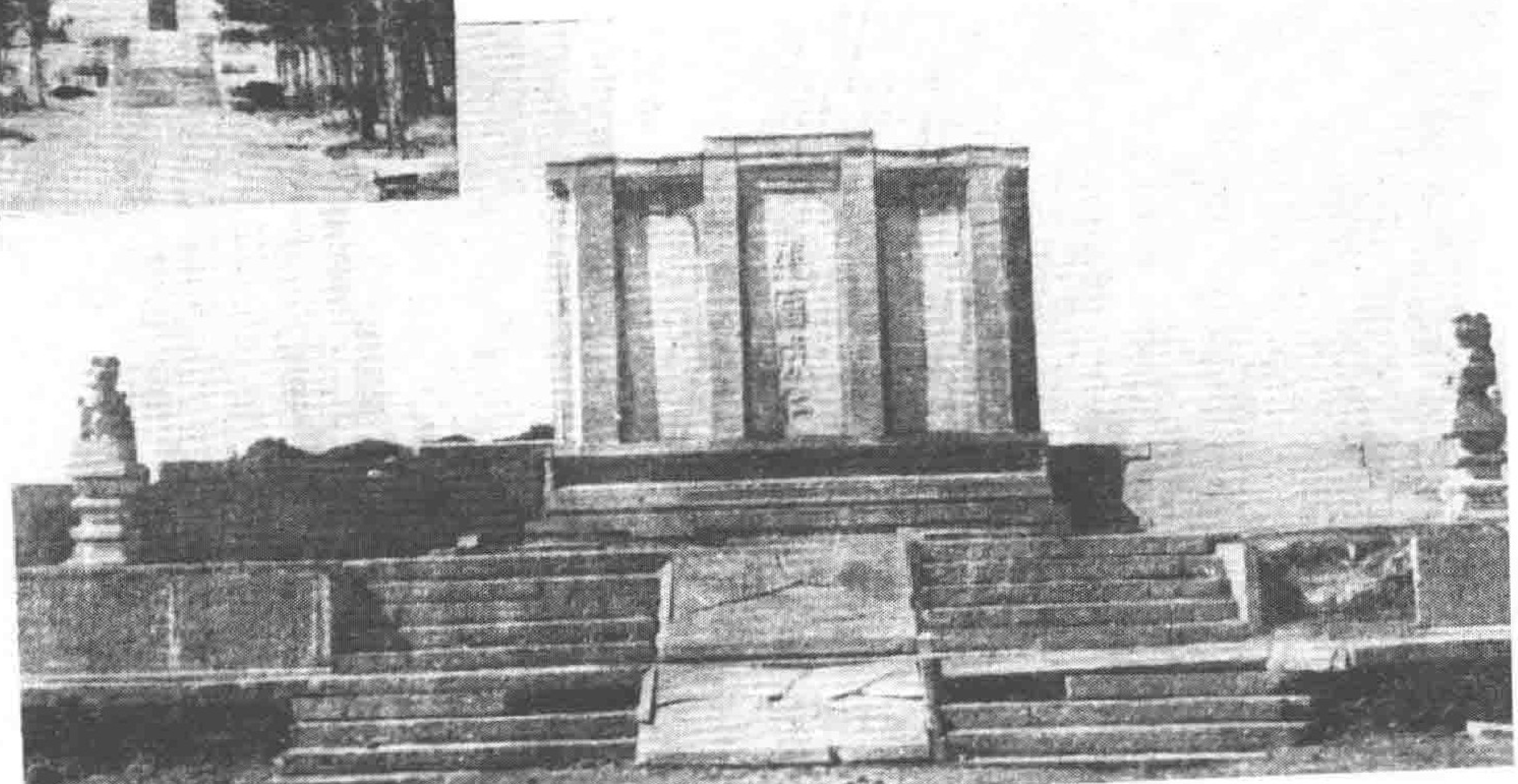
⇧中山陵全景



⇧國民革命陣亡將士紀念塔



⇧朝天宮之櫺星門



⇧莫愁湖畔之粵軍建國烈



⇨朱雀路之中國旅行社


⇧中國旅行社創辦之首都飯店整理後煥然一新


⇧莫愁湖勝棋樓依然無恙


⇧棲霞寺旁之舍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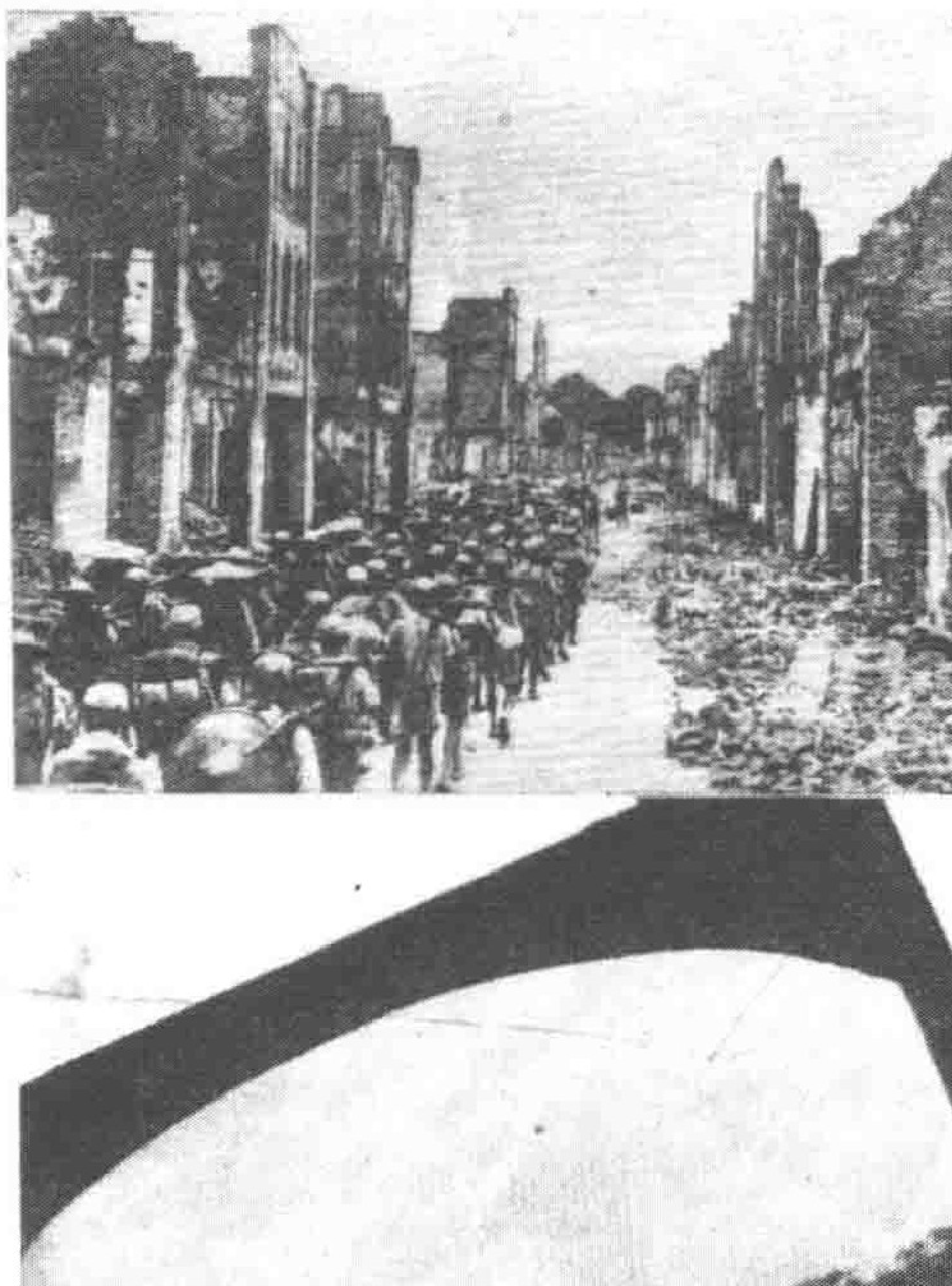

⇧屹立江頭之燕子磯


⇦波光蕩漾之玄武湖

# 劫後桂林



⇨桂林市郊住宅悉遭炮火毀壞不堪入目



⇨劫後之桂東路昔日繁華目前則一片瓦礫



⇨桂林北郊為日敵陷城之孔道曾經過巨大破壞



⇨敵軍潰敗後賓陽附近思隴村日軍司令部之遺



⇨日軍自南寧東撤柳州時沿途破壞甚重

「故園東望路漫漫」

# 踏着戰跡歸來

潘泰封

從廿九年夏第一次到重慶，前後二次長住，足足有三年半；這是一個漫長的歲月，如果不爲了敵人的侵略戰爭，像重慶這麼一個霧氣重重而且崎嶇高下得令人憎憾的山城，誰願意住上這麼久呢？而今勝利已降臨在我們身上，成千成萬的下江人，都在盼望着早日同到別離了數載的江南故鄉。我呢，自然也不能例外，從十月中旬，就一直在計劃怎樣還鄉問題，可是，交通工具限制了我們，而社會上種種畸形狀態，也使我望舟機而興嘆，於是一拖月餘，才在另闢蹊徑的决心下，踏上征途。

作者識

## 條條路通上海

我的目的地是上海，由重慶到上海，最便捷的自然是飛機，早上在重慶吃了早點，晚飯便可在上海吃晚飯了，隔夜在做着重遊上海的夢，第二夜，夢境便擺在目前成爲現實了。其次是輪船，說得長一些吧，花上半個月的時期，總也可以直抵黃浦之濱了。歸心如箭的下江人，在開首進行還鄉計劃時，第一步，自然是先扣航空之門，拍照片，塡登記申請書，找保人，然後僕僕於珊瑚壩上，等到特檢處批准了，接着便和航檢所辦理搭機事宜，這是一道最不容易越過的關口，每星期的民航額子，只有二十餘人，而已經批准的在十一月中旬便已有三千多，航檢所的所長爲了不勝各方請託之煩，總是躲着不見客，旅客們乘興而來，敗興而去，這去怪誰呢？只怪我們的國家，被抗戰抗窮了，以至於民航飛機如此之少！搭機不成，不得已求其次，一條輪船總得載上數百乃至一二千人，它的機會自然要比飛機多些，於是按照國家規定的辦法，在主管機關登上了自己的名字，猶恐不能捷足先登，再上輪船公司去託熟朋友去登記好，如此一來，以爲只要耐心些總會輪到自己身上，遇到和上海親友通信時，不免憑着自己的臆測，告訴他們至遲甚麼時候可以上船，甚至甚麼時候可以會面，啊！這也錯了，輪船開出去的固然每週都有，然而你不去跑，不去鑽，怎麼會隨隨便便地給你上船呢！

「欲速則不達」，素來這句成語只是作爲形容辭用的，而今要想快走的眞的「不達」了，形容辭竟變成了紀實之句，你不見風轉舵，怕到明年春天，還不是「故園東望路漫漫」，於是展開地圖，且丟開長江，專從劃着紅線的公路去找，有了，從重慶延伸出去的紅線，到寶雞的也有，到長沙的也有，甚至到衡陽的也顯明的劃在五色繽紛的地圖上面，寶雞，長沙，衡陽，不多有鐵路通着號稱九省都市的漢口嗎？一到漢口，江也寬了，輪船的載重量也增大了，似乎重慶所遇到困難，不難迎刃而解！

條條路通上海，捷徑旣踏不上，於是乃取紆迴戰略。

我所採的紆迴路線：是由重慶搭渝衡直達客車至衡陽，轉粵漢路火車到漢口，再乘輪船到南京，坐京滬火車返上海。全程公路一三七一公里，鐵路八五九公里，水路七一一公里，合共二九四一公里，如此長途，如果一路不停留的話，則十七天便可完畢旅程，所以我給上海友人的

價上，總是說十二月中旬便可到滬聚首，誰知一走便是三十九天，雖然有些地方是我自已有意停留，以便觀光戰後的情形，但等船等車的困難，無可諱言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 復員專車

重慶到衡陽的公路，屬於西南公路局範圍，這條漫漫的長蛇，貫穿着川黔湘三省，在戰時，重慶到貴陽一段的客車是經常有的，貴陽以東，則只至晃縣爲止，而且壹星期只有一班。勝利以後，西南公路管理局爲加强疏散起見，先試辦筑衡直達車，迨十一月下旬，又開辦渝衡直達車，原來的用意，只是便利寄居在四川一帶的湘贛人士，不料因爲重慶搭船的困難，在我們同隊的壹百五十名旅客之中，到京滬一帶去的，却佔了十分之六七，直正以湖南爲目的地的，只佔十之二三。

在交通工具中，汽車的運輸量是小弟弟，但在這次神聖的抗戰中，小弟弟却盡了他的最大責任，無論是客運和貨運。抗戰勝利後，一般人總以爲汽車的地位從此要減色了，但是天曉得，走公路離開四川的人，竟不比坐他的大哥輪船和飛機的人少，我是坐汽車來的，結果仍舊借重它而去，我沒有別的感想，只覺得西南公路管理局對於抗建復員的大業，的確盡了她最大的貢獻！

坐過西南公路局客車的，都能道出其優劣點，優點是車子開得穩，沿途有救濟和食宿設備，對於安全一點，可達百分之九十五的保險率。劣點是車輛舊，走得慢，時常要拋錨，前者是人爲的努力，後者是環境所造成，所以一般的輿論，總是保持着很好的口碑。這次開辦復員車輛，用的是美國一九四五年出品的十輪大卡車，燒的是酒精，容量大，行車速，而且每五輛編成一隊，每隊有一車長，帶着熟練的銅匠，充足的零件，沿途任何一車的機件發生了障礙，整隊車輛都得停下來，讓銅匠去修理好了，再一同啓駛，這一種同甘同苦的精神，造成了整個車隊的安全性，而一路上融融洩洩的空氣，雖在羣山萬壑中停了下來，也不覺得托跡荒山的寂寞，長途旅行，這的確是最好的辦法。

這種復員車輛，路局稱之爲「代客車」，高高的車身上，沒有座位，行李放在車廂的地板上，人坐在行李上，這是一種臨時辦法，在臨時局面採取臨時辦法，原屬無可非議。何況在內地住慣走慣的人，物質的慾望本來已降得很低，只要有車給你坐，沿途有吃有住，就已心滿意足了。

因爲是復員專車，所以票價特別低廉，全程一三七一公里，只收壹萬二千三百三十九元，每公里合九元正，據說路局行車的成本，每座公里要合到七十元餘，這六十餘元的差額，硬是由局方貼補。這幾個月來，西南公路局的虧蝕數，已達國幣數萬萬元，記者屬稿時，票價雖已加到每公里四十五元，但是開支也比例的增加，當然仍要國庫來貼補。這種政策，大約仍將維持下去，就復員方面來講，當然是值得的。

在重慶，買輪船票有黑市，到上海，有黃牛黨活動，把火車票攪得也不大清白，凡是便宜的東西，莠民們總不會讓它眞的便宜，說來眞是痛心！講到防止黑市的努力，雖然可以牽涉到各方面，然而主管機關的清廉和認眞，自然是最主要的先決條件。代客車收價既廉，速率又高，然而黑票的情形，却很少聽到，這次我們一行壹百五十人中，個個都是車站上買的票，只有在貴陽開車的時候，忽然發現一位旅客的車票，是以五萬元的黑價在旁的客人手中轉買得來的，這消息一被查票員聽見，那旅客就立刻被驅下了車，後來聽說貴陽站當天就打電報給海棠溪車站澈查。在這方面也可看出他們辦事的迅速而認眞！

一卡車一卡車的旅客，每天從西南公路的車站上開出去，其中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緊緊地擠成一團，灰塵吹得他們的頭髮衣服都變了顏色，全身好像泥人樣子，這在上海人看來，簡直像裝運牲畜的車子。然而，這正是內地生活的活代表，這一羣泥人的心裏，都是被抗戰的創痕刻劃過的，這樣的車子，這樣的路，誰給我們安排的？我們是復員了，但是這裏所走的坐的，都是抗戰之遺跡啊！

## 踏上征途

五五一二六八

陽曆十一月的天氣，在江南正是秋盡冬來，草木凋零，一片肅殺氣象，但在重慶，一連幾天的晴好日子，氣候溫和，暖洋洋地宛如春天一般。在我們啓程的前一天，從山城渡江到海棠溪，身上穿了呢質中山裝，爬了幾十級的石坡，竟出了一身大汗，晚上和同行的佘君，徒步江干，望着對岸一山燈火，雖然不免撩起一些別緒，然而江水悠悠東去，想着東去盡頭，有我們渴望着多年的故鄉，離都前夕，卽是還鄉的開頭？於是鄉思驅退了離愁，彼此的心情，一如白日的氣候，熱烈，輕鬆而愉快起來。

十一月廿六日是這次長征的第一天，上車之前，先由車站司役在車廂內把行李整好，然後由站員按車票號碼先後的引導旅客上車，這原是簡單有效的維持秩序辦法，可惜只有海棠溪如此，其他各站，對於旅客上車，都是採取「放任政策」，旅客們爲了要搶好位置，都是天沒亮就到車站，車門一開，就各憑氣力，一擁而上，因爲代客車的行李須旅客自已照顧安排，帶着行李上車，既很困難，何况是在各不相讓的狀態下。於是一陣騷亂，爭吵傾軋之聲鬧成一片，小孩子看得不耐，也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如是者四天，直到馬場坪以後，才採取民主方式，由旅客們實行「車座協商」，把各人的位置規定好，上車之前，先由幾位年富力强的上去把行李安好就緒，然後順次上車，這麼一來，不但車中的秩序改善了，連車中的空氣，也變得融融洩洩的一團和氣，以後遇到其他的事故，也都彼此協商解決，譬如貴陽開出的一輛車，是沒有油布蓬的敞車，那時適值雨後，天空飄着雪珠，地上的泥漿，又不絕地濺上車來，旅客們都狼狽萬分，於是到馬場坪後由全車旅客醵資雇了木匠，在車身上裝了木架，向站中領一塊布蓬張了起來，而風塵雨雪的侵襲，也遂有恃無恐了。「協商」的確是好辦法，能够協商，彼此有利，如應用到政治上去，自必全民蒙庥！

重慶到貴陽走三天，這綿長四百八十八公里的長蛇，沿途情形，還是從前的老樣子，只不過烏江的車站和招待所已搬到距離烏江站七公里的養龍，這是一個百來戶的小市鎭，招待所在車站後面有四座磚房，分開矗立。因爲是剛搬來，一切尙在陸續改善。距離養龍數公里處，新近增闢一條通溫泉公園的公路，這個公園是楊主席到任後新葺的，他曾經有一篇狀述溫泉的專文，刋在第十九卷十二號旅行雜誌上。

然而在這條路疾馳的車輛，却和二年以前大不相同了。那時候，史迪威公路還沒有打通，後方在過着最艱苦的日子，所有的汽車，都是六七年以前的舊物，老態龍鍾，披着一副破破爛爛的軀殼，汽油吃不起，只靠着一座笨重木炭爐，「咕」「咕」地在公路上作牛步式的爬行。現在呢，美國盟友送給我們的十輪大卡車，一過便是幾十輛，龐大的車身裏面，滿載着物資，一陣陣地風馳電掣，和昔日比較，眞有些苦盡甘來之感！

## 橫貫黔東

經過貴陽，旅客們都希望休息一天，但沒有達到目的，廿八日仍繼續南行。照規定的行程，六天便可到達衡陽，依我們這隊車輛的行車速率，也並非不能達到這個標準，但其時青年軍二〇七師，適由昆明調到長沙，三百餘輛的大車隊，在經過寶慶資水渡口時，因爲渡輪過少，走了三天才把南岸壅積的車輛渡完，我們一隊車到得遲，所以僅僅等一天，這是莫可奈何的，而整個行程，也就比預定行程遲到一日，這較前些時期從貴陽到重慶要走六七天，高明得多了。

貴陽到馬場坪的壹百十五公里，公路改善了不少，狹路加寬了，急灣的裁直了，陡坡改道了，橋樑改建的也很多，這是去年春天美陸軍工程隊協助我們修建的成績，對於廣西的反攻，曾有着很顯著的貢獻。

這一帶的氣候特別冷，起初從貴陽開出，天空還飄雪珠，在馬場坪下車時，全身凍得發抖，朋友們來接，兩齒打戰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樣直到黔湘之交，才漸漸轉暖，至邵陽衡陽，身上穿的厚大衣，又褪下來了。

在湘西大戰以前，馬場坪以東的公路，本來已經荒涼不堪，現在又復甦了，東去的車輛，卽以青年軍二〇七師而言，卽達二三百輛，而西

來的車輛，則多是滿載棉花的商車，軍民東去，物資西來，這是今日西南公路運輸的輪廓。由於這樣的發展，沿途車站附近的飯店旅館又風起雲湧的開了起來，當然，這種臨時而又以營利爲目的的商店，總是十分簡陋而不合衛生的，於是西南公路局便委託中國旅行社在沿線辦起招待所來，這次經過時，馬場坪和黃平二地已經開幕，其他在籌備中的有晃縣、安江和衡陽等處。旅客們在昨晚吃够了原始旅店的苦頭以後，第二天停車後，第一句總是打聽這裏有沒有中國旅行社，有則色喜，沒有則不免有些惶惶然了。

黔東湘西的公路，都是建築在羣山之中，馬場坪到楡樹灣的一段，是昔日西南公路的東線，沿公路一帶，地瘠民貧，因而治安方面，也就成了問題。吾們在馬場坪出發時，卽聽當地人講，在不久以前，在黃平過去鵝翅膀地方，發生刼車案件，被刼的是到湖南去收買烟葉的商人，非但所帶的現欵數千萬元，全數丟了，而且有二個商人，連性命都送掉。「鵝翅膀」這名辭，於是在旅客的心目中，都引起一陣戒心。我們是十二月一日的黑夜裏經過這個號稱黔東一險的鵝翅膀的，所以黑夜過此的原因，是因爲在一小時以前車子拋了錨，等待修好續進，黑色的夜幕已垂了下來。經過時，全車的旅客，都屛息以待，山中偶然起了些聲息，就面面相覷，生恐斜刺裏閃出幾條綠林好漢，但僥天之倖，我們一隊五輛都平安的通過了，到鎭遠甜宿，大家在額手稱慶，一位打商車上下來的客人却冷冷的說：「在你們經過以前一小時，一輛商車早替你們開過路了，司機送了命，旅客刼去七百萬元。」陡然的毛髮悚然，假使我們的車子不拋錨呢？啊！不能想了！

土匪多的原因，是農村經濟枯竭的反映。有人說：幹這沒本錢生意的大半都是苗人。原來黔東一帶，苗漢雜處，研究民族學的，都能道出黔東苗胞的種類。但說他們比漢人貧窮嗎，我倒有些不相信。因爲我們過距離貴陽一六二公里的重安江時，適逢當地趕場，苗胞都揹了土產從山裏趕出來，看他們的服裝，都很整齊，比之當地的漢人非但沒有遜色，而且還要考究些，有很多女人，都穿着天藍色的紮綢上衣；下面套着釘着花邊的褶裙。似乎他們的經濟狀况，並沒有無法維持到淪爲匪類的樣子呢！

提起重安江，就聯憶到鐵索橋，橋址在距離重安江鎭一公里處，二岸高山屹立，形勢險峻，鐵索橋建在江面最狹的地方，現存的只有幾根拳頭粗的鐵鍊，平懸在江面上，上面的木板，早已拆去，公路橋卽在它的旁邊，一古一今的交通工具，互相厮伴着，正好成一對照，在橋的右岸，有亭有碑，諒來一定是爲紀念鐵索橋的。

公路從施秉起，就靠着潕水的沿岸，但這種水只是山谷中的澗溪，根本沒有舟楫之利，所以對於地方的繁榮，影響很少。直到靑溪玉屛以後，水勢才漸漸地展寬，有能力負起運輸和灌漑的責任，因而沿岸的城鎭，也就幡然改觀，走了多日的貴州山路，一旦看到晶瑩淸澈的碧水，縱橫山麓的田畦，和到處冒着炊烟的大自然景色，心理上也突然的振奮起來。這種情調，從黔東邊境起，一直經距離貴陽三七一公里的大龍堡，進入湖南境界，是在一層一層的加濃着。

## 偉大的湘西

晃縣是進入湖南境後第一個大城，車站離城有二公里多，有馬路相通，城在潕水之上，地名龍溪口，我們是在晚膳之後才雇了黃包車前去巡禮，城廂內商店林立，洋貨土貨都有，據說在湘西大戰的時候，沅陵寶慶一帶的商人大半都搬到這裏來，最近才逐漸回去。

晃縣過去便是芷江，正因爲湘西大戰是爲了保衛芷江空軍基地，而日本人第一次派出的降使今井武夫也曾着落在這個小城上向我們的何總司令呈遞降書，而名聞中外，我們是中國人，在此復員聲中能够身履這國家由弱轉强的光榮地點，自然特別感到興奮。當汽車行近這名城時，就發現了很多寫着英文標識的木牌，路旁停着的軍車，一輛接一輛，竟綿延至一公里多，這還不算多，在潕水的河灘上，竟是一望皆車，粗粗的估計，總有二百餘輛吧！芷江大橋的橋面，足足可容五六輛汽車並馳而過。在西南公路上，怕是最寬的了。因爲美軍曾在這裏工作過的關係

，煙攤上的美國煙特別多，記得在重慶時，一包駱駝牌要賣二千多，隔夜在晃縣買了一包，化壹千六百元，已經認爲很便宜，芷江只售壹千三百元，便以爲出乎意料，誰知後來到上海，六百元買一包，還是再三考慮而後出手的，鈔票究竟內地多啊！

榆樹灣到衡陽，原屬湖南公路範圍，湖南的公路，久以平坦著名，但這次所經過的，有多段是經過破壞後到最近才修復的。現在的路面，要以洞口到邵陽的一段爲最壞，車行顚簸，累得有幾位女客，大嘔特嘔起來。

研究這一帶的地理，我以爲雪峯山是一座很顯明的分界線，山以西的地方，雖然山嶺已不若黔東的巍峨雄峭，但極目車外，總還看不到有數十里見方的平原，這在山以東，就大不相同了，山是山，平原是平原，田疇千頃，雞犬相聞，一簇簇的樹林裏，總有粉牆掩映。一山之隔，農村情形竟判然不同。總括一句說，雪峯山是山嶺地帶和邱陵地帶的分野。

雪峯山綿延於黔陽武岡境內，我們經過的時候，夕陽已經溜下了地平線，夜色蒼茫之中，晚風颼颼，只覺得汽車左轉右轉不絕闖向前去，左右盡是些黑黝黝的山峯，歷一小時才下坡落在一條被高山夾着的平路上，所謂湘西劇戰所在地的江口，一霎眼便奔馳過去，心中想念着的戰跡，都被黑夜之神吞噬了去。一些沒有吸入眼簾，然而腦海中對於雪峯山的禮讚，却一刻沒有停止過，它那崇高的山勢和險削的山坡，曾經在湘西大戰中爲吾英勇的王耀武部隊所利用過，靠了它，才使敵人碰壁，粉碎了進佔芷江的迷夢，名山名將，都作了祖國的干城。

我眞佩服湘西人民的恢復力。洞口戰事之劇烈，是早已聞名的，在沒有到達以前，以爲一定是廬舍爲墟，滿目創痍的了，誰知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身臨其地，匆匆在街上跑了一趟，眼簾中所接觸的，竟和想像中的洞口，絕然相反，一條長約半里路的街道，竟是一式木起的新屋，很少隙地沒有蓋屋子，自湘西大戰迄今，時間只有七八個月，戰爭的遺跡，已經蓋藏得不能隨便領略了。自然，木材取給便利是一大原因，但不是湘西人民的刻苦耐勞精神，怕也沒有這邊的加速度吧。

而且，就在洞口地方，我們又給湖南人的誠實美德來了一個致驗，原來那天晚上因爲過境的軍隊過多，非但所有的旅館全部客滿，連普通舖子裏也住足了人，我們到得遲，跑遍了各個可以住宿的所在，都碰了壁，最後承一位飯店老闆的情，在他的店堂裏打一個大舖，這在走慣公路的朋友，自然無足爲怪，所引爲詫異者，打這個大舖的木板，全是店堂前後的門板。起初，我有些就心行李的安全，這樣前後門戶洞開的地方，誰能保得住沒有小偷兒闖進來呢？因此，剛上床的時候，不免彼此警戒小心，但整日車塵，一倒頭便都呼呼大睡。到得天明，第一眼便看行李，居然照單全存。

這眞是道地的夜不閉戶了。

初次領略了湖南人的經濟潛在力量和誠實的天性，腦中有了印象，以後所看到的，就覺得樣樣可以證實這二點，因而覺得格外可愛了。

如例：寶慶是湘西名城，在日本投降以前，衡陽失守以後，敵我兩軍互爭這個雄控湖南西南部的據點，曾有好幾次的進出，敵機來炸過，我機也曾不絕地在此揚威，因此城內外被毀的房屋着實不少，但我們去的時候，修的在修了，造的在造了，城外已毀大橋，也已着手重建了。商業呢，也已完全恢復，著名的土產皮裘，皮革，紙張竹器等，舖子裏放得很多，一雙土製皮鞋，只賣四千元。我買了一副竹刻風景的小屏風，也只化四千元。

寶慶到衡陽，公路長一百卅五公里，沿途沒有山，路也平坦而挺直，似乎沒有經過多大的破壞，只有過河之處，多是臨時搭的便橋，正式橋樑，正在建築之中。里程碑標的是華里，足見此路資格之老。車窗外面的境物，除了港河汊不及江南以外，其餘良田美宅，樹蔭鷄犬，都有些像我的故鄉。從貴州山國裏出來，初次接觸到平原的氣息，的確感到十分愉快。而坐在我旁邊的老佘，當車子在衡陽西站停下來時嘴裏還在咕嚕着：

「湘西眞偉大！」

# 刼後衡陽

汽車過了邵陽，約莫一點半鐘便到演陂橋，這是距離衡陽只有四十公里的小村鎭，車到這裏，照例應有一番檢查手續，但戰爭勝利了，現在是復員時期，檢查也比戰時方便得多，只有十多分鐘便又繼續開行。自此以後，衡陽保衛戰的遺蹟，便一幕一幕的在車外展開出來。路旁的房屋，十之六七是七歪八倒的，土阜背後的戰壕，還是零亂地散佈着，在這裏面，一定灑盡了多少戰士的鮮血，丢去了多少英雄的頭顱，他們爲的是甚麽呢？

車上有幾位久住過衡陽的客人，這時候便向着車外嚷地嚷起來，「這是×××，怎樣成平地了」，「×××那裏去了」，衡陽的西郊，原來民屋櫛比的，現在都完了。爲了抵抗敵人而犧牲了。

汽車「磁」的停下來了，現在我們已經置身戰後衡陽的廢墟上，衡陽我是到過的，最後一次的離去是在民國三十二年的夏天，那時候衡陽是一個擁有一二十萬人口的工業都市，樓宇如雲，市街鱗比，充滿着繁華景象。現在在甚麽地方呢？

啊！這是衡陽嗎？假使我是與世隔絕的，我眞有些不相信這是現實的衡陽。

抬起頭來，映入眼簾的，盡是斷垣殘壁，我們從車站走到迴雁塔下的寓所，有些地方，廢墟的領域，竟擴張到街路上來，野草叢生，已認不出那裏是路，這一帶行人稀少，靜悄悄的宛如荒野，偶然有幾條野狗從頹垣中跑出來，遇見行人，汪汪的幾聲，劃破了空間的沉寂，境象的淒涼，和往年繁華時期對比，不禁感慨萬分。

中國旅行社和西南公路局合辦的衡陽招待所，就在迴雁塔的下面，我們到時，內部還在佈置。從這一頭起向北走到南正街，總算已有市面，街兩旁的房屋，有的是平房，最多是假二層，多是不久以前才重建的，湫隘簡陋，顯露出勉强成市的樣子。所謂店舖，有櫥窗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其餘的多只是屋子裏放一個攤，上面放着些僅及昔年十分之一的貨物，這些貨物，據說大部是從吉安用人力挑過來的，我起初奇怪吉安那有這麽多餘的商貨？後來打聽的結果，才知這種貨品，都還是衡陽戰事之前，從上海運到吉安，而來不及再西運的。因爲靠人力運輸，成本相當高，售價當然不會便宜，衡陽的生活程度，便這樣的高得僅遜於貴陽了。

靠着湘江一邊的房屋，炸毁的也很多，只是軀殼多還存在，不像西郊一帶打得一片瓦鑠，無復骨架之存在，至於湘江東岸的情形，顯然比西岸爲佳，一條通往車站的廣東路，居然還是戰前的老様子，大概東岸早陷，衡陽的保衛戰，實際祇在西岸進行，所以遭災之重，十倍於東岸，據說戰前五萬多幢房屋，到保衛戰終止時，完好者只賸了五所，情形之慘，堪稱亘古未有。現在我已置身黃浦江濱了，聽到很多關於淪陷時期的困苦情形，但和衡陽人民的遭遇比較，那眞大巫與小巫之比了。

湘桂鐵路西站附近，在展開保衛戰時，曾經用鮮血寫下一篇驚天動地的史詩，我們到達衡陽的第二天，就約了幾個朋友一同到這新戰場憑吊一番。昔日整齊雄壯的西站建築，早已夷爲平地，只有二三個士兵荷着步鎗在尖銳的西北風裏來回的踱着，把整個區域，弄得雅雀無聲，倉涼滿目，如果不是幾條殘存的鐵軌，靜靜地躺在地上，那裏會相信這是西南交通大動脈的起點，曾經担任過開發抗戰根據地的重任。由西站沿着鐵路廢基向東走去，不少防禦工事還遺留着，在幾個掩蔽洞內外，發現了許多已經發銹的彈壳而在蔓草叢中，還不時見到一塊二塊的白骨，我因新受感冒，嗅覺比較遲鈍，對着一塊鐵板下面的一堆幾近腐爛的軍裝碎片發呆，忽然朋友們都掩起鼻子來，彼此都說聞到屍臭，衆口同聲的催着我走，我唯唯，脚跟着他們走，口中却在低吟「可憐無定河定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唐人詩句。

憑弔歸來，找幾位衡陽人閒談，在悲痛的空氣中，他們給我講了許多圍城前後可歌可泣的故事。據說敵人迫近衡陽的時候，方先覺將軍向統帥師要彈藥，那時的衡陽車站，早已經常在敵機轟炸之下，彈藥在祈陽裝上了車，却沒有司機敢上去開，大家互相推諉，弄得路局毫無辦法

，最後還是局長石志仁氏親自爬上機車，鼓勵一位司機共同駕車前進，沿途不知冒了多少險，才得安全送到西站，這一列車的軍火，是支持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的重要關鍵，這中國的「衡陽末次車」，和西班牙的「瑪德里末次車」比較，事跡雖殊，但其轟轟烈烈的意義，却是同樣永垂不朽的。關於方先覺將軍的被俘，也流傳着一頁動人的故事：說是當日本軍隊衝到方將軍面前時，用鎗彈刺刀威迫他，方將軍本來就想自殺，但一念跟他爲國盡忠的二三千傷兵，還在敵人虎口之中，爲了要替國家保全這般忠勇的鬥士，他就提出要求，要敵人把所有中國傷兵負責醫治好，同時允許他有機會和他們見面，這條件被敵人接受了，於是他利用每一機會，諷示那般已經治愈的傷兵逃跑，等到這個目的到達以後，他才設計自己脫身。於此可見方先覺之所以能守衡陽，其得力處在於愛兵如子，處處爲他們着想，用能上下一心，三軍效命，以至成就這一部輝煌燦爛的戰果，這一個故事，僅僅是例子罷了。

從表面看來，衡陽已在重建之中，街市的恢復，似乎說明衡陽在慢慢地復活，但是天曉得，那一天衡陽能够恢復圍城以前的繁榮？照經濟學的原則講，一個都市的興起，必需具備運輸便利，工業發達，購買力增强種種條件，今日之衡陽，可說沒有一角可以配得這許多條件。在戰前，它有湘桂粤漢二路通往廣東廣西，它有公路貫接江西和貴州，差不多可說西南和東南的交通，全以衡陽爲樞紐，現在呢，除了向西去的公路仍舊維持以外，向北到長沙的公路鐵路水道，雖說可以通行，但是三者的總和，一天只運走了二三百人，貨物也不上幾噸。朝西南走的鐵路沒有了，雖說有湘桂公路勉强可通，但是一天不知有沒有三四輛汽車出入，算得甚麼呢？朝南到粤北，向西到贛西，則是索性此路不通，這樣的交通情況，令衡陽怎麼能活得起來呢？無怪當年整日冒着黑煙的黃茶嶺工業區，一死不甦，只白費了許多工業家的心血！至言購買力三字，說得沉痛一點，眞正的衡陽四週農村，實在談不上這個名詞，我親耳聽得有人講那裏的鄉民，所有過冬的糧食，統統被敵人和土匪搶光了，因此對於國隊派給他們軍公糧米一無所出，迫得自願投監，這話證之最近上海報上所載善後救濟總署鄭寶南先生視察湖南歸來的談話，說那裏的老百姓，在吃草根樹皮，實在一點不虛。這樣的農村，救死不遑，還講甚麼資格來繁榮衡陽呢？我曾仔細觀察衡陽商店的買賣，開舖子的很多不是衡陽人，去光顧的也只是些過路客人，過路客人有多少？一天幾百人而已！衡陽，衡陽，你的前途在那裏呢？

衡陽依戰爭而起家，隨戰爭而毀滅，衡陽和抗戰的關係，實在太深切了。我在衡陽四天的耽擱，耳聞目睹之餘，滿腔的熱血，竟被上面所說過的一切一切激盪得刻刻在沸騰着。抗戰是勝利了，但是勝利的代價呢？勝利所留給我們的苦惱呢？像衡陽這樣一幅的慘景，除掉湖南人，有多少人印在心頭呢？

墨林碑帖書畫社
經售歷代各種碑帖古今名人書畫
價值平準如有家藏舊拓碑版金文
眞跡字畫硯臺圖章等割愛出讓本
社重金收受或蒙委託寄售誠意
服務　地址上海三馬路七〇一号
電話　九五一六一

請看：

全國著名
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所以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佈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大方

# 自昆明回南京

# 復員途中聞見掇拾

## 走了一月路・看到痛心事

柳信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十一輛卡車，自昆明西郊馬街子，開始向貴陽爬行。在出發前傳說紛紜，俱是噩耗，「軍車被搶呀」「郵車遭刼呀」不一而足。據說霑益至盤縣一段，最爲險阻；一爲路途逶迤險峻，一爲匪患猖獗，當車行經此一段時，前後距離極近，以便呼應，結果疾馳而過，幸未遇險，十三日下午五時，安抵貴陽。

抵鎭寧黃菓樹時，全隊車停十分鐘，共同瞻仰僅次於尼亞加拉大瀑布之黃菓樹大瀑布。尙憶三年前夏初，在貴陽曾乘專車來遊，彼時先至中國旅行社黃菓樹食堂（附設客舖）小憩，然後步行至大瀑布下瞻仰，水勢正大，橫寬縱深都約五十公尺，水自崖頭下瀉，冲擊陡壁上，或如飛雪，或如銀鍊，或如團團飛絮，使人愛戀不忍遽去。此次舊地重遊，適値嚴冬，水源枯竭，不如昔日之壯觀多矣，惟中國旅行社黃菓樹食堂之房屋完整如故，堪慰遊人。

今日貴陽，街道寬闊而整齊，尤其是人行道，較昆明寬二倍，只是路面仍爲土基，陰雨後泥濘不堪，似應改進。工商業外表都見繁榮，商店入夜多用冷光燈，爲市面生色不少！十五日偕徐君遊花溪，順訪徐君內親於貴州大學，蒙導遊花溪勝景，綠草如茵，碧水似玉，山花紅紫，野樹高低，置身其內，如在畫中。據導遊者告，若在春夏之交來遊，當更使人添不少佳興，惜余等來時正値嚴冬，否則，必可覽盡花溪名勝也。

### 鎭遠道中旅途不靖　路旁懸掛盜匪頭顱

十九日離貴陽，向湘潭進發，過鎭遠時，見路旁懸匪首一顆，蓋日前行刼被捕，梟首示衆者，頗令人怵目驚心！抵玉屏後，二百餘人各購名簫及手杖數事留念。迨抵刼後之邵陽，平添不少悲憤；今日之邵陽，除一二幸免之建築物外，餘均爲瓦礫堆矣！居民在廢墟上以木架屋，作小營生，狀殊可憫！過江大橋已遭破壞，現架二浮橋，以利行人。這筆血債，我們應該向敵人索回，才不負抗戰勝利一回！安江、江口到洞口一帶的房屋，沒有一間不是新蓋起來的，經詳詢洞口居民，據告日軍前曾盤踞於此，後配合我方反攻之美空軍大舉轟炸，因之片瓦無存，計日人死傷二萬餘，軍馬死二萬餘匹。這代價還算値得！過了桃花坪，雪峯山後，路頗平坦，汽車風馳電掣似的前進，廿八日下午抵湘潭。

### 湘潭蕭條沒有女人　日本俘虜逍遙自在

湘潭房屋，遙望尙屬完整，迨行經街上細看，也是到處瓦礫。與商店主人攀談，據告日軍在此盤踞十四個月，佔領時入店取用貨物，槪不付價，其他可想而知。整個市面，不見一二女人，奇而詢之，蓋早避居窮鄉，今猶未敢歸來也！

下攝司（距湘潭十二華里）中央電工器材廠房屋，尙稱完好，惟門窗悉遭破壞，現均塞以稻草，以避寒風。前鋼鐵廠（名不詳）房屋，則僅存一鋼骨水泥空架矣。敵人暴行，令人髮指！廿九日晨六時，與同仁吳君等五人，往電工廠辦公大樓看日俘，彼等衣着不一，或整齊，或襤

禮，然後列隊向「天皇」遙拜，繼以晨操，跳遠，吃零食，吸香煙，繼而隨處大小便。噫！吾真不知政府對此輩罪大惡極之野獸，何以如此寬待，及管理俘虜者之如何管理也！憤怒之下，以日語向彼輩大呼：脫帽！向余五人行敬禮！其指揮者及一羣矮人，均向余瞠目而視。入夜復往，與日俘四人談，當告以不可隨處便溺，不可飲酒喧嘩，彼等稱是。繼告以世界需要和平，日人需要自由，日本兒童教育至成年教育均屬不良，今後君等宜督促政府還民自由，好自教育下一代人俾日本成一民主國家，將來仍可躋於國際間；否則殆矣！彼輩口唯唯而頭點點。越日，在易俗河（下攝司對過）邂逅若輩，均舉手向余為禮，為狀恭順；然余對此等當年殺燒奸掠之劊子手，則徒增憤恨！

十二月五日乘蘇浙皖船駁事務所船（小油船一，拖木船五。）離下攝司，當晚七時抵長沙，次日以換拖船並交涉直駛南京事，滯長沙一日，七日開行，十二日抵漢口，計離昆明已一月又二日矣。

當途經鹿角時，以風大浪險，船停半日，下船購零食時，見日俘多人，着呢服及外套，狀皆瑟縮，蓋鹿角無異洞庭湖中之孤島，加以寒風襲人，此輩日俘有如當年之拿破崙也。中有二人，一出皮圖囊，一出手錶，向余求售，均經婉拒，「皇軍」威嚴，可謂掃地！

## 戴月登山松濤為伴　雞岑舊居安然無恙

抵漢口之日，適逢星期六，下午四時銀行辦公時間已過，不能取款，翌日為星期，敝方只得決定於十四日上午提款，下午發薪，十五日晨船駛南京。余以有此二日時間之躭擱，決回雞岑一行，一弔故居是否無恙，故於當夜詢明平漢路火車現通至鄭州後，次晨即攜筇赴大智門車站，搭車北上。是時余囊中僅餘六千元，計至廣水往返車資，即需六千四百元，乃與車長及押車憲兵說明原委，蒙予協助未令買票，十二團憲兵王中石君（山東人）並贈余路費千元，沒齒不忘！晚四時許抵廣水，正值七十二次慢車升火待發，乃登車繼續北上，九時三十分抵雞公山車站。闊別八載之舊址又得重遊，此刻余之心情，讀者可於摩擬中得之！隻身攜筇，戴月登山，松濤雲海，為我良伴。抵龍子口已汗流浹背，至南街已十一時許矣！急往民教館隔尋武漢臣君，武君河南人，余家離雞公山時託付照管房屋者也。把晤之後，喜極欲涕！武君對余之來雞岑，頗感驚奇，乃告勝利後除一美軍中校，曾登雞岑調查教會區西人住宅被毀情形外，尚無第二人來此。復據告山上美文學校紅樓被焚一棟，瑞典學校，亦未幸免，西人住宅及華人住宅之無人照管者，悉遭破壞，門窗無存，間或有徒存四壁者，息影亭（避暑休憩用）已不存在，惟靳家大樓（魯人靳雲鵬產業）及余家房屋，片瓦未毀，蓋靳家大樓以有雞公山中學佔用，而余家房屋因武君悉心照料，始得保全也。此由前雞公山管理局之房屋已被破壞可見（與余家比鄰），武君呼妻喚子，與余相見為禮，並為余煮麵充饑，十二時許為余掌燈詳察故居各房間，室內床具仍在，殊出意外！武君之忠誠，令人感激不置，余乃告武君今後一家生活及子女教育，可無問題，武君莞爾稱謝。三棟樓房均已看畢，一無破壞，至為快慰！假寐至晨四時，武君送余下山，至龍子口，見路旁有鐵軌十數根，據武君告係廿七年委座來雞岑時自山下搬來造防空洞用者，當時並將雞公山管理局易長等語。月白風清，且行且談，抵車站時，天尚未明，候車至八時許，仍無消息，詢車站負責人，據告此路卅五年一月一日始行接收，迄今未及半月，一切尚未納入正軌，知久候無望，乃與武君握別，互道珍重後，向廣水急行。

## 廣水茅店日寇逞蠻　痛予教訓感慨萬端

下午二時抵東篁居，既饑且渴，乃至該站求水一飲，承河北李雪岑君殷勤招待，並予搭機車赴廣水之便利，衷心銘感！蓋余此刻已步行六十里，(連上下雞公山三十里，共行九十里，)已兩腿酸痛，不復能行矣！三時許抵廣水，並無南行車輛，坐車站旁茅店內鵠候，心至焦急，因十四日如不能返抵漢口，十五日晨敝船即開往南京，余將落伍，今日交通既屬困難，余之囊中又已空虛，將何以為計？正愁苦間，日俘四人入茅店，沽酒數斤，購肉麵大嚼，旋呼雞來，商人索價六百元一隻，彼等嫌小，並以日語罵商人混蛋，（日語為馬鹿野狼）余斯時憤極，與之理論，三人皆起立道歉，獨一人仍蠻不為理，余以掌擊案上燈，油濺此人滿臉

，彼且抹且逃，另三人則頻頻向余爲禮道歉，余至站內尋得若輩指揮者高橋上尉相等官，（等於中國軍屬，如「同上尉書記」是。）詳告經過，彼急稱「是日已晏，兵且飲酒，明日當嚴予處分。」略談之後，知彼等從前皆爲日本鐵道部隊，今日平漢路各站，均尚各駐若干人，間有爲我留用者。彼等得飲中國酒，吃中國肉，欺中國人，思之心痛！

船已東行望江興歎　　輾轉求援抵達首都

回茅店後，坐候火車，一宵未眠，次晨搭八時快車南下，下午二時抵大智門。在江岸車站，曾見日軍官偕士兵多人，以糯米粉和糖製糕求售，爲狀寒酸，並有爲國軍牧馬者。所最令人不解者，爲余在廣水至漢口途中，曾見一日軍官，着呢大衣，帶白口罩，架眼鏡，着長靴，腰間仍掛戰刀，後隨士兵二名，神氣十足，自路軌跨過。這是甚麼道理？敵人投降將近半載，尙能佩帶武器，在我國土上擺來擺去，究竟是誰戰敗了，我眞有些懷疑！

自大智門急往江漢關守船，不見，知已開行，惟有望江興嘆！此時余囊中尙餘二百四十元，急往江漢關憲兵隊求援，蒙十二團三營九連下士左能君介紹，得搭鄂省送義民差船武昌號之九江；惟是船較大，行至劉家廟曾擱淺一日，迨抵九江後，復未趕上廠船，心尤焦急！乃復求援於九江憲八團，承上士趙祥君介紹乘三北公司大船鴻貞號，於廿日安抵南京。

戰爭我們算是勝利了！這勝利似乎來得太快，所以我們一切表現得仍是亂糟糟的。漢口大智門車站門口，二十幾個日俘，看着我們幾千個同胞，在車廂上螞蟻也似的爬上爬下，走來走去，毫無次序，眞令人啼笑皆非！南京是復員後首善之區，物價也在續漲，達官貴人們，入夜多於臭氣薰天的秦淮河畔徵歌選色，一切說來，如是如是。

沿途聞見感慨獨多　　我們自己需要爭氣

走了一個多月的路，微感倦意，拉雜寫來，不成文章。不過，我的目的是在使遠處大後方的朋友們知道（一）復員後收復區的概況（二）敵人的暴行（三）今日之日俘生活動態（四）今後應如何努力建國，我想也許不無意義！

最後，我願以中華民國公民一份子的資格向吾國及吾民作如下之呼籲，趕快努力工業建國，解決民生問題，把政治搬上軌道，使中國走向富強康樂之途。然後對仇深似海的敵人，決不可報之以德，至少要讓他們知道戰爭是罪惡的，是慘酷的，戰敗了是什麼滋味，以後不敢輕易挑起戰爭。因爲這羣怙惡不悛的野獸，是臨時屈於美國的原子炸彈，決非誠意投降，一旦再能獲得武器，殺人必更倍之。我們自己非特別爭氣不可，否則，自身病弱，而對外忝稱「中國如何寬大，不講報復……」那簡直等於阿Q自己解嘲，將爲盟邦齒冷，敵人竊笑，而自身沈淪也！吾國吾民，可不警惕！


集寶齋　碑帖　古玩　金石　書畫

承辦　刻搨碑帖　鈎摹上石　墓誌墓銘　紀念塔銘

買賣　古今書畫　名人手扎　舊畫古帖　珂羅版等

玉器古磁　金石古玩、陶器竹木　紅木紫檀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本號開設蘇州護龍街大井巷口


龍虎老牌
人丹
「龍虎人丹」風行國內外，已歷卅餘年，質效高超，众所共認。自本年度起，愈益精進，品質香味，更臻完善。
「龍虎人丹」能生津，能消食，能解暑，能祛寒，治腹痛，治瀉痢，治脹鬱，治昏厥，平時爲提神醒腦之保健懷寶，病時爲驅瘟治疫之救急良藥，故老幼四時，不可不備，
品質提高 藥料加重
口含一粒 神清齒芬
龍虎牌 人丹 加料精製 中華製藥公司
注意 勝利後新出品改用上列式樣紅色凹凸封簽
上海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經銷暨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洋雜貨店均售

# 自印赴英紀程

李艮同

## 孟買登船

離渝之前，總以爲抵印以後，小住數日，即可登程赴英，因數月之前，關於船位問題，已開始接洽，七月初，有關方面，復派專員赴印，代爲洽辦，故在筆者始料之中，以爲離渝以後，一切順利，迨無疑問。及至飛抵加城，方知船位尙無着落；蓋近來赴英船隻既少，而船位則依照優先次序指派，非輕易可得；溯其主因，則自七月初以後，東南亞總部軍運繁忙，故赴英船隻較前更少，八月中旬，戰事突告結束，英軍當局急須船隻，載運軍隊前往陷落之各屬地，接受投降，故赴英航運，並未因戰事結束而轉佳。且戰事結束以後，一部份久駐印度之英軍，將復員歸國，船位更爲擁擠，而軍隊優先次序，又列第一，故筆者等一行，在加候船，達五週餘之久，幸經駐印專員公署代爲設法，方得成行。

九月下旬，接通濟隆旅行公司(Thomas & Cook Co.)通知，知十月上旬，可自孟買登船赴英，乃遂於九月三十日乘晚車離加。孟買在印度西部海岸，由加城搭火車前往，須橫越印度大陸，全程約一千四百餘英里，須四十四小時；印度火車除習見之頭，二，三，三等外，另有中等車(Inter Class)一種，界二三等之間，論設備，則與我國三等車相彷；自加城至孟買之火車，亦極擁擠，車票尤不易購，余等幸均委託旅行公司代辦，故免去不少奔走之勞。三十下午於加城豪拉車站上車，六時四十分離加城，晚間行車，最爲乏味，蓋窗外一片漆黑，無可領略，且臥舖欠佳，車身震動尤烈，難於入眠，乃與同行數友，作橋牌戲以消長夜。十月一日中午抵 Allahabad，已至印度中部，其情形頗與我國之中原一帶相似，蓋丘陵少而平原多，盡爲可以耕植之地，惜河流缺乏，灌溉困難，實唯一缺點也。二日上午漸入西部，則多爲丘陵地帶，上山時車行稍緩，下山時最速達每小時七十哩以上，中午漸近孟買，鐵道均已電氣化，車頭亦不用蒸氣而用電動馬達，此段鐵道，穿山而過，隧道殊多，風景亦佳；下午三時抵達孟買，中國旅行社在此設有辦事處，承代覓妥旅舍，並派員至車站招接，熱心服務，至堪佩慰也。

孟買範圍較加城爲小，人口約一百二十萬，只及加城之半，惟地處印度西海岸一小半島之頂點，三面環海，故風景至爲優美；苟以加城喻我國之上海，則孟買當如青島，其情形當可見矣。孟買天氣，不如加城炎熱，沿海一帶，海風拂面，尤感涼爽，每當夕陽西下之時，遊客結隊而來，東望則印度大陸，隱約可見，西眺則碧波萬頃，海天一色，實一優美之海濱都市；孟買市政，較加城爲佳，房屋建築，均極整齊，街道亦極清潔，尤以海濱一帶馬路爲甚；沿東岸 Strand 路臨海，建有大理石牌樓一座，高可二百呎，寬約七八十呎，頗爲壯麗，蓋一九一一年英皇喬治五世至印巡視時，於此登岸，故築此以紀念也；市區交通工具，只電車及雙層公共汽車，而無人力車，此在印度各大城市間，爲唯一之特色；孟買遠處印度西海岸，受戰事之影響至少，物價亦較加城爲低，社會安定，頗有世外桃源之概，惟近適印度國民大會黨在此舉行會議，故政治空氣，亦殊濃厚；此間僑胞人數，亦復不少，且設有中菜館數家，吾國在此，亦有領事館。筆者以四日上午即須登船，三日一日，忙於購買必需用品，及將剩餘之盧比換爲英鎊，故市內外名勝，均無時間前往遊覽，此則不無遺憾，蓋將來自英返國，諒可直航上海，不必再取道印度，故是否仍能經孟買，不得而知，即可經此，諒亦不過數小時之停靠，遊覽機會，恐不易得也。

## 海上二週

十月四日中午赴船埠，行李則由旅行公司先行代爲送到；登舟之先，須驗護照，及行出

境登記；惟手續均極簡單，海關關員，尤爲和氣，對於行李毫無留難，蓋按照印度規定，對旅客攜帶出境之物，限制本頗嚴格；船名 Orion，約二萬五千噸，全船乘客達四千八百餘人，其中四千人，爲復員之英國海陸軍，故全船均行軍事管理；筆者等一行住兵艙 (Troop Deck)，且在全船之最下一層，幸通風設備尚佳，故雖居六層之下，而毫無氣悶之感；所謂兵艙，乃係戰時載運軍隊用之統艙，即平時之三等艙所改裝，面積頗大，每艙可容二百餘人；房艙 (Cabin) 則設備較佳，惟以艙位有限，均由婦女老弱，優先搭乘。住兵艙即受與英軍相同之待遇，故一切均須自動服務，舉凡清掃地板，整理吊舖 (Hammock)，領取每餐食物，洗抹刀釵杯碟，皆須輪流值勤；筆者等一行，久居國內，深信勞動係人生美德之一，故一切服務，均自動分派，有條不紊，頗受讚譽；惟同船有印度學生百餘人，其中一部份拒絕服務，後經多次商酌，船方准予凡不願服務之印度學生，可雇英籍士兵代爲服務，亦旅途中之佳話也。住兵艙雖較擠，但亦有意想不到之事：第一，與英軍朝夕共處，雙方瞭解，增進不少，生活習慣，因之亦更接近；第二，既按軍人待遇，故伙食反較房艙爲佳，且可得平價分配之物，蓋船上有商店 (Canteen)，出售香煙，糖菓，罐頭食物，以及各種日用品，按軍人待遇，分配量特多；豈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十月六日上午十一時開船，乘客均擁擠於甲板之上，目送印度大陸逐漸消失船後。現下戰事雖已結束，但對途中危險，則仍隨時準備應付，故開始後第一事，即演習遇險棄船 (Abandon the Ship)；當日下午四時許，各艙警鈴同時大鳴，此爲遇險警號，全體乘客均佩帶救生套 (Life Jacket)，依次登甲板，至指定之地點集合；全船甲板 (Open Deck) 計有ABCD四層，每一艙之乘客，事先均指定有一固定集合地點（稱 Emergency Station）以便棄船時可登救生艇或浮筏，同時全船乘客擁登甲板之時不至混亂，船身亦可保持平衡；列隊後，由船上之海陸軍指揮官加以檢查，凡佩帶救生套有不合規定者，均經一一指出，然後散隊；此種演習，途中曾有多次，目的在使乘客能熟練：臨危不至慌張。

阿拉伯海可稱風平浪靜，雖在船上，但絲毫不覺較在陸上，有何異感；迎風前進，浪沫四躍，有如雪花，日光映入水中，成無數短虹，隨波隱現，亦奇觀也。海上生活，雖頗有趣，惟時間稍久，終必有單調之感，幸此次同行人數頗多，且同船英軍，多數均爲青年，故旅途尚無寂寞之感；每日除睡眠及三餐一茶以外，其他時間，均消磨於甲板之上，或聚四人席地作橋牌之戲，或與一二英軍倚欄暢談，光陰易過，轉瞬四日，不覺已近紅海矣。

十月十日晨五時，駛過亞丁 (Aden) 未停，右側阿拉伯半島，隱約可見；駛進紅海，氣候更爲悶熱，終日流汗；本日爲國慶紀念日，事先商得船長同意，於上午十時假房艙休息室，舉行一慶祝會，參加者除筆者等一行五十六人外，船長及海陸軍指揮官，亦出席致賀，另有僑居我國多年之某牧師夫婦，及印度學生代表，英軍多人參加，濟濟一堂，熱烈異常。下午四時，由同行中推派代表，藉擴音機向全船播送吾國名曲多種，晚餐時船中特爲余等籌備中國菜，以示慶賀；筆者等一行，遠離故土，於茫茫紅海之中，慶祝此勝利後第一次國慶，彌覺祖國之偉大，懷念之殷，非筆可述。值此戰後，百廢待興，余等奉派赴英，或則研究，或則實習，無不兢兢自勵，冀能將來對祖國有所貢獻也。

十三日晨抵蘇彝士，天氣已漸涼爽；蘇彝士運河全長九十二哩，最淺處水深在二十六呎以上，最狹之河底寬七十二呎，故只能單綫通航，惟在運河中途，每隔數哩，即有一段河面加寬，故萬一兩船相遇，亦可讓過，不至阻塞；蘇彝士運河，係由法國人 De Lessep 開槳，建築費達四億法郎以上，運河及沿岸地帶之管理權，均操於蘇彝士運河公司之手，自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開始通航後，歐亞海運，稱便不少。在此次戰前，每年通過船隻之淨噸位，達四千餘萬噸，通過之船隻，納費係以淨噸位計算，戰前大約每噸三十餘法郎，惟每年之數均不同；運河入口處，水平如鏡，景色殊佳。過蘇彝士鎮後，沿岸風景，尤爲美麗，非洲景物，亦盡入眼底，此處全年均爲北風，故樹

五五一二八〇

梢均向南倒，頗爲有趣。運河中，行船速度至緩，乘客至甲板瞭望，亦只准在固定地位，蓋免船身傾側而擱淺也。十四日晨一時許始抵Portsaid，此爲運河北端終點，出此即入地中海，船在此停留半日，添裝淡水及食物等，惟以時間匆促，乘客均不准登岸；Portsaid 人口約十萬，面河背海，亦一優美之都市，無緣一遊，至屬可惜，沿岸商人，則均駕舢舨前來兜售商品，其中以皮貨爲多。

十四日正午駛入地中海，氣候更涼，風浪亦較紅海稍大，惟途中常可見有船隻及飛鳥，不若在阿拉伯海及紅海時之寂寞耳！十六日過馬爾他島，十八日過直波羅陀，均未停靠；直波羅陀與非洲大陸，一水之隔，隱約可見，而其前後則均爲懸崖絕壁，形勢確屬險要，岸上有英軍之機場及營房多幢；出直波羅陀後，天氣轉寒，風浪更大，白日漸短，陰霾不開，聞二三日前颶風方過，亦幸事也。

二十一日上午抵英國之Southampton，此次航程，計由孟買至此，共爲六一一七哩，費十四日又八小時，據聞係一新紀錄，蓋船上裝有Radar，故經常可以每小時二十三哩之速度航行，雖在黑夜或大霧之中，亦可不憂危險也。下午一時許登岸，手續亦簡，且行李亦不再檢查，蓋離印以後，途中並未登岸，故可免此一番麻煩，筆者等一行，乘鐵路局專車，於暮色蒼茫中安抵倫敦。

## 英國所見

英國在戰事中所受之損失，實亦不淺，最顯著者，當爲各處被炸之房屋；損壞區域，以人工缺乏關係，至今均未修復，故目下房屋問題，殊爲嚴重，覓一住處，已成爲最難之事，現戰事雖已結束，但倫敦街上，則轟炸遺跡，仍隨處可見也。人工缺乏問題，影響亦重，各地工廠，雖已恢復平時之製造工作，但以工人缺乏，生產量增加極少。英國人民生活受戰事之影響，亦處處可見，最明顯者，即爲衣服，英人本以考究服裝聞名，然經此五年戰事以後，此種情況已不復存在，而戰事結束以後，衣料缺乏情形，並未改善，故每人每年本可得之衣服券四十八分，自本年九月份起，反減少爲三十六分，惟男子購新衣一套，即需衣服券二十六分，大衣雨衣每件各爲十六分，皮鞋一雙八分，襯衣一件五分，襪每雙二分，手帕每二條一分，故添購新衣者殊少，非價太貴，（英國衣服價格只較戰前漲百分之三十）實所發之券數太少，因此多數女子，雖天氣嚴寒，但往來各處，仍少穿着襪子者，此實因衣服券限制嚴格之故，然人民之吃苦及守法精神，則殊堪欽佩。

世界各國之課稅，目下恐以英國爲最重，其主要稅收爲所得稅；獨身男子每年總收入中，除八十鎊可免稅外，（有妻子者爲一百四十鎊，每一子女，另加五十鎊，）其餘收入，則每鎊課所得稅六先令半，若其餘收入超過一百六十五鎊時，則超過之數，每鎊課十先令所得稅；至商店及公司營業稅，則以戰前之利得爲課稅標準，若營利有超過戰前者，則徵百分之一百之過份利得稅，亦即全部徵收，因之物價不至高漲，發國難財者亦絕無。

英國本部地域頗小，鐵道公路則多，故自國內來此，無不覺其交通之便捷，其中尤以倫敦爲甚；倫敦非但爲英國之首都，且亦爲全英之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實英國精華所薈萃之地也，而此次大戰之中，歐洲各流亡政府，亦均遷避於此，最近五國外長，又在此舉行會議，故倫敦實堪稱國際政治之中心矣。倫敦市郊交通，最爲發達，除火車，雙層電車，雙層公共汽車外，復有地道車；火車及地道車，均用電而不用蒸氣，行車速度亦高，其中尤以地道車最爲便利與別緻，工程亦最爲偉大。倫敦人口在八百萬左右，然居住於此，反絲毫不覺其廣大，實因交通太便之故。

關於在英生活及名勝之遊覽，當另行記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於格拉斯哥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 台灣勝蹟

曾今可

## 赤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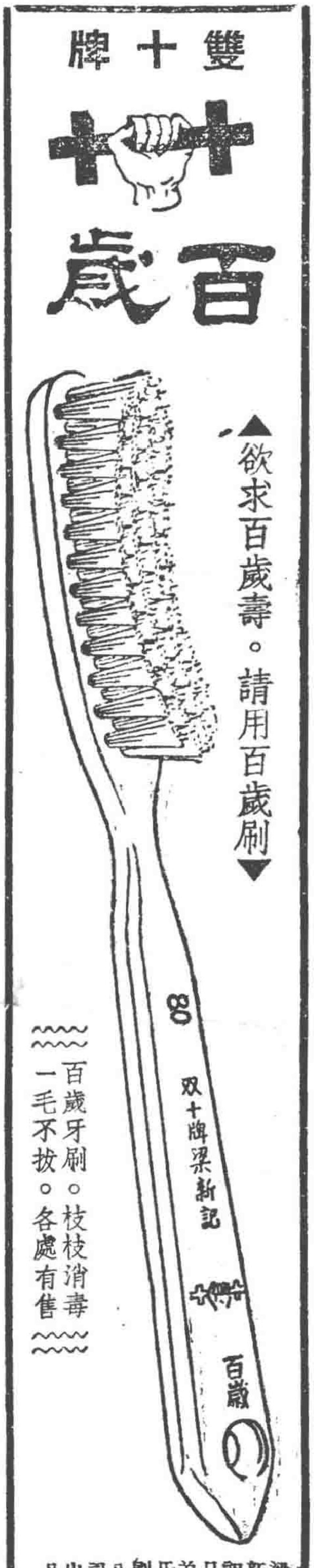
從台北坐火車到台南，一到火車站就可以遠遠地望見赤嵌樓；由火車站向西行，距赤嵌樓不過半華里。

赤嵌樓（Pravidentia）是一六五〇年荷蘭人佔據台灣的時候建築的，所以當地的人民至今仍稱爲「紅毛城的遺跡」。後來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失地，他就把「赤嵌樓」改爲「承天府」，火藥和軍械都儲藏在裏面。到清朝初年，安平縣知縣魯鼎會把縣署移設於赤嵌樓，勝地乃兼作官衙。但不久即燬於火。光緒五年，當地士紳以赤嵌樓甚有歷史價值，乃募集鉅欵，就赤嵌樓舊址建造「文昌閣」，「海神樓」，「蓬壺書院」三樓；純中國式。勝地不復兼作官衙，當地人民則至今仍總稱曰「赤嵌樓」。

赤嵌樓佔地甚廣，居城西高地，可俯瞰市街。曾作安平縣署的一部份，日人統治時設「明治公學」於此。「蓬壺書院」已因地震傾圮，化爲瓦礫。現惟「文昌閣」和「海神樓」尙存。「赤嵌樓」扁額，則已保存於「台灣史料館」中矣。

## 鄭成功祠

在赤嵌樓附近有鄭成功祠——開山王廟。鄭成功死於安平（台南），台人崇功報德爲之立祠。稱曰「開山王廟」者，即紀其收復失地的功勛，不稱「祠」而稱「廟」，亦所以示尊敬。（如「孔子廟」是）光緒六年，欽差大臣沈葆楨以鄭成功生前勛業彪炳，奏請敕建專祠。淸帝乃追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敕令將「開山王廟」重建，改稱「延平郡王祠」。建築所用材料，都是由福州精選運來的。台灣割讓日本後，日人乃將「延平郡王祠」改爲「開山神社」。大正四年並大事修建，只工資一項已費台幣三萬餘元，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現在社殿仍很完整，拜殿爲純日本式，本殿及其他則爲半中國式半日本式的台灣式。後殿中央祀鄭成功生母日人田川氏；右祀明寧靖王及其王妃，稱寧靖王祠；右祀鄭監國及其夫人陳氏，稱監國祠。樓門左右兩側，分祀甘輝和張萬禮兩將軍。東西兩廡則從祀一百一十四將，皆當年鄭成功之部屬。每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盛大祭典，至今未改。



# 歷史上最鉅大的旅行潮

## 美國人的目的地大多數仍在歐洲

張德乾
Frank Eyrl 原著

美國各大旅行社，輪船公司，和航空公司，一致認爲一俟歐洲各國的情形允許外國旅客入境，並且有充分的食宿設備時，立刻就有比戰前更多的美國人前往歐洲去旅行。目前就有幾萬美國人在等候啓程，據五六家國外旅行機構的職員預言，雖然有許多歐洲國家會在此次戰爭中遭受慘重的破壞，美國旅客到歐洲去旅行的人數，仍將達到空前未有的數字。

斯干的內維亞各國在戰前曾吸收過美國赴歐旅客總數的百分之五·二，在今日旅行事業復興的階段中，將是首先受益的國家。其次是葡萄牙，法國，北非和埃及。這些國家大部份沒有在此次戰爭中讓炮火的威力，毀滅她們的旅館，以及其他便利旅客的種種設備。可是，即使是直接受到戰爭損害的國家，也將有較戰前更多的美國旅客前來觀光，待旅館修復，飲食用品齊備時，人數還要增加上去。

通濟隆寰球旅行社最近曾請五萬位未來的旅客參加投票，檢票結果：發現美國人的旅行目的地大多數仍在歐洲，合計喜歡到歐洲去的人不下百分之三十四，其次是南美，佔百分之二十二，墨西哥和西印度羣島均爲百分之十五，百慕大佔百分之九，其餘百分之五爲遠東和澳洲。喜歡到歐洲去的人有這樣多，是十分令人驚異的，因爲，據通濟隆職員說，這些旅客中多數是已經到過歐洲的，現在似乎應當要到別處去看看了。

有一位旅行社職員說：「不管在過去數年中歐洲曾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歐洲對於美國人仍然具有一種迷人的魔力。無論歐洲大陸被糟塌到怎樣地步，他們仍想到那兒去看看他們文化遺產的誕生地。我們猜想，他們應當認爲歐洲已經遭受過猛烈的破壞，不值得再去觀光了，可是我們猜錯了。現在要到歐洲去旅行的人，比以前任何時期還要多。」

美國各旅行社，輪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正在準備應付這歷史上最鉅大的旅行潮。在最近數星期中，美國各運輸公司間，以及國內外各公司間，都在竭力地競爭着，於海空兩方面，建立自美國至歐洲各部的客運航線。

不久，美國海外航空公司就將開始飛行從紐約經紐芬蘭冰島斯塔文傑至斯德哥爾姆的航線。這條航線目前正由瑞典國家航空公司經營着，辦理自紐約和蒙德利至瑞京的聯運事業。美國出口航空公司自美國至倫敦的航線，現由瑞典航空公司聯運至斯德哥爾姆，並由丹麥航空公司聯運至哥本哈根。在幾星期之內，該公司希望能開辦兩條自紐約直達斯德哥爾姆的航線，一條經由冰島，一條經由倫敦。該公司不久還要開辦自紐約至莫斯科的航線，經過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列甯格勒各站。

據此間所知，斯干的內維亞各國的航空公司將於今春合作調整各重要都市（如赫爾辛基，俄斯羅，斯德哥爾姆，哥德堡，哥本哈根等）間之飛行時刻表，並與美國洽辦聯運班。

據美國運通公司宣稱，目前要搭輪船到斯干的內維亞去旅行，還需繼續受軍運的限制，但至夏季時，當能恢復至相當程度。瑞典輪船公司希望戰時運輸船閘能於今春把牠的兩艘船發還給牠，同時，瑙威輪船公司也希望把牠的一艘船於今春加入北大西洋航線。另一家戰後加入此線的將爲美國的摩爾麥考密克輪船公司，該公司業已呈准經營自美國至斯干的內維亞的客運業務。

美國最大旅行社美國運通公司總裁李特氏曾說，「要是各國政府能撤消關於旅客的種種

限制的說話，那末，斯干的內維亞的旅行事業將在今夏呈顯十分活躍的姿態。」他說，斯德哥爾姆和哥本哈根將在戰後的世界上恢復其原有地位，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和丹麥將於本年中盡其地主之誼，來招待許多娛樂旅客。

在重關中東旅程方面已經有相當成效，旅行日益便利，足以應付商業上和外交上的需要。不久就將有大量旅客到埃及和近東國家去。

自太平洋戰事結束後，從美國到埃及去的旅客有顯著的增加。雖然此時此際的旅客多數是商人和被遣送回國的近東各國人民，可是幾家大公司已經準備應付大量的娛樂旅客，本年中，擁到埃及，巴勒士丁，和附近各國去了。

大陸航空公司和西方航空公司將開辦一個定期班，從紐約經紐芬蘭，里斯本，馬德里，阿爾及爾，突尼斯，脫里波里，班加齊，開羅，耶魯撒冷，貝斯拉，孟買，到哥倫坡。該公司最近已開始飛行從紐約經福晉斯，巴黎，佐黎克，羅馬，雅典，到開羅的航線。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則正在和各國政府接洽，擬將自紐約至里斯本的航線延長到開羅，再到別處去。

美國最近已與葡萄牙簽訂民用航空協定，根據該協定，美國各航空公司將開辦經由百慕大島和亞速爾羣島到里斯本的航線，再向北延長到倫敦，向東延長到巴塞羅納和馬賽。還有一條航線將經由紐芬蘭到里斯本，再經過馬德里和地中海到開羅。巴西航空公司不久也將開辦自里奧熱內盧經那塔爾和開內里，到里斯本的定期班，然後一方面延長到倫敦和斯德哥爾姆去，另一方面延長到巴黎和地中海去。因此，埃及的地位就更形重要了，因為牠不但為航線的終點，兼為各條航線的聯絡站。

以上各條航線完全注重在空運方面。這充分地證明了戰後民用航空事業實為輪船事業的勁敵。「民用航空局」是美國政府管理各航空公司的一個機關，最近會估計，至一九四七年時，飛渡重洋的空運旅客將較現在增加八倍。

飛渡大西洋的票價問題現在正在各航空公司和各國政府間熱烈地討論着。希望這問題不致於妨礙到歐美航空網之早日成立。大約在業務尚未十分發達之前，這問題就可以解決的。

在戰前，每年平均約有二十五萬至四十萬美國人到歐洲去旅行。一俟旅客設備完全復原，歐洲局勢獲得穩定後，此數將大量地增加上去。或者，如某旅行社職員所說的：「這兒有的是旅客。只要歐洲能讓他們去，他們準備立刻就去的。」


彼羅維他 補針補片
'Blovitti'

旅行必備

君於旅行時舟車勞頓常感倦怠眩暈乎？請毋忘購備

強力彼羅維他藥片

因該片乃維他命皮一結晶製劑。含量特高。有開胃，提神，強身健體之功。常服此藥。保證身心永遠愉快。

彼羅維他業經全國醫師證明具有下列四大功效：

(一)祛疲勞(二)增食慾(三)賦活力(四)強身體

另有針劑專供醫生應用

(公司藥房均售)



上海盧頓化學製藥廠監製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大樓二五一號

電話 一四六五五

# 假如你打算到英國去

## ——須記着英國人的風情——

法・E・赫爾桑哥〔註一〕著
爾強譯

也許你想到英國去。到一個距離不遠而思想習慣迥異的地方，一個困難而風俗奇僻的地方。當你初到的幾天裏，你會以為這簡直是個無望的冒險。你將永不為他們諒解；他們亦永不會了解你自己，因為大家相隔的谷淵是這樣的宏闊呀！且莫喪氣，你一定會克服的，記着：當他們接受了你，你可就成了他們可信畏的朋友了。假如你讀勞威士的沙漠回憶錄，就明白怎樣一個英國人，單身經過了危險的沙漠，找着了一位失掉聯絡的駱駝御者，建立了非常的友誼。第一次大戰時，我曾投身於戰役。而所得的收獲，實值得付上如此艱鉅的代價的。記着：假若你要破除此種困難，只有一個辦法——只須牢記幾個只要不使英國人厭倦的規矩就行了。

### 服裝要樸素

服裝方面只有兩個規矩，穿衣要學人家，像人家穿衣那樣樸素那樣有條理。因為他們都是清教徒，假如你穿着馬褲打高爾夫球，穿着燈籠褲去聚餐，你將大大地為人所厭惡。同樣你若穿得太艷麗，他們也會厭惡你的。在法國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在英國就不行。哈雷絲夫人，在她的學生生活回憶錄里，說到當她看見佁嚇雷爵士穿着人能看見他踝骨的鞋子，去接受劍橋光榮的名譽博士學位的時候。她說：『這才像個爵士的樣兒！』不要以為英國人平常穿的衣服全和他們旅行所穿的一樣。在倫敦，英國人就算回到自己的家裏了。你應穿得像你在巴黎所穿的一樣。

### 說話要謙遜

當你沒有達到非說話不可的程度時，寡言總是上策。沒有任何人反對你緘默。假使你能保持緘默的態度直到三年滿了。他們才開始想着：『他是個沉默而愉快的人』。你應當學謙遜點，例如；一個英國人要說：『我有很少的一點住宅在鄉下』。等他邀你去玩的時候，你方發現他說的『很少一點』原來是個容有三百間屋子的大別墅。假如你是個世界運動會的網球選手，你只用說：『是的，我打得還可以』。假如你單身橫渡過大西洋，〔註二〕你就說：『這個，我只懂得一點點』。假如你著作很多的書，千萬不要洩露出來，經過相當時間以後，他們會自動地發覺了你，才含笑的說：『我已經知道一些關於你的事蹟』。這時，你就知道，你已為他們所接受了。假若他們有時對你不公平（這是常有的事，因為他們也有時不太公平）。直率地向他們說明。說出你以為是他們的錯處的地方。十有八九，他們會接受的，因為他們有正義心。假如任何人當你面，反對法國，你就奮力的駁斥。他們會更喜歡你的。

最重要的規矩，是不要向他們發問。我曾和一個英國兵處了約半年的光景。我們共住着一個帳幕，共用着一個洗澡盆；但他却永沒問過我結婚了沒有，戰前作些什麼事，愛讀那類的書。假如你把你的私事也說給人家聽，人家就用似聽見而非聽見的態度來對付你。在人家面前說話不要太放肆。雖然，英國到處都是閒話的存在。但是這種閒話同時是離奇而危險的。你且莫在緘默與誹謗中間找模稜，因為他們就是厭惡這個的。

在英國不要以為有個學位和學術上的造詣，就可以增高自己的聲譽。除非在倫敦和幾個大學裏面的小團體內。因為他們是相當注意品行的。

我想你不會相信，一些英國人藐視文學的事實。正因為她是世界上唯一的敢坦白地說：『書嗎？我沒有讀過，隨時我都想讀，可是一點也記不住。噢！這又有什麼用處？』他們給你讀書的便利。他們也輕輕地與你開玩笑。正像他們笑那些犀牛收集者一樣。

昨晚，我還與個年輕的英國少年談話。他是整整在劍橋大學住過兩年。那裏有幾個著名的教授，我都認識，他却連那些教授的名子都沒聽說過，他還說：『這是不足為奇的』。『我一進大學，首先就學會划船。假如你進大學只為死呆呆地讀書，那眞是自找繭織』。當他歎息到這新招來的班次時他說：『他們愛開摩托車，不肯玩勒格比球，去替學校爭光——爭光!!!』

此外你得承認，體育就是藝術。此種識明早在J．法西里得【註三】的作品中有詳細地說明。這種團體的精神，當你經過了一個時期，你會覺得我們實在是趕不上。英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太普遍；但是他們的造詣確非常的高。然他們的腦筋機敏而精確；他們的判斷正確而嚴密。他們高傲而愉快，這確是你權衡你自尊心的嚴重問題。你當然很希望怎樣才能取悅於他們，但想要採取了一定的方法，確實太難了。因為他們這種性格是由冷淡和虛榮混合而成的。假如你聽普魯斯蒂【註四】的話，你也以很小的題目如雞尾酒或論中國詩人，藉以表達你的意見，當你深刻地認識了他們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這樣聯絡感情的方法是相當穩妥的。這里我再推薦M福倫斯特，V．烏爾富，D．哥爾乃特，還有E．洗威迪，M、飽雷等的作品，均予你一個正確的如C、鋭森【註五】一樣正確的指示。

當你要與一個英國人談話時，不要把理說得太透澈。因為你是法國人，你以為只要你把話說得愈透澈，則你的收獲也愈美滿。但事實上，這正是我們和英國人不同的地方。不管他們有沒有邏輯的根據，相反地，他們有時還反對一個過於精確的敍述。有一次在日內瓦，當大家在那裏開軍縮會議，法國代表正要宣讀軍縮草案的時候，英國代表因其過於詳細而提出反對，他們說：『這不能够實行』。他們極喜歡一個經過時間而淘汰出來的政策。他們好古色古香和舊有的習慣。假如你要授與他們些新事物，你得說，這是他們日常習作的。所以在英國，你要用邏輯做你制勝的武器，是行不通的。

## 勿誇張工作

不要太努力的工作，因為他們會叫你『騷騷虫』的。要到人家請你工作時再去工作，不要作你不當作的事。你要問我：『他們懶嗎？』我說：『也許有點』。但事實上，他們認為把自己的忙，表露出來，實在是一種誇張。從他們走路，就看出來，雖然緩慢而跨的步幅却長。這確是他們一切事業進步的象徵。當我在軍中服務的時候；他們常常說：『不要拒絕工作，也不要隨便發問』。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胸有成竹的，但他們知道怎樣去隱匿他們的行動的。

## 嚴酷的法律

在英國切莫誤犯暗殺，因你必會被絞死的。在法國只要你有個很好的想像力，一個羅曼蒂克的風度和一個很好的律師，你滿可不費多大力氣的脫卸了你應得的刑罰。很多的英國法官，當你敍述你傷感的線索的時候，他們都莊嚴的驚奇。可是當你既被判決的時候，他們會毫不含糊地把你的脖子套起來，眼瞪着看你死。但也有一次釋放了一個法國女兇手，因為他殺的是個埃及人。不過最好是把握自己不要隨便就去打官司。他們的法官都是可怕的。他們能把你的案子在你開口前說得很明澈，這些法官用魔鬼般的智慧，詰問你。在他們冰雹般地詰問下，你必得承認你偷了C．納爾遊的墓碑。記着，你千萬要尊重英國的法律，他比任何國家的法律都嚴酷。在英國，許多地方寫着『不許通行』。不是說，任何地方你都可隨便遊逛的。

## 靈巧的飲食

在你赴英之先，一定會有人警告你。確實英國的廚子，決趕不上法

五五—二八六

國的那樣好。但如你知道怎樣靈巧的調度你的胃口時，你就可以在飲食上有所適合了。在英國三餐裏，有兩餐好——早餐卽茶點，和一個平常的午餐。夜餐最簡單。當你用早餐和午餐時，定要吃個六七成。餘外，學大家吃些自己未曾吃慣的東西如糖粥，鱈魚，和果醬。午飯時，你也吃幾塊煎得很嫩的牛肉和幾片鹹香的乾火腿。你可以直率地，拒絕他們給你的點心，說：『我不好吃甜的』。在英國差不多每隔兩家商店，就有一個糖果店，而他們也不過把糖留給婦人和小孩當作消遣用的。

要使人家的飲料成爲自己的飲料。威士忌酒，他們告訴你：『這是種好飲料』。他們說得對。它能使你心意清醒，使你言辭清楚，同時也會使你體溫增加。他們的啤酒也不錯，但得小心，不要喝得像喝我們法國北部產的酒那樣多。大戰時，一個英國兵痛苦的告訴我：『法國酒簡直叫人喝不醉』。也許吧，但切不要忘記，你多喝了英國的啤酒會陶然大醉的。而他們的香檳酒還算氣味平和些。飯前你也喝幾杯鷄尾酒，食間喝幾盅燒酒，飯後用幾杯葡萄酒，晚上十點鐘再喝幾盅威士忌酒。假使你仍然保持你喝水的習慣，你就很少在酒量上有所進步。英首相底西雷斯與俾士麥舉行談判時，他勉強地吸着煙，雖然他討厭煙。他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自己不吸煙也不能光看着人家吸煙』總之，只要你耐心的模仿，不怕學不會的。况且他們的葡萄酒也委實很醇，很好。

最後，你如能經常的遊賞鄉下風景，你就會愛鄉下，英國的鄉下正像康士特堡和革士保耳福【註六】的大畫，那少帶隱野的英國花園中，也有絨齊而平滑的草地。你會愛倫敦，那種煙塵和濃霧中有小紅豆般的汽車，繞着一粒黑點轉。你會愛他們的戲院，有舒服的坐榻，有嘉美的招待，及他們漂亮而幽雅的劇間插曲。你也會愛他們的書局，正如那五光十色而引人注意的水菓店一樣。他們有珍貴的桌布，綺麗而美觀的陳設，尤其是他們的書，但只看莫批評。

——譯自大西洋月報（1931）

【小註】

（註一）：作者於1885年生於法國Elbeuf 他是個沉毅而善感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他洞悉英人風情。被徵爲重要譯員。他的著作很多，可惜都是關於傳記方面的。這是一封致當時法國留英學生的公開信。想不到今天已爲全世界所誦讀的了。

（註二）歐洲人，是富於冒險性的，他們常常有人駕着單身小汽艇，費了半個月的時光才到了新大陸。他們頗以此爲榮。同時又因汽艇質量過輕的緣故。可以利用巨浪的翻騰而前進。危險，幾乎可說沒有。

（註三）J. Fayard 法國名著作家兼心理學家。

（註四）M. Proust (1874—1922) 法國著名的理論小說家，他在英國呆的時間很長，也是個偉大的心理學泰斗。

（註五）M. Forster(1879—) 英國著名的時代心理學家。

V. Woolf(1882—1940) 英國的小說家，理論家兼批評家。

Darnett(1875—) 英國小說家。

E. Sitwell(1887—) 英國詩人兼諷刺家。

M. Baring(18741—) 英國著作家，詩人兼理論家。

C. Racine(1639—1699) 法國人，是法國的天才悲劇家。他著名於他的心理學大綱及文藝格調研究。他的作品常常用英文寫的，所以他的作品在英國文壇上，也是很有權威的。

（註六）J. Constable(1776—1837) 英國的鄉村畫家，他對當代的畫風影響頗鉅。

T. Gainsborough (1727—1783) 英國的鄉村畫家，兼肖像家，他的作品以嫻雅精妙稱著。

張大壯潤例

山水立軸　每尺法幣捌仟元　四尺爲限　屏條每條照立軸六折

扇面　每頁捌仟元　手卷　冊頁　每尺同扇例　青綠仿古加倍

外埠郵匯通用掛號回件

收件處　上海西門路永裕里九十八號

# 旅途百趣

（廣告）　吉靈

余以職司所關，長日僕僕京滬滬杭綫上，旅途時間獨多，故結識車次旅客亦不一，其中最奇者，厥推上海奇術學院院長經君，經君所談，多奇趣橫溢，洵不愧乎「奇」術，誠奇才也。玆摘記所聞奇趣之事百則，用實本刊，讀者旅途寂寞，藉供解頤，諒亦所樂聞歟！

〔星期預知〕民國卅五年某月某日星期幾，可熟讀下列十二指數，即不難一一求出之，1 4 4 0 2 5 0 3 5 1 4 6 此十二指數，乃自一月至十二月順序排列，如欲求三月十五日為星期幾，則三月份指數為4，4＋15＝19遞減七，餘五即為星期五，餘類推之。

〔環遊宇宙〕男兒志在四方，環遊世界，固人人所願也，然此願以格於環境，無由遂志，惟環遊宇宙，則此願固人人可遂也，要知大宇宙間，世界無量，形形色色，有非此地球世界人智所能測者，良以此世之人，情欲叢集，煩惱牽纏，人壽促暫而人智寡陋，惟極樂世界，則壽永而智廣，蓋彼土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力結成，生彼土者，可以遍遊環宇各世界，洵無上大快之事，耳其法須每日靜心至誠念佛爇香，使靈魂發生感應，則壽終往生，即得見佛了生死，環遊宇宙，猶其餘緒耳。

〔乘等於加〕A×B＝A＋B此式須A B二數不同，非2×2＝2＋2，其數蓋無量也，可化成下式：A＝B÷(A－B)則B無論為任何數均可，如B為三，則 $\frac{3}{3-1}\times 3=\frac{3}{3-1}+3$

〔靈魂享受〕吾人實係靈魂與肉體結合而成，靈魂永壽，乃真我也，肉體必壞，乃假我也，吾人祗知孜孜求肉體上暫促而虛假之享受，不知為靈魂嚮分毫之後步，實太自暴自棄，可哀可痛，若有超然之靈智者，當每日點上品清潔之香三枝，向西靜心誠念阿彌陀佛十分鐘，又金剛經一遍，如能持之以恒，久久不輟，則三個月即感效力，久後果報不可思議，未能以言語文字述也。

⊙按：上品清潔之香，以大吉祥香燭號如意商標為最，上海總店北京西路三五號電話三八四三九，杭州分店延齡路三一六號電話一三七一，蘇州支店臨頓路九八號，凡欲往杭州進香者，可向上海總店購香燭聯禀，上海付欵，杭州取貨，以省攜帶之累，總分店並代辦滬杭車票，特掛集圖進香專車云。

〔猜數奇術〕君試請友人任寫五位數字，勿為君見，而以83959乘之，將其尾五末位告君，君不難知友人所寫之五位為何數矣，其法即以該末尾五位之數，乘以上海大吉祥香燭號之電話號38439，其最後五位，即君友先前所寫者，亦趣事也。

〔有願必償〕今有一奇術（未完）


名煙

大都會




旅途良友

上海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七〇弄五號

電話 九七七五八

# 歐美采風記（五十二）

沁明女士

## 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大典的盛況

（五月十日）連日氣候陰涼，人人盼望天氣轉好，偏偏天老爺賣關子，今日的情形，仍令人不起勁，也許是新皇帝的氣運不佳！做太平盛世的君主，也須有個福份兒，英國近來的景象，愈來愈不像樣，國家的設施乖張，外交的政策迷離，或許是不祥之兆。晚到司高脫君家吃飯，他是太古洋行的東家，主客是保豐保險公司的總經理朱如堂先生和上海銀行的副經理徐謝康先生兩位，我們算是陪客；飯後司君夫婦另有要事出外，留下我們幾個客人，朱徐兩位向我們訴苦說住在洋人家的種種不方便，第一沒有傭人，初到之日，行李還是主人親自動手替他們搬的，其實司君的住宅相當舒適，西人的家庭素來崇高簡樸，是他們的好習慣，我認為很值得我國人效法，因為國人的家中，僕從如雲，結果利少弊多，並不見得有什麼使用奴才的實惠，反為弄得烏七八糟，上下不甯；這是嗜好的不同，未必認眞沒有傭人眞的不方便到那裏！中國銀行李主任和他夫人在座，又談了些倫敦的見聞，便各自放去。

（五月十一日）午後替光堉弟預備乾糧，好當今晚的消夜，做些三明治，夾腸麵包，連殼煮蛋，水菓，巧克利糖和餅干之類，裝了一大匣；晚飯又燉了紅燒肉等他們回家吃，修未歸，便與光堉弟二人喫了，修回，講起明天英皇加冕的熱鬧情形，儀仗過處，都有看台，設有座位售票，已經賣光，他午後想買兩張也沒買到，所以他決計預備不看，聽說光堉弟預備早些到街中去跉候，並約他同去，連乾糧都預備齊全，他們便約定今夜（實則是明晨）三時半出發，地點是特發爾方場（Trafalgar Square），照報上所公佈的路由，這是必經的要點，並且三面都可看得眞切，是最理想的看熱鬧「報據地」；聽他們計畫得如此週到，我也有勵於中，想跟他們同去，後來一想，我的身體一定受不住那種擠軋和幾小時的站立，決計不去，安穩睡我的覺，他們則按計行事。氣象台報告說明日或會下雨，但晴與不晴，在倫敦人原不放在心上！

（五月十二日）英皇登基日：天陰，後又下雨，我醒來後吃頓特別豐富的早餐，將無線電開着，一頭看報，一頭聽報告員一節節的形容由宮內出發之前的情形，從頭說起，無微不至，信口拈來，句句是當時的實況，沿途的景色描述無遺，果然十分熱鬧，男女大小歡聲雷動，狂叫到聲嘶力竭為止，繼而是威斯敏士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中的全套節目，唱讚美詩，祈禱以及各種典禮，都解釋得非常詳細，淋漓盡緻；雖不能親眼目睹當場的光景，但繪圖相聲的技術高明之至，也不啻躬自參加，甚而至於主要角兒的各種小動作以及一切有趣味的細微末節，也都不嫌其煩一一用生動的語調刻畫，心中欽佩英國第一流無線電報告員的見識高超，訓練有素，斷不是上海一般賣滑頭商品，做騙人廣告的『叫販』可比

西人每遇到最莊嚴隆重的典禮，非得帶些宗教裝璜不可，誠其矚也，和我國歷代帝王之祭祀神明同一作用；老太后瑪麗凡事不甘落後，這次破例參加她兒子的加冕禮，是前所未有過的事，特別招人注目，我想她的虛榮心必很大，看她尊容的嚴峻，便可以想見平日鎮壓皇兒皇媳的親戚，無怪四個兒媳中，倒有兩個被她管得服貼；唯有大兒媳叫她不高興，滿媳婦難免要鬧鬧公主脾氣，有時和婆婆倆鬥鬥嘴，得數她們倆的臉蛋兒生得漂亮些，人也活潑！

直到一時半，皇冕正式加在頭上，這時房東太太忽然跑進房來，邀我同去看馬可尼無線電器公司的傳形有聲電影（Tele-vision），究竟這項工具的成績還有限，等了許久才見幕上隱約的現出這偉大的人馬護尉隊，前呼後擁的領導着加冕遊行，經過各熱鬧市衢，儀仗之長，顏色的美麗，氣象的堂皇，可說是空前絕後的盛况，可惜下雨，光線較黯，面目有些看不清楚；從實地攝取來的情况，排列約有兩哩路長，其中以全

勖戎裝的海陸空軍隊伍為主體：以服飾論，自然是徽章齊全，色色挺刮；以旗幟言，則蘇格蘭，愛爾蘭，坎拿大，紐錫蘭，澳大利亞，印度緬甸，南非凡是英帝國的屬地，無不俱備，都是最鮮明富麗的旂麾；一切一切炫耀威武，富麗堂皇，再加上武裝的警察及後備隊等等，無非是告訴世人，大不列顛如何強盛，同時刺激聯邦人民的心理，使他們感到體面，誘惑一般青年加入這種殺人或是被殺的武備行為，做戰爭時的肉彈或送死的份子！制服五光十色，和皮膚的紅白棕黑相映成趣，這時參加的有色人種，想必也忘了自已為什麼在行列中！至於 Yeomen of the Guards和皇帝的親身侍尉，本是他們的職務，倒不足為奇！在豪壯幽揚的軍樂聲中，步伐多麼整齊，外表多麼嚴肅，一個個志高氣揚向前走着；接着十一輛華麗的馬車，分載着首相包爾溫和其他首相，高官貴爵，依我看來，全部儀仗中要以馬的姿態為最自然可愛；末後帝與后的寶車，金壁輝煌，用八匹馬拖，車後兩位皇弟騎馬隨駕，此外老太后帶着兩位公主合乘一車，兩位皇娣合乘一車，其他的皇室數車，可說是『全武行』極天下之尊威於大全。不知兩位貧寒出身，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歐洲獨裁者，對這位虛有其表，空壳子的君主以及視為崇敬的一套歷史戲表演，將如何加以俏皮的譏諷？他們必另有一種看法，未必因為大不列顛的這種誇耀示威行為而有所顧忌，對於這種麻醉民衆的把戲，能有所戒心？演畢，公司招待茶點後回家，地下車站擠得人山人海，房東太太提議走回，說不過兩哩路，我說做不到，仍坐車回。修與光堉弟已先返，他們疲乏得不像人了，躺在沙發椅中，蓋着大衣睡覺，據他們講很苦，站得腰腿俱痺，沿途兩旁的看客如雲，爭前恐後，幾乎每五分鐘有一個人暈倒，急救看護隊忙壞，我若去，至少暈倒五次；我笑着說：若是暈倒，第一次就給人抬走，還想擠得上去再看？又何至於再暈倒四次呢？在人叢中自然難免嘔許多氣，我總認為得不償失，與其這樣受罪，不如當初花五六鎊錢買一個看台座呢！晚飯後，在無線電中聽『帝國廣播』，先由各位首相先後發表歌功頌德及效忠皇室的演詞，所說的好話，車載斗量，像連珠礮似的，源源而來，至八時始由皇帝頒佈安民的大詔，他似乎患口吃的毛病，演說時每吐兩三個字須打頓數秒鐘，有時甚至於一個字要等上半分鐘纔出口，若私塾裏幼童背書然，一句話斷成數斷，不甚接氣，聽說這還是經過講演專家及發音專家再三研究這篇講稿的句讀和聲氣的高低，然後請皇帝按照科學方法練習多少遍，以期悅耳而不失莊嚴，才得到如此結果，否則恐怕成績還不如；由現實的限制上極力圖補救，可見洋人做事，毫不馬虎！雨下得很大，英國人民所最注意的一樁天大的事，也就這樣地平白渡過去了！

（五月十三日）今天的報紙特別好看，買了許多份，都充滿了昨日的各種新聞，看得目不暇接，費掉許多時間。

（五月十四日）午後陪光堉弟去看動物園，獅熊虎豹，大象巨蟒，還有『花菓山』(Monkey Hill) 的羣猴，水族館的魚蝦黿鼉，看得非常高興；今日又寫成一篇短文，題為『祖父』，將來擬彙編為『童時憬憧』成一整帙。晚就皓華餐館進膳。

（五月十五日）修撰『中華協會』一文，我代他打字，寄上海大陸報發表；午後去看『加冕電影新聞片』，廣告登出說全部五彩，實則一小段風景有色而已，儀仗的本身並沒有顏色，是為缺憾，觀衆很擁擠，以倫敦居民人數之衆多，當日沒有看到實況的人，當然佔大多數，因此生意格外好；我看後的感想是：皇后面帶憂容，似乎心思很重；皇帝神情殊不自然，老太后則胸有成腑很有把握，這幕戲的主角，原是偶像而已，故意慎重其事的渲染，無非藉外表的隆盛，以取得幕後人物操縱的實權而已；五時散出，到 Leicester Square 去看波蘭前首相，舉世聞名的鋼琴聖手帕德勒司基 (Padereski) 所主演的影片，名叫『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聽他彈琴，又能看他的面部神情，這是好萊塢的『德政』，否則很難得這種機會，他的技術不同凡響，自然毫無疑義，七十五歲老官子，十指的靈活，遠勝壯年人，在月光之下奏此名曲，加上穿插的情節，使人感覺『此曲祇應天上有』；完後到順東樓吃飯，車內擁軋非常。

（五月十六日）今日為英國節令 "Whitsunday"，在家閱報，近來

報端時常登載着討論『自由貿易』(Freetrade) 的文字和消息，英美兩國爲世界的經濟狀況，抱着隱憂，極力鼓吹消滅國際間貿易的種種『人爲』屏障，英美法三國商訂貨幣條約之後，各國都感覺物資交流的迫切需要，於是互相磋商修改關稅盤率，和調整進出口統制的種種問題，國際的經濟委員會也在努力的工作，瑞典首相山德勒 (Sandler) 帶領着經濟學專家葛力生教授(Prof Gelissen)和農商大臣戴克博士(Dr. Deckers)與荷蘭國的首相 (Dr. Coljin) 瑞典的首相 (Hansson) 往返商榷；英國的商部部長 (Runciman) 則和美國的國務卿(Hull)及財長(Morgenthau)等談判許久，討論的焦點，集中於放欵與德國的問題，赫爾的主張認爲當前要圖，爲維持世界安全和繁榮計，最急切的設施，是如何能放大自由貿易的範圍，尤其英美間，勢必成立一種互惠的協定，瓦解表面上種種困難，羅斯福總統也以爲這是保障世界治安的直接政治方法；此時的歐洲隱伏着戰事爆發的危機，所以有奧斯洛會議的舉行，不過世界經濟的內幕異常複雜，一方面經濟學家和銀行家正在處心積慮的研究如何使復興不致走野，一方面企業家都在注意着重整軍備的計畫怎樣可以在最近的將來並長久的使他們的利潤可得增加，後者祇想生產低減，因此各國國內的意見難得一致；我想要準備戰爭，經濟機構就不會十分健全，許多理論不能和現實應合，這是人類最矛盾的現象！

劉錯先生和夫人來訪時，我們出外去了，不知他們的住址又沒法兒回拜，眞抱歉得很；晚飯與光堉弟在探花樓吃，在座有新聞報館特派駐倫敦採訪加冕消息的記者鄭君。

（五月十七日）今日爲 Whit Monday，各銀行都休業一天，修一早到蘭漢飯店 (Langham Hotel) 去謁孔特使並在旅館進早餐，我托他帶一大匣糖菓贈送胡文珍女士；他有電話回來告我說午後孔氏在中華協會演講，約在中山樓吃午飯，我一時去，遇朱學範及朱寶賢兩君，同吃飯後到中華協會看報談天，孔氏四時始至，講了許多勉勵學生的話，進茶點後，他們便相約作葉子戲，至九時始散，同到北京樓吃飯，十二時後始睡。

（五月十八日）光堉弟託修代購法朗十鎊，此時法國的資金向國外逃避，對於倫敦市場的影響是『壯陽』的 (Bullish)，近來法人換英金的比換英鎊的多，並且法人囤積黃金的風氣日盛，以致倫敦的錢市日旺，股票上漲，物價也騰昂；最近希特勒的演講並沒有發生壞的影響，反而使人心安定許多，工業需要便宜的資金，英國政府也在考慮實業貸款的方策，關於法國通貨澎漲及貨幣貶值情形，在加注意。

光堉弟病，午後汪君來訪作長談。六時我們到施高脫先生家赴鷄尾酒會 (Cocktail Party)，貴賓雲集，繽紛雜呈，除我國特使團許多要人外，都是倫敦各界的知名人物，酒的種類和點心之豐盛，足與宴會的形色比美，遇到怡和洋行的東家凱士威先生 (John Keswick)，他說明日在他家有同樣的宴會，因不知我們地址，未事前柬邀，但希望我們『恕邀』，必須『賞光』，當下接受了他的盛情；八時朱如堂先生請在中山樓吃飯，在座有郭秉文徐謝康兩先生，飯後到朱先生所住的飯店小坐，沙華旅館 (Savoy) 是本城大飯店之一，房間很考究，朱先生非常健談，生意頭腦更敏捷，且擅長說笑話，徐先生則比較沉靜。他們談起英國朋友愛馬，每年的飼養費用，每匹需用一百鎊，若在我國，可養活幾家貧寒之家了！

（五月十九日）光堉弟赴巴黎，臨行異常忽忙，二時的火車，他到一時半才出發，修送往車站，我見時間如此緊，眞代他着急，竟而走成；我在家寫成一篇短文，題目：『喪事』，也是中國禮俗之一，六時到桑德士街凱士威先生家，見濟濟一堂，有孔特使，孔小姐，王景春博士，郭復初大使，張福運先生，諸昌年太太，顏雅清小姐等，外國朋友也很多，洋人老太婆最喜說話，因此，小小房間內，喧嘩嘈雜，格外熱鬧，我不慣這種場合，過了七時便辭出；晚飯後回家，在無線電中聽Glydneborne Opera 所廣播的 "Don Giovani"，看看雜誌，却清閒多了。

（五月廿日）上午去參觀電話局，據報告一九三六年底，使用的電話總數達百餘萬戶，由倫敦打出的電話次數計一千萬萬以上之多，電話局共用職員萬餘人，還有新發明的一種聽機，聾子也可打電話。晚請喬

韓三先生在 Simpsons-on-Strand 吃飯，這家的拿手傑作是英國人最愛喫的烤牛肉 (Roast Beef and Yorkshire Pudding)，飯後到 Temple Bar 一帶看法院及與司法有關的律師事務所等等，送喬君回 Park Lane 旅館，自歸；這幾日天天下雨，眼見得五月行將過去了。

（五月廿一日）報載去年全年中黃金的生產總計三千五百萬淨兩，去年約三千一百萬淨兩，這樣的在繼續增加，世人對於黃金仍自趨之若鶩，眞令人不解？又載日本國內對於政府頒發外匯，申請許可異常遲滯，商人頗多不滿意的表示，新近的規訂，使經濟貿易的更感到莫大的不便，政府的解釋是因爲國外物價上漲和關稅壁壘的提高，不得不然，又說近來進口貨物中有大部份含有投機性質，日元波動甚劇，不得不採用積極的管制方式；我眞不懂這世界經濟將伊於胡底？據我想經濟的本質原很簡單，不過天下無事，庸人自擾，不肯聽其自然發展，偏要你我相持，形同對敵，因是鈎心鬥角，造成這各不相下的僵局，結果勢必由經濟的戰爭而引起武力的軍事行動，這都不是好現象！

（五月廿二日）晨與陳立廷先生約相偕去參觀英國的國家銀行 (Bank of England)，進門處卽是穿着鮮紅色上衣古典式制服的看門人，他們還帶着大禮帽咧！建築的內部自然雍容華貴不待言，辦事的部門也很多，可是並沒有碌亂的情形，井井有條，潔淨清靜得很，足見事體上了軌道後，原不必哄鬧如小菜場然，庫房是財富的集中地，裏面存放着大紮大綑的鈔票，我問執事的人，究竟『一鎊錢』是怎樣的一回事？據回答說：根據歷史的釋義，一鎊原等於二百四十個辦士重量的紋銀，那時還沒有金幣和銅幣，也沒有銀辦士，祇有銀法鎮 (Farthings)；直到畢爾 (Sir Robert Peel) 的時代，始由財部規訂爲金幣，可是雖說有一定的重量和成色，持劵人如果拿一張一鎊錢的鈔票到英蘭銀行去申請兌現，他們並不能給你生銀，因爲銀子不是法定的通貨，銀行中存銀也有限，如果給你金元，那末大家效法，銀行必發生擠兌的風潮，況且條例規定銀行除了特殊緊迫的情勢，不能付出大宗的金貨，所以鈔票上『照付』的話，原是有名無實而已！倫敦的金融情形，大致是：各銀行存欵約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餘萬鎊，資產似乎都有增加的趨勢，市面略呈繁榮之象，但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凱恩斯 (J. M. Keynes)，如沙爾特 (Sir Arthur Salter)，如斯坦浦 (Sir Joshiah Stamp) 都在報上著論警告各方面不可過於樂觀，反之，應當極力注意避免再跌入不景氣的覆轍；五大銀行的首腦如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的董事長費許 (Edwin Fisher)，如國民省銀行 (National Provincial) 的堪拜爾 (Colin Campbell) 如勞合銀行 (Lloyds) 的華丁頓爵士 (Lord Wardington)，如米德蘭 (Midland) 的麥凱納 (R. Mckenna)，如馬丁 (Martins) 的盎爾 (E. B.Orme)，如威斯敏士 (Westminster) 的白克特 (Rupert E. Beckett) 也都在開股東年會報告中大聲疾呼的引起民衆注意，他們主張政府應奬勵金融的自由，除必要的管制外，放棄金本位的頑固觀念，使貿易復興，他們對於前途不太樂觀，督促社會的工商業留心物價與成本的畸形發展！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 海屋劍客羣（一）

葉勁風

葉勁風先生爲文壇名士，曾主編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名聞一時。年來息隱滬濱，研究武功，並從事著述，以親身所歷，成「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縷述養生要諦，經編者再三情商，始允發表於旅行雜誌，請讀者注意及之。又「永夜」長篇創作，因作者臥病，續稿未到，本期暫停，諸希。鑒諒　編者

## 開場白

民國二十六年夏天，我受了「百忍莊」莊主朱曉莊先生的委託，要把覺厂老人歷來在大覺谷和百忍莊講學的底稿，整理編緝起來，準備刊印行世。此外，老人往後陸續開講的題材，也責成我逐次筆記下來，以備繼續刊印。

這點工作，乍看似乎毫無困難，僅僅是一些收集資料，和編述的玩意，倒是在我的行當範圍以內。比及我把曉莊先生移交下來的筆記，約略瀏覽了幾篇之後，不免有些焦急惶慮起來。因爲老人講述的題材，包括了古代一輩修行客，各種修鍊的方式，諸如導引，練氣，周天築基，練丹，守庚申，練神，保元，採藥，練拳，練劍，等等。以及這種種法門，如何符合到近代的學說，及科學方式上諸種醫藥，生理，衛生，及呼吸，運動，各種健身體育練習等等。老人的講章，雖說簡明詳盡，然而有的理論，却非常深奧，還攙合着許多新舊的術語。這，像我這樣未曾入門的人，確實有些不大看得明白，更談不上透徹二字了。

我僅讀過几部中西文學，隨心所欲寫過一點文稿之類的東西；此外，稍稍懂得一點生理衛生上的淺近條件，練過一小段靜坐，幼年在運動競賽場上，胡亂混過一陣，近年雖也弄弄太極拳，但幼稚得可笑；甘脆一句話，簡直是個外行。你想，像我這等一個外行，如何担負得了這等艱巨的工作？沒的倒把覺厂老人和曉莊先生，提倡改良種族，革新國人氣質的一番苦心，因我的知識不足，學問不到，把來耽誤蹧蹋了！

因此，趁着百忍莊的某次會期，（按記錄，大約是第一百四十五屆會期），便把這番心思，向曉莊先生提起。曉莊先生聽了，微微一笑：

「怕甚麽？你也顧慮得有些過頭了……只消跟着我們混些日子，看看這樣，問問那樣，這裏每個人都有些實地練習的心得，不妨破費點功夫，多多討論，多多追問，多多觀察，並且……您自己也多多體驗些，自自然然的會明白起來……。」

曉莊先生的幾句話，居然給我壯起了胆量，也引起我關於這件工作的充分興趣。從此，百忍莊成了我常遊之地，除了會期必定到場之外，偶然興到，便向百忍莊一游，有時還在莊裏盤桓一兩天，三五天。數年以來，經曉莊先生的指導，覺厂老人的訓誨，便把「性命」的學問，瞭解了不少。

至於覺厂老人的講章，編輯了一部分，準備刊印時，我首先擬出了幾個題名——「壽世奇術」，「養生要諦」，「導引及修仙法門的科學觀」，「玄機口訣科學化」，「添籌新籙」，「海屋祕笈」，等等，作爲這部著作的書名。後來由曉莊先生指定了「海屋祕笈」四個字，認爲可用，又獲得了覺厂老人的同意，於是正式採用了；原來覺厂老人當日在百忍莊臨時修眞的地方，自已題着「添籌舊游」四個字，因「添籌」而聯想到「海屋」兩個字的典故。而且這部書把數千年來我國許多道家的神祕修練方式和口訣，都一一揭露無餘，道人所未道，當然可稱「祕笈」。

我想這部書將來一經問世，必定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其中一點神祕

和迷信的意味也沒有，倒是每個修養的口訣，都扣準了最新科學的原則，發揮出來；字字警闢，條條實際；當然受人歡迎。一經社會歡迎之後，服膺覺厂老人道行的人，必定日衆一日。既服膺了，必有許多人，要按照老人的指引方式和口訣，實地實驗起來，然後逐漸廣傳開來。這樣，老人改良民種，革新國人氣質的目的，也就逐漸達到了。

可是我回頭再加思索一番，覺得我自已前面的一段理想，並不切實。你想目前我國各界人士，有幾個生來帶了慧根？千千萬萬羣衆中，難得有一人不貪利祿，不被榮華富貴吸引，有幾個肯從根脚做起？換句話，有幾個人知道先把自己的身心，操練得堅實實地，然後本着這練就的一副高超仁勇的精神，去替國家，世界，造些福利？

如此說來，這部「海屋祕笈」雖然刋印出來，過問的人，怕也就寥若晨星了。

想去想來，忽然得了一個主意。這主意雖也似乎含着些許宜傳成份，可祇要宗旨正大，也顧不了許多。什麼主意呢？動機是在當時日報上的一段新聞上：

「滬地學童數人，因受市上武俠小說之毒，竟背棄家長，潛行離滬，據云擬往深山幽谷，投師學劍云云……」

我想小說文學，感人最深，確有一些魔力。我本人就是一個鐵證。這八九個年頭來，濫汙充數，跟着海屋集團的這一羣健兒厮混，親眼看見他們，在這東半壁淪陷區域，魑魅魍魎世界裏，含辛茹苦，忍辱耐垢，做下了許多維持正義的仁勇勾當。我何不把這些驚鬼泣神，種種事跡，也演成一部小說，同時覺厂老人講述指導的許多性命之學，自然也因而混合了一些在故事中，好叫這些小說和武俠迷們，看了這部小說，自動的去追踪探求海屋的「祕笈」，豈不甚好？

曉莊聽了這個計劃，微微一笑說：

「計劃雖好，總嫌手段上有些不大正當……我看……還怕一般貫心向道的人，就爲了這們一來，反而小看了這部『海屋祕笈』……嗯……」

他說到這裏，一雙劍眉，縐在一起。我知道他正在推想這個辦法的利與害。我也默默不言，靜心守候他的下文：

「也好……反正有緣總是有緣，……只要老師（指覺厂老人）不說什麼，我是贊成的……」他拖長了語調，一邊說話，一邊好像在想甚麼。一會兒果然又說：「慢着，心佛，——你打算用什麼方式寫？是舊式的浪漫體裁，什麼七劍八俠？還是西式的「三劍客」派？……還是新式的『寫實』派？或是『未來』派？哈哈哈。」

我想新式的「寫實」派格調太高（？），並且那種格調對於我手頭這些題材，也不調協。這一類的文字，也談不到派別。反正只要寫得順眼，看得過去，『蝴蝶鴛鴦派』也罷，『騎牆派』也罷，『蝙蝠派』也罷。反正不想成功什麼文藝作品，不貪圖諾貝獎金，什麼都行。何況我的本領還只能寫出我這一種『心佛派』的文字咧。

得了覺厂老人的允可後，我便把所有的小說資料整理了一番，題了一個『海屋劍客羣』的名目，就此寫了起來。書裏面雖沒「口一張，一道白光，如同匹練，只一轉，便把賊人斗大的一顆頭顱，斬了下來」……可是其中有『劍』——正宗的劍和劍術。雖說沒有『架起劍氣，身形一晃，一陣尖厲的破空聲，人影已杳……』等等飛行絕跡的玩藝，可是其中提出了許多純粹武術技擊的應用方式，還有許多神祕性而其實是科學化的騰挪變化，代替了法寶符籙和神術。而且本書所記，都是事實，並非嚮壁虛構，空中樓閣。

這一篇開場白，說明了本書寫作的用意和動機，省得讀者誤看了本書題旨，把牠當作一部新的七劍八俠，或是想從此中尋覓些鴛鴦派或未來派的肉感文字，那就未免要耽誤了讀者寶貴的光陰了。

海屋在那裏？這一羣劍客是些何許人？他們究竟有些什麼本領？他們的本領從何而得？有了本領又幹了些什麼事業？而且如今的世界，一枝手槍，抵得一身武功，一管手提機搶，抵得一支軍隊，一顆手溜彈，比瓊島三仙的混元金斗還見功效，叫這般赤手空拳的劍客們，顯得出什麼手段來？又幹得了什麼事業？

這些問題，一時無從細說，還是請讀者破費些消遣的時間，看看下

文罷。

（一）

早晨七點鐘敲過，時建中準時來了，正是要帶我上百忍莊，介紹我會會幾位特殊人物，參加他們的集團，學拳練劍。

建中，照說也是文人之一。可是上海號稱文人的，多如老乞丐身上的白虱，像建中這樣要單杆，甚麼背景也沒有，當然露不了臉。加之他的脾氣古怪，當通訊社的外勤，通訊稿照例不能寫出名字；偶然寫寫「本報特稿」，至多有時在稿尾贅一個「建」字，各刊物投稿，自來不肯沿用固定的筆名，因此除了三兩個知已，和兩三個通訊社裏有關係的人外，誰也不肯承認他是文人。

「嘿，瞧，還沒準備好？咱們這就得去啦……」建中一進門，就這們夸聲夸氣的嚷起來。

瞧他身個兒並不高，也不粗壯，氣概也不威武，一跨步上了電車，人家好像躲避他似的，早騰開一些地位來，讓他從從容容的走過去。我雖說緊緊跟在他身後，却東也叫人碰着，西也叫人擠住。

建中今年大約四十五歲左右，因他常說「年近半百」了。頭髮很稀，也開了頂。要是很細心，也許能在他兩邊鬢角以上，找得出一兩根白髮來。額角很高，額的兩邊突出一些，好像隱隱的兩隻角，臉是同字形，皮色微黃，黃裏面却是紅潤潤地。兩隻耳朵却不高明：小，薄，而又沒有耳垂。在文字界不能露臉，也許就是為了這些微的缺陷？

到了路線的西盡頭，我們下了車，同時噓了一口氣，並肩朝西走去。雖是大清早，這初伏天，又是擠在滿滿一車廂人中，蒸了這大半個鐘頭，確是熱得有些不好受。

「讓我瞧」，建中輪着指頭，「左拐，右轉灣，過橋，又左拐，再左拐，再右轉，再過橋，一直沿着小河，朝西，……嘿，五六個灣，再找一大段，大概三四里地吧，」說着，側轉臉來瞧我，「還是叫車哪，還是兩條腿，老佛？……」拖長的語調，表示正待我答覆，——

「這個車不坐也罷」，我發表意見，「眼面前拐過灣，那條石鋪路，加上那種「老爺」車子，怕不連五臟都要被抖的散了。不是還有一大段田梗小路嗎？」我是第一次上百忍莊，聽他剛才「左一拐，右一轉」的口氣，似乎還有一段鄉下小路，所以猜猜看。

「對！」建中格格地笑了，喉嚨裏好像鯁着什麼，「可是我得徵求您的同意哪，這們大熱天拚命跑腿，回頭淌多了汗，又得怨我，不是嗎？」語調裏老有這麼一點冷而且澀的幽默意味。這是他的脾氣。

「我們正好談談咧，」我打算叨教他一點，「我說，老時，剛才究竟怎麼一回事，你一上車，他們好像碰見了煞神，乖乖的給你讓開一條走道？」

「哦，這個呀——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怎麼說？」我想不出道理來。

「我說個故事……也許是一件事實吧——咱們敝地，——河北灤縣兩窪地——您知道？為了爭水，爭草，爭這，爭那，常來一套全武行，因此全村大小男女，都得練這們兩手。

「有一次春忙的當口，東村怕西村過橋來偷東西哪，借道哪，——東村西村隔着一道溪——全村男的都得下田，女的上灶，只騰出兩個十來歲的孩子來，就叫這倆孩子去守橋，不讓西村的人過來。誰知道不多一會兒，兩個孩子全哭着回來，告訴他們媽，說叫一個西村的人給揍啦。媽一瞧，氣哪，『唷，瞧這兩個膿包，你們不是練過了幾套的嗎？練了幹甚的呀？……』」建中逼尖了嗓子，嬌滴滴地學着女人腔。

「原來」他回復了本音，格格的自已笑了一陣，「原來他們媽倒不是氣那西村的人行野蠻，氣的是孩子們練了手脚不會用……格格格」，建中說着，喉嚨裏又「格」上了，打着冷哈哈。

我還沒聽出建中話裏的文章來，見他頓住不說下去，便接口說，「想必那孩子們的媽，叫人去打出手，報仇？」

建中瞧了我一眼，又打了一個冷哈哈：「孩子們一聽他們媽的話，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撒開腿便去追，追那揍他們的人，追着了，便拉開

架子，門起來；二對一，不多幾個回合，把那人給打跑了，格格格。」

「哦？」我也恍然大悟似的「這是說那孩子們練了拳，忘了使用，是不是？」

「對哪！」他狠狠地點了一下頭，好像在一個警句下面重重地畫了一個（！）。

「那末，你在人堆裏，竟用起武功來了！」我一句管摠，回到原題，聲調裏帶着些諷刺意味。

「那也不盡然」，建中收了笑容，「您不是練的太極嗎？那太極八門裏不是有掤，擠，肘，靠，幾種動作嗎？……」

「我明白了，」我好像更進一步的恍然大悟了。「可是我沒看見你有什麼動作，人家預先就讓開了咧。」

「唉……」建中低下頭，想了一想，「第一，太極到了神化地步，出手動作不容易叫人看得出。第二，只怪您食而不化，您當初在中學念物理學，力學試驗裏，不是有什麼「傳導力」嗎？——幾個木球兒併排兒用線懸在架子上，記得嗎？」

建中一面說，我一面極力的理解着。他的理論，把我的想像，一會兒挪到早晨練習太極拳的動作上，一會兒又挪回到中學時代，物理課室中——那位美國教員，站在一丈多長，好像櫃檯一樣的講檯裏面，檯上放着一個小木架，木架橫框上有線垂着幾個小木球一排緊挨着，他拉起第一個球，放下去敲在第二個球上，然而振蕩開的，却是末尾一個球——這一段想像，在我回憶的片段中活躍着，好像是昨天或是前天的事。

「可明白了嗎？」建中見我沉默不言，怕我還沒有弄清楚，因此重復問了一句。

「嗯！」我腦中又聯想到另一件事。

「明白哪？……」他又找上了一句；一半感嘆，一半疑問。

「怪得我前回在一種刊物上看見一篇文字，提到一位太極名家，表演「空勁」——大概也是這麼一個作用吧？……」

「嗯！……」這回輪着建中詫異了。「怎麼一回事？」

「那篇東西上面寫着，那位太極名家，叫幾個人面向牆壁，一個挨一個擠着，最前的一個，他的徒弟，離開牆，還有好幾尺遠近，那位太極家，用手掌拊在那最後的一人背上，輕輕一按，只見前面站着的那位徒弟，被這一震，身上好像受了極重的衝闘似的，竟把他彈得直向牆壁撞去，碰在牆上，又被彈回來，跌跌撞撞，倒退了幾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據說其餘站着的一串人，竟不覺得有力量從他們身上經過。」

「噢！……」建中聽了，好像並不感覺得太奇怪似的。

「你想……可有這種可能？」我自己表示不大相信這段故事。

我們已經轉了三個灣了；正邊走邊說，建中忽地向路對面，迎面走來的一羣人，舉了一舉手。人當中一個約莫十七八歲高高的個子，身體很壯實的小夥子，跨過路來。我隨着建中停了步。

「早，您哪！」小夥子好脆甜的嗓子。

「早，您早！」建中對這小夥子說話的態度，好像有點過分客氣，客氣得有些虛僞似的。

還小夥子戴着一頂上了年紀的帆布軟帽，直罩到眉尖，兩個臉蛋兒紅潤得像來路蘋果，很健康的紫檀色皮膚，一根通天鼻樑，大圓眼睛，一張不大不小的口；張開嘴就看見一排好整齊牙齒。最沒出息的，是那一笑一對圓滴滴地酒渦兒，眞像個娘兒們。一身舊的黃斜紋工裝，有些太大，好像借來的。脚上是一雙黑兼白的籃球靴。

「他們幾位都沒出去吧？」建中問。

「沒有，——我一會就回家，回頭見吧。」小夥子沒說畢，就扯腿走了，始終沒對我瞧一下。

「說到太極，就給你碰見了一把太極好手。」建中一壁走，一壁說，聲音那們低，好像不願意給我聽見似的。

「你是說這個孩子嗎？」

「孩子嗎？……嗯……可不是！」建中含含胡胡的。

「大概七八歲就動手練的？」因爲我猜想這小夥子大不了十六七，十七八歲，太極這玩意，沒十年二十年苦功，拿建中的眼光作標準，絕對不會說他好。

「聽說五六歲就練起，經過高手的點撥，十二三歲通了呼吸，同時也把大擺練的差不了甚麼，後來練棍，練劍，又差不離十來年啦。」

「十二三加十——他二十三歲了嗎？」我好像存心挑眼似的。

「整二十三——還是一個——還是一個童子雞。」建中呑呑吐吐的。

「難怪哩，沒娶媳婦，童子身體，倒是難得看準年紀，」我替自己解解嘲。

「格格格」建中好像想着什麼，自己笑了。

「我說，老佛，」建中好像要提出什麼警告，「將來，您別怪我冤屈了您——您要拿普通眼光去衡量……去觀察我們那裏面的人，年紀哪什麼的，您慢慢會得發現很多古怪玩意，剛才就是一個例。」所謂「我們那裏面，」是指「百忍莊」而言。

他還警告，對我並不發生效力，因我見過的希奇古怪太多，反正打定主意，只要見怪不怪，不去理會就是了。

我們又拐了兩三個灣，上了一條田梗小路，一邊是田，一邊是一條小溪，溪裏水不多，倒好像是活水。小路的盡頭——百來步以外——朝東蓋着幾間小茅屋，三合式——三面房子，當中一塊空地。茅屋後面瞧得見好些棵柏樹，是一個墳山樣子。

「前邊有路嗎？」我瞧着這條小道，像一條死路。

「有。」建中變得沉靜起來。

茅屋前面空地的左角上有一棵大樹，樹下有一口土井，有兩個村婦在井邊洗菜；幾間屋子裏都有男女，大人，小孩；閒坐的，玩的，操作的。

建中帶路；我們一前一後走到空場上，建中對幾個男的含含胡胡的打過招呼，一直向正中的一間茅屋走去。我正在奇怪，猛的瞧見那屋子的門框上邊，橫着一塊匾：「唐氏家祠」。照這塊匾的顏色，大概年湮日久，總有這們三五代人的歲數兒了。

我們跨進客堂，屋子裏，男女老幼，誰也不作理會。建中徑直穿堂而進，我跟在他後面，我們穿過客堂，跨進了右手邊的一道二門，一瞧是一個套間倒座。一進倒座就看見門外是一片菜畦。建中領着我走出門外，向順手一拐；我一瞧，果然好大一片菜畦，很規則的長方形，四面栽着柏樹，菜畦盡頭，好像有幾座墳。

這菜畦的四面都是七八尺高的活柳條籬笆，這時候正長滿了青枝綠葉。走完了屋子後面這段橫路，又拐到沿着籬笆一條直路上。這條路很有些幽靜趣味，平平整整，鋪着煤屑，好像一條跑道，可不止一百碼；一面是籬笆，一面絡繹不斷的栽着柏樹，竹子，和些雜色小樹。

「唉，曲徑通幽處！」我悶了半天，這才吐了一口氣。

「呃！」建中好像打呃似的哼了一聲。

快走完了這段幽徑，籬笆的盡頭，裝着一個小門，也是一色柳條編的。建中把小門，拉開一些，側身進去。我一進去，建中又把小門拉上。

「這叫着『戶闢亦闢，戶闔、闔』。」我感覺悶的慌，想挑建中說識話。誰知道他僅僅喉嚨裏打了兩個格格，沒有下文。

這門外，或說是門內，橫着狹而且長的一道小溪，大約七八尺寬，溪的對岸，長着亂草小樹，對岸小樹背後，像這邊一樣，也有一條很長的活柳條籬笆，籬笆外面，也有一排柏樹。又是一個墳山樣子。我們一出小門，建中領着我沿着籬笆邊的小路走。這條路同剛來的那條小路，是並排着的，僅僅當中隔着一道籬笆，要是沒有這道籬笆我們簡直在走回頭路。我想「他們爲什麼不把小門開在進來的那一頭，豈不省得多繞道兒？」

路的盡頭，又有一道籬笆橫着，籬笆外邊，也有一列茅屋。臨近一看，沿着這橫籬笆，竟是一條二三尺寬的雙麻石條，小橋跨在溪上。到了橋上看見橋的那一頭順手邊，有一道小木門。看樣子是茅屋的側門或

後門。

「五花八門，是不是？」建中打破了岑寂，回過頭來，對我笑了一笑，扮了一個鬼臉。

「嗯？……」我有點「心不在焉」，當時沒有抓住他說的什麼。比及我回味到他的語意，他已經推開木門，跨進去了。我也跟了進去。借着門外射進的陽光，看出這裏正是一間廚房。關上小門，幾乎不能移步，因為外面太亮，而屋子裏太暗。

灣灣曲曲穿出了茅屋的大門，一直沒碰見一個人——後來才知道這是幾個單身花兒匠和管園子的宿舍，白天作事的作事，睡覺的睡覺。大門外是一個院子，也種着幾畦菜。我們跨過菜畦，出了院子後門，一瞧，好像又進了一座廣大的墳園，裏面大樹成蔭，大樹底下橫七豎八長着許多小樹，密密層層，亂糟糟地，有些土堆，却看不見墳。因為樹葉遮住了視線，看不出園子的大小和四向。大樹下面有着灣曲紛歧的小徑，東拐西拐都行。小徑的兩邊都是荊叢和一人多高丫丫叉叉的灌木叢林。

「這是摩登八陣圖！格格格。」建中又開口了。「您得記住走法——左左左，右右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他好像開玩笑似的，一面走一面嘟囔着。「您要是不記住這個走法，得在這裏邊繞一輩子！」

「要是走不出去，我就給他一把火！……」我笑着說。

「也行，可是燒完了，您還是走不出去。」建中很肯定似的。

「怎麼說？」我有些奇怪。

「很簡單；不是燒死，就得被人抓住，不是嗎？格格格」。

「抓住之後？……至少可以出去了」。我強辯着。可是我心裏起了一點意念，也許是反感：我想這百忍莊，又不是土豪惡霸的寨子，幹什麼要弄成這副太不光明的尷尬腔調？好像有些無聊，而又太淺。拜謁百忍莊的熱誠，這時好像打了一個折扣。

「過一會兒您自然會明白。」建中好像看透了我的感想。「這些玩意兒，還是去年冬天才裝上的。」

「裝上的？」我疑心建中犯了語病，誤用了「裝」字。

「可不是裝上的？——除了大樹以外。剛才路上碰見的那位小……小孩子，——這就是他令弟的工作——二十一歲，懂得電氣機械。這林子裏面有很多電線哪什麼的；……為了不知那兒來的幾個渾蛋 intruder——不速之客，竟闖進了第一道院子……」建中用了一個英文字，又加上一個很典雅的翻譯。

這才有點明白，大概莊裏的人，不願意外人胡闖。「誰來胡闖呢？」「誰又能無端闖進人家家裏來？……繞許多道，隔着這們幾道院子？……也許是仇人？……那兒來的仇人？……哦！……！」我自已肚裏打着官事，忽地想到這個華洋雜處的上海，竟是有一部分人，不中不西的，成天沒正事，專門攝影，畫地圖，打聽人家祕密，「也許正是他們？……」我一邊想一邊很細心的察看，可始終看不出電氣裝設的痕跡。

我跟着建中繞了好幾個灣，才看見一個小門；這裏又是一帶柳條籬笆橫欄住，可看不出有多長。進了小門，眼睛突然一清爽；好像從地獄走進了天堂，完全兩個世界。

「嘿！」我不期然地喝了一聲彩。

「呃！……格格格。」建中也挺了挺胸脯。

門內是一座很整齊的花園。疏疏朗朗的樹木花草，煤屑鋪的寬路，正中一塊四方四正的草場，上面裝有兩副網球柱子，全場極少也有五六畝地大小。看太陽的蔭影，我們進來的這裏，大概是花園東北角；對面，西邊角上蓋着一座很玲瓏古雅的草亭。東，北，西，三邊都有一帶長籬圈着；籬外也是柏樹森森，和相當厚的竹林。南邊草場的邊沿上，是一帶灌叢，三尺來高，修剪得很整齊。灌叢外，看得出一排建築考究的平房，約莫十多間。

「那竹林外邊有一條很寬的小河繞着。」建中走着，用一個指頭，朝西北一帶畫了一個圈。

「可稱天險。」我開玩笑的說着。

「也有神工。」建中格格的笑了，因要把我的語句配成對聯，不惜

把「神工鬼斧」的現成詞句，折成了兩半。「我們回頭回家，不妨繞到那外邊去瞧一瞧——也是順路。」

「大約也有一種掩蔽？」我等不及的猜了一猜。

「對，——『淞濱厝所，』從河對岸的路上瞧，似乎是一個大殯儀館，可是並不招待來殯，格格格。」

「我看這個莊子，四面有了三面防衛，好像不算很完備，——南邊也許……」

「另有玩意——原有一座道庵，前不久也把牠打扮了一下；外人無法走得進。」

「也裝上了電線，消息哪，翻板哪，什麼的？」

「不，——相生相尅，是一種奇門遁甲作用。」建中裝出很神祕的樣子；接着找補一句，「我們這才算進了莊哪！」

## （二）

我們走到屋子前邊，一轉角就看見敞廳上有三個人，靠左手牆壁，聚在一起。一位高高個兒的，手裏拿着一根小棒，正指點牆上的一張大掛圖，好像教師在上課。其餘兩人坐在離開掛圖不遠的地方，也都全神貫注在掛圖上。

這間敞廳，名副其實，確實寬敞，至少五闢開寬，四丈來深，相當的高。因是夏天，朝南走廊以內的格子大門，都下掉了；廊下四根一抱多粗的圓柱；朝北的連扇大門也都大開，現得格外寬敞。廳正中安着一張一丈多長的大菜檯，兩頭兩邊都排着椅子，少說也有二十多張。另外還有許多集團散座；小几，籐椅，竹榻，沙發，等等。這些傢具，放在這大敞廳上，相形之下，好像幼稚園的課桌課椅，小得像玩具一般。

「呔！……客來哪！」建中像頑皮的小學生一樣，陡地一聲吆喝。三個人同時扭過頭來。

「嘿，淘氣的孩子！」三個當中，不知誰帶玩笑的這們說了一句。兩個坐着的同時起身，三個人一齊迎了過來，年長些的走在前面。

我隨建中迎了前去。

「心佛先生麼？……曾羽白；」年長些的瞧着我自己介紹；「陳華冑，」他拍了拍站在他身邊的一位。「啊　歡迎歡迎，」又回頭招呼他身後的那高個兒說「小弟過來。」又給我介紹，「舍弟守一。」

這是我初上百忍莊會見的第一票人物。曾羽白看上去只有四十歲左右。態度和豐采，可用清，逸，兩個字來概括。他的老弟，那個高個兒，却比他要高出大半個頭來，年齡照我猜想，最多不過二十四五，個兒雖高，却是圓圓的一個孩子臉。（後來從記錄上看出，他那時候已經二十八了。）陳華冑那時是三十三歲，却蓄着一點巴黎小鬍，也看不出年齡。從他的身個儀表上看，可說清秀而壯實，好像美國電影明星約翰巴拉摩——演「鑄情」的男主角。曾家，陳家，都百忍莊的莊主。

「這敞廳上很蔭涼，二位大遠的跑來，先在這裏凉一會吧。」羽白招待我們隨意坐下。井裏浸過的熟水，莊上自釀的菓子露酒，㸐捲，把沿路受到的燥熱，都驅逐得乾乾淨淨。

「你們在幹什麼？」半躺在靠背籐椅上的建中，又開了兩條腿，舒服透了的神氣，吐了一口濃煙，夸聲夸氣的問，「怎麼不見曉莊兄？……哦，那牆上是……」他忽地注意到那張掛圖，一收腿，抬起身來注視着牆上。

「曉莊上前院子去了，一會就來。」華冑說話，好像吟詩，有腔有板。又指牆上的掛圖說，「那是守一老弟的大作——全國形勢圖……」倒是很特別的畫法。」

「嘿，好，……」建中一躍離坐，跑到地圖那裏。我這二三百度的近視眼，離開這一丈多遠距離，當然看不清楚，先前還當是一張什麼美術品，聽見是一張特別畫法的形勢地圖，也正要見識見識，便跟了過去。他們三個人隨在後面。

這張地圖確是畫得特別。仔細一看，全國形勢眞有瞭如指掌之妙，不僅是立體，並且是拿江，浙，皖，沿滬寧滬杭這一帶作爲坐標，用美術透視畫法；全圖大約有六尺多高，七八尺寬。

「這玩意不錯，好極哪……」建中贊不絕口，一轉身就坐在羽白坐過的椅子上，對圖欣賞。

「那兒的話……」守一笑嘻嘻地，一邊讓我坐在建中身傍，又移過了兩把椅子，大家以地圖為中心，坐成了一個半圓形。

「也是最近北方戰事吃緊，」守一說話，膛音很足，好像每個字都有一股勁。（北方戰事，指七七蘆溝橋之戰。）「伯父說要一張大點兒的地圖，我想去想來，畫一張普通圖，也沒什麽意思；想起以前從日本帶回的幾張小透視地圖，參考了一下，就弄了這張玩意，怕距離比例上，不怎麽準確。」

守一說得一口好國語，在北平唸過二年大學，以後一直在日本唸電機，回國不到二年。他這時候穿着一件短袖白襯衫，黃帆布褲；除了笑嘻嘻一張孩子臉外，自頸項以下，全是壯實的肌肉。聽說在日本留學當兒，日本女子都趕着他叫「美神雄」。——神雄是指希臘神話的大力神——據建中後來告訴我，他是覺厂老人最得意的青年弟子，十八歲早練成了金鐘罩一類的蝦蟆功；太極劍，達摩掌等，造詣極深；直到現在還是童身。講到賽跑，拍球，游泳，攀槓，騎術，摔交，鬥劍，等等玩意，都是他的拿手戲；還能平步登牆，並且從兩三丈高的鞦韆架上背翻觔斗跳下地來。（他是覺厂老人的姪輩，所以稱老人為伯父。）

守一說明作圖的方法，正在客氣，建中早又跳起來，拉着我跑到掛圖跟前：

「來，我給你瞧瞧『大覺谷』，」他用一個指頭在圖上劃着。

我隨着建中的指頭，從上海到杭州，又沿着公路移到武康，忽地一跳，點在天目山脈的一個地方。仔細一瞧，果然有蠶豆大小一個山區，四圍都有高嶺大樹屏障，看不出建築，只有綠豆大一方旗幟，伸出林外，上面隱隱約約看得出芝蔴大三個小字『大覺谷』。

建中在圖上覓到大覺谷，不禁喜歡得跳了起來！

「要不是時局如此，我眞願意到谷裏去修眞一輩子，誰耐煩在這齷齪社會中，把生命都混的短了半截……唉！」建中一面說，一面憤憤地退回座位，倒身坐下。

我仔細在地圖上一尋跡，忽然被我發現了很多淡黃色小三角旗，先以為是公路記號，詳細研究一下，才依約看出這些小旗，大概是上海，杭州，南京，幾個大地方，直通大覺谷的路線標識。方想證實這個猜度，聽得建中驀地一嚷：

「這兒，老佛！」

剛一回頭，看見敞廳外面走進一人，中等身裁，跨着大步；廳外光度太强，看不清面容。

「心佛先生麽？……」那人一壁問一壁搶過來，握住我的手，手勢極重；「對不起，來了好一會嗎？幸會，幸會……」閃爍的眼光，掃射到建中身上，要證實他的揣測錯不錯。

「曉莊先生？……幸會幸會；」我覺得一時想不出洽當的酬答。

曉莊另有一番氣概，想用幾個字，概括形容，似乎不可能。外表有些粗豪，也是短袖襯衫和長褲，手臂上掛着一件黃布上裝；兩頰絡腮鬍子，棕褐色皮膚，手臂黑越越地長滿了黑毛，筋絡突起；加上嗓音剛烈壯沉，一發聲，全廳都起了甕甕的回響。但坐定之後，覺得他的神守，極其寧靜，氣度雍容沉着；叫人感覺到他不怒而威，身份凝重。

這裏沒有無謂的寒暄應酬。加上一把椅子，我們都坐下來了。曉莊簡潔了當，說他代表百忍莊和全體同志，歡迎我參加他們的團體。同時把建中傳達過的話，當面重申一遍——委託我整理編輯覺厂老人的講章。每句話，每個字，都含着充分的熱忱。乘這機會，我也表示了附驥的誠意。

「心佛兄隨便坐坐，下午再去見唐老師，回頭午飯的時候，兄弟還有話對大家說……」曉莊說畢，拿起衣服，大踏步轉到敞廳後面去了。

我們重新注意到地圖上，關於日人的野心和作戰方略，討論了一會；建中提議，領我到莊裏各處走走。

「咱們倆人蹓蹚蹓蹚去，」建中對羽白等說，「你們大概還要商量些軍國大事咧……格格格。」

# 平漢・正太・津浦・粵漢各路最近交通概況

| 路名 | 起站 | 終站 | 公里 | 票價 | 備註 |
|---|---|---|---|---|---|
| 平漢路 | 漢口 | 鄭州 | 514 | 快每公里15元<br>慢每公里75元 | 平漢路僅漢口至鄭州一段及北平至石家莊一段通車，現漢鄭間每日有輕快車及慢車各一次 |
| | 鄭州 | 正定 | 131 | | |
| | 鄭州 | 北平 | 690 | | |
| | 鄭州 | 天津 | 778 | | |
| 正太路 | 正定 | 太原 | 341 | | |
| 津浦路 | 徐州 | 濟南 | 318 | | 浦徐段已通車每日對開各二次見上期本誌附表 |
| | 徐州 | 天津 | 670 | | |
| 粵漢路 | 武昌 | 長沙 | 355 | 5325元 | 由武昌至衡陽每日有輕快及慢車各一次三天可達 |
| | 武昌 | 衡陽 | 544 | 8160元 | |